

## 七日狂鲨

荒凉的戈壁滩一望无际，烈日炙烤下红色的砂岩几乎要像黄油一样融化掉，在几丛棘草下俯卧着一个人，被淹没在刺眼的反光里几乎难以辨认。

史柒一边通过望远镜观察前方地平线，一边默默撕咬嘴里叼的水袋吸管——已经四个小时了，目标人物还没有出现，史柒不禁开始怀疑后方指挥部的情报有误。

就在太阳正下方，被炙烤的扭曲了的地平线上突然闪过一个黑点，晃动着时隐时现，史柒嘴里松劲让水袋掉在地上，迅速调整望远镜的焦距——是一辆越野车。

操。

史柒在心里暗骂，回手把望远镜塞进包里，向旁就势一滚来到狙击枪旁，拆下已经装好的弹夹，又从包里摸出另一个装上，然后架好狙击枪。

越野车行驶到离史柒八百米的位置开始向右移动，把整个左侧车身都暴露在史柒视野里，她没有急着开枪，而是手指虚扣扳机继续等待着。

砾石地面上汽车行驶速度不快，但颠簸的厉害，目标非常不稳定。在距离七百米的位置，史柒开了第一枪，枪声炸裂在空旷的戈壁滩上，越野车前挡风玻璃上爆出一朵血花，驾驶员应声倒进身后的座椅里。

史柒挪动枪口，开了第二枪，穿甲燃烧弹直接击穿汽车油箱瞬间引爆，越野车被爆炸的热浪掀翻，侧翻了几圈倒在地上。史柒像马一样喷了下鼻息，趴在原地继续看着燃烧的车辆。

很快一个人从后车窗爬了出来，他手脚并用扒住车窗往前爬，从挡风玻璃上滑下来后就找了块石头开始拼命砸玻璃。史柒毫不犹豫的扣动了扳机，那人像块被扔出去的奶油蛋糕一样一下趴在了挡风玻璃上，在上面爆出一片血迹。

“17，待命！”

一个男人在耳机里低声喝道，史柒抽了下嘴角，丢下狙击枪从隐蔽处起身，抽出手枪小碎步向汽车残骸靠近。

越野车的挡风玻璃已经半脱落了，史柒几脚把碎片踹掉，伸手从副

驾驶上拖出一个已经昏迷，满脸是血的男人，伸手探了探颈动脉——还活着。

“老郭，拿个水袋过来。”

她一边说着朝远处做了个手势，耳机里一声咒骂，然后响起窸窣窸窣的声音，老郭拎着水袋从远处一堆碎石后钻出来。

“17，目标人物要是死了，你自己回去背这个处分！”

他一把把水袋塞进史柒手里，阴沉着脸说。

“收到。”

史柒笑嘻嘻的接过水袋撕开浇在男人脸上，伸手把糊在他脸上的血和灰尘抹净，露出脸来，果然是目标人物。

老郭这才长出一口气抬手锤了史柒一把，被她闪身躲过去了，然后蹲下身扳过男人歪着的脸，欣赏了一会儿他颇有电影明星风范棱角分明的脸，才啧了一声，给他上手铐，处理伤口。

“17号，史柒，前来报告！”

史柒敲了敲开着的门，立正在门边等着，几个军官坐在里面，其中一个冲他点点头，史柒才走进来坐下。

她叫史柒，陆军士兵，侦察连狙击手，外号17，因为和名字太像基本没人叫她真名，即使叫了也没人听得出来。

“我们看了这次的行动报告，你在没有确定目标身份的情况下就贸然开枪，你的副狙手认为你太过莽撞。你有什么要解释的？”

一众军官都看着她，让史柒有种被猫头鹰围观的感觉。

“报告长官，我是在确定目标身份后才开枪的。”

史柒目视前方，正襟危坐，一本正经的回答。

“报告你确定目标身份的行为。”

“报告长官，我已目测出车上有三人，驾驶员被当场击毙，另一目标爬出后没有马上逃跑，而是选择去救车里的人，说明目标人物还在车里。”

史柒知道老郭是个死心眼，回来免不了要在报告里啰啰嗦嗦，她也不恼，直视前方没有起伏的报告着。

“你临时改换弹药装备又是怎么回事？还没有通知你的副狙手。”

军衔最高的那个军官一边翻看报告一边问史柒。史柒冷笑。

“报告长官，是因为我不信任侦查员导致的失误，对方原本应该三人骑骆驼，越狱两小时后到达狙击地点。”

史柒“诚恳”的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连眼都没眨一下，有几个军官马上面露不悦之色，问话的那个则面无表情的看了她一会，就摆摆手让她出去了。

艳阳天底下，史柒躲在一个阴凉的窗台前，看外面大树上的小鸟做窝。突然身后乒乓一阵乱响，她翻了个白眼没回头，就算她瞎了也知道来的是谁。

“史柒，你竟敢在军部告我的状？”

一个矮壮的男人冲到史柒身后伸手抓她的肩膀，被史柒横着肩膀一晃甩开了。

“我撒谎了吗？”

史柒回头看着他，眉头微微抬高问道。

“几回了？”

不等他回答，史柒提高声音又问了一句，把他还没出口的骂声给堵了回去。

“你死了，你舅舅可以去阎王那要人，我死了可连收尸的都没有。”

史柒撂下句风凉话就起身要走，被男人一把抓住衣领摁在墙上，男人力气很大，几乎把史柒举了起来。

“你等着，总有一天我干死你！”

男人压低了嗓音在史柒耳边阴恻恻的低吼，特意加重了那个字的字音，还配合着用下体蹭了蹭史柒的腿。

史柒瞬间心里腾起一股邪火，提膝猛撞在对方要害上，一脚把他踹了出去。男人倒退几步重重摔在地上，捂着下体痛苦的呻吟起来，几个兵见状赶紧冲上来拉住史柒，都被她甩开了，她警告的扫视了一圈周围站着的人，然后拉过一把椅子坐在窗前。

这男人叫邢栋，比史柒晚一年入伍，靠关系进来的，是个半吊子，但偏偏又很急功近利，几次请命给狙击手侦察都出了岔子，被史柒上报就结下了梁子。但是碍于他舅舅是营长，上面也没过多处分，每次就给

个通报批评了事，也让他更加肆无忌惮。

这次任务在戈壁滩，地形平坦开阔，隐蔽处少，非常不利于狙击，史柒原本打算自己侦查，结果被这小子硬是半路给截了。地形和撤退路线是狙击手的命脉，一般他们都比较忌讳假他人之手来侦察，但是碍于邢栎的舅舅她也不好说什么。

原本指挥部给的侦查结果是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就没准备带穿甲燃烧弹，只带了穿甲弹，但史柒总觉得不放心，临走时还是配了燃烧弹带走。要是她今天没带很可能他们放不翻那辆车，到时候双方势必要交火，那就麻烦了。

就因为这个史柒非常火大，但她也不是不懂事，知道他舅舅是营长惹不起，只想走程序上报一下就完了，没想到这小子竟然跑到她面前来恶心人，还敢玩猥亵那一套。她本就不是个好脾气的人，送上门来找死的从来都是照单全收，不然对不起那一番孝心。

等他们连长匆匆赶到时，军医已经七手八脚的把邢栎往担架上抬了，史柒则坐在窗前翘着二郎腿冷眼旁观。

“先带她去禁闭室。”

连长已经大致了解了情况，虽然史柒打人不对，但她毕竟是连队里数一数二的优秀狙击手，而且他看邢栎也不顺眼很久了，有意借着这件事教训教训他。他朝史柒使了个眼色，示意她乖乖听话，史柒也是个乖人，马上垂下眼睛顺从地站起来跟着两个兵往外走。

走到连长身边时她却突然停下脚步，用手指朝邢栎的方向点点，用所有人都能听见的声音一脸委屈的跟连长说。

“连长，他猥亵我，用他下面那个东西戳我啊。”

一副“我很纯洁啊，恶心死了”的委屈样子，他们连长马上脸色就变了，旁边两个兵也是一脸鄙夷。军营里女兵本来就少，史柒长得也不算难看，平时能照顾大家都是尽量照顾，现在邢栎竟然当众耍流氓，屋子里大半的人都瞬间倒戈向了史柒，恨不得上去再揍邢栎一顿。

“杂种！”连长骂了一句，“你放心去禁闭室呆着，等我好好收拾这小子！”

“谢谢连长。”

史柒继续装灯，一副委委屈屈的样子去了禁闭室，直到大门在身后

关上，她才换回一张面无表情的脸。史柒走到床边坐下，先调整呼吸适应寂静的禁闭室，等到身体完全放松下来才盘膝坐在床上，闭目开始冥想。

黑暗里流畅的枪身反射着银光，拆解、组装、填弹、射击，子弹隐没进无边的黑暗里，弹壳坠地发出清脆的空响，射空弹夹后枪身再度分解，循环往复。

直到开门声响起，史柒才睁开眼看着前方，送饭的人把晚饭放下并没有马上出去，而是径直走进来坐在史柒旁边。

史柒扭过头看见连长坐在身边，他掏出一包烟抽了一支递给史柒，史柒摇摇头没接，连长把烟塞进自己嘴里点燃，深吸了一口。

“你是彻底把那小子废了。”

连长没看史柒，看着墙说的这句话，声音有点嘶哑。史柒以为他在说笑，嗤了一声，但她很快反应过来这是个陈述句，顿时背心一凉。

“什么意思啊，连长？”

史柒强作镇定问道，感觉喉咙发紧，声带干涩得像吞过玻璃碴。

“那小子丧失生育能力了，他们老邢家四代单传怕是要绝后，”连长闷头抽烟，喷出来的烟雾缭绕在禁闭室里，“他们家闹得厉害，你可能得上军事法庭，做好心理准备吧。”

说完连长扔下烟头站起身就往外走。

“烟留给我吧。”

史柒突然出声，连长回头疑惑的看她一眼——史柒不抽烟，但他还是掏出烟盒扔在床上，关门走了。

史柒坐在昏暗的禁闭室里，心脏狂跳，浑身冷汗，四肢因为紧张过度而产生强烈的灼热感。这里是军队，铁一样的纪律和铁一样的军阶，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她打伤了人，一个营长想搞她比碾死一只蚂蚁难不了多少。

她被判刑家里人怎么办？妹妹还在上大学，学费怎么办？她把别人打残了肯定要赔钱，要赔多少？会不会倾家荡产？所有最坏的可能一股脑涌上来，史柒脑子里一片乱麻，最为可悲的是她现在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待，等着别人决定她的生死。

她竭力抑制双手的震颤，瞥了一眼放在旁边的那包烟，脑子里没有

任何想法，只是凭本能，史柒抓过烟盒把所有烟都倒出来，然后撕开外面的纸把烟丝倒进烟盒里，最后把纸也撕成细条塞进去。

天花板正中央有个通风口，史柒试了试够不到，就把行军床拖过去，站在床尾借着助跑的力量推开通风口盖子。她单手抓住通风口，把盖子甩到一边翻身钻进去，然后把烟盒掏出来藏在里面，又迅速跳下来把盖子复位。

做这一切的时候史柒脑子里空荡荡的，什么想法都没有，只剩最原始的求生本能驱使着她。后来望被火光映红的海面时，史柒才有了一点觉悟，无论这些事发生与否，她从一开始就是想让自己走这样一条路的。

做完这些史柒心脏砰砰直跳，但不再那么焦虑了，她先静坐了一会儿，然后把行军床拖回原来的位置，端起餐盘开始吃饭，那些枪械又从黑暗中滑出来回到她的脑海里。

之后几天史柒强迫自己不去想可能发生的事情，只是专注地开始高强度运动，一切可能在禁闭室里完成的活动她都会去尝试，直到每晚累得只能倒头就睡，没有精力去想自己可能的下场。

时间就这样不紧不慢的走过半个月，史柒一点点从外界获得更多的信息，也一点点冷静下来。现在她知道，再过最多三天她就会上军事法庭受审，她会被开除军籍，对方家庭为了让她重判放弃了民事赔偿，所以她不需要担心赔偿的问题，这让她多少有些开心，至于她会被判多少年，没人知道。

得到通知准备受审那天史柒没什么特别的反应，照例在禁闭室继续做着运动，突然身后的门打开了，史柒从地上跳起来。

进来的是他们连长，他看见史柒先是楞了一下。史柒身上没有被关了半个月禁闭的颓废，相反因为见不到阳光她白了一些，身上的肌肉也明显有增加，头发束在脑后，整个人看起来甚至比在外面时更精神。

史柒是个优秀的士兵，但绝对不是个榜样式人物，加之她身上一直有种极为懒散的气息，对什么事情都不太在意，所以除了狙击始终在连里不拔尖。但连长觉得史柒还有潜力，几次私下找她谈话，每次史柒都嘻嘻哈哈的敷衍过去，并不真的有什么改变。

可现在，史柒身上始终萦绕的那种满不在乎终于开始慢慢消失了，

剥落之后留下的是她真正的棱角，甚至在一瞬间让人觉得有些刺目。

不过……连长悄悄叹了口气，又有什么用呢？

“史柒，你母亲来电话说你妹妹病了。”

“什么病？严重吗？”

史柒一下子紧张起来，眉头紧皱问道。

“你母亲没说，她只说让你去一趟医院，军部已经批准了，等会儿会有两个人押解你过去。”

史柒阴沉着脸点点头，没再说什么，她坐在床边低着头默默无语了良久，最后向连长提了个要求。

“连长，我能不能洗个澡，换身衣服？我想穿军装去见我妈。”

按规定史柒已经不能穿军装了，但毕竟是自己的兵，连长还是心疼，纠结了很久最后还是同意了。他叫了两个女兵来，把史柒带去浴室看着她洗澡，又给了她一套新的军装穿上，才移交给外面等着的两个男兵，加上正副驾驶一共四个人押着她去医院。

在车上史柒和押解员商量希望能摘了手铐，她不想让父母看见她这样，出于同情押解员很痛快的同意了。到了医院驾驶员留在车里，剩下三个人押着史柒进了医院，但是越走史柒心越凉——她看见大厅导引上写着五楼是脑内科病房。

史柒几乎是带着上刑场的决心踏进病房的，妹妹躺在床上，面色苍白，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身上接满了维持生命的仪器。她消瘦得厉害，身上再也不见昔日那个小鹿一样女孩子的影子。

母亲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支着头打瞌睡，被史柒进门的声响惊醒睁开眼睛，她呜咽了一声，跑过来死死抱住史柒压抑的低声哭泣。史柒不知道说什么，只能紧紧搂住母亲，摩挲她的后背。

身后响起脚步声，史柒以为是押解员进来了，正要发火，扭头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医生站在她身后。医生侧头示意史柒去外面说话，史柒点点头，然后安抚母亲让她坐下，才快步走出病房关好门。

“医生，你好。”

“你好，我是史倩的主治医生，我叫方荃。”

“我妹妹现在情况怎么样？”

“病人现在情况很不乐观，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你妹妹是脑癌晚期，

本身治愈率就很低，两次开颅手术的结果也不理想，最近一次检查结果显示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脑干了，这意味着病人基本没有治愈的可能。我预计癌细胞会在一个月之内扩散至全脑，导致脑死亡。”

史柒的手指剧烈地抽搐起来，她赶紧死死抓住裤子，强迫自己冷静。

“您想和我谈什么，医生？”

虽然已经猜到医生要说什么，但史柒还是抗拒自己接受这个结果，一定要让别人来宣判的焦虑让史柒压抑的想杀人。

“医学上脑死亡的病人已经算是死亡，所以，我希望你能劝劝你父母，在你妹妹脑死亡以后可以放弃呼吸机。”史柒抿紧嘴不说话，拼命撕咬着嘴唇上的皮，“以你妹妹现在的状况，咱们都无能为力了，送她有尊严的走完最后一程是咱们唯一能做的，况且你父亲还需要人来照顾……”

“我爸？我爸怎么了？”

史柒惊讶的问道，医生也愣了一下，马上告诉她，她父亲不小心跌倒导致腿骨骨折，现在也在住院。

史柒长叹一声，狠狠抹了一把脸，眼睛逼得通红。

“我会尽量去劝我妈的，谢谢你医生。”

“节哀顺变。”

医生没再多说什么，留史柒一个人漠然站在原地良久，她脑子里乱糟糟的，只想找点什么事做，就转身问押解员要烟。

史柒说不清自己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押解员也不知道她不抽烟，就从兜里掏出一包烟塞给史柒，拍拍她的肩膀。史柒顺手把烟揣起来，推开房门走进去，把门反锁了起来。

“妈，你怎么一直没告诉我倩倩病得这么重？”

母亲红着眼睛坐在史倩床边，一边整理她的头发一边抹眼泪，就是不说话，看着母亲憔悴的样子史柒也不忍再逼问，两人相顾无言。

“你说你在军队里，隔着千山万水的，告诉你你也帮不了什么忙，只能跟着干着急。”

母亲叹了口气又不说话了，只拉着史倩的手一个劲长吁短叹，史柒心里一阵烦躁，脑子一热就把医生刚才说的话一股脑都说了。

两个押解员在门口守着，突然听见里面有摔东西的声音，两人急忙



去推门，却发现门被反锁了。隔着玻璃从百叶窗缝往里看，就看见史柒背对窗站在那，她母亲正满脸是泪用手捶打她，还抬起手想扇她耳光，被史柒一把挥开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史柒扔下这句话就头也不回的走了。她当年为了参军的事和家里闹得很不愉快，母亲尤其反对，这么多年只要史柒一回家，她总会旁敲侧击的敲打她，希望她能转业回家，为这事两人没少吵过。父亲一直劝史柒忍忍就算了，但史柒偏偏最烦母亲这种死缠烂打的做法，每次也还是压不住脾气。没想到妹妹现在生病，母亲竟然因为这件事埋怨她，让史柒的火更旺了。

她站在楼梯上狠狠闭了下眼睛平息心里的火气，才下楼去骨科看望父亲，两个人聊了一会儿，他最后也明白了那种坚持是无谓的，同意放弃对妹妹的治疗，还说会劝劝她母亲。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史柒就再多留，她给父亲在医院里请了个护工，就和押解人员回军营了。

回到禁闭室史柒没心思吃饭，只是坐在床上十指揪住头发一筹莫展，她痛恨这种无力感，让她觉得自己异常渺小和无助，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让她格外怀疑自己的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

晚上史柒也睡不着，辗转反侧在禁闭室的每一个角落，但她不是在想解决办法，因为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她只是被充满大脑的焦虑攥住了，被驱使的不得安宁。

直到后半夜史柒才平静些，她把那包烟和之前一样处理了，然后在脑海里做了几个她觉得可行的办法，来规划一家人以后的生活，最后在快要黎明的时候才迷迷糊糊睡着。

史柒是被开门声惊醒的，睡了几个小时还不如一夜无眠，她现在身上肌肉酸痛，眼睛也涩得厉害。她使劲眨眨眼看清进来的押解员，然后跟着他们出去，洗漱，吃饭，换衣服，登上去军事法庭的车。

去法庭的路上史柒清醒了很多，焦虑短暂的离开她的大脑让她得以思考，她开始不断给自己做心理建设，无论审判结果是什么，一定要服从，这是她唯一的出路，没有人会帮自己说话的。但即使一次又一次在心里告诫自己，史柒还是放心不下，只能更多次的告诫自己来平复心中的不安。

经过交接，史柒被押进法庭，法官宣布开庭，之后就是一系列规定好的各种程序，史柒始终望着审判席的桌子没有出声，也没有看任何人。在需要她说话的时候也只是照本宣科的说着那些老调重弹的忏悔，适当地加进些演技，只要看起来像是真心的就足够了。

最后是宣判，史柒已经打听过了，故意伤害罪，她大概会被判个六七年，再加上缓刑减刑，五年左右她就能出来了。

“……有期徒刑十二年……”

史柒瞪大了眼睛猛地抬头看向法官，神情愕然，紧接着她马上看向原告席，那个营长正得意洋洋的看着她，脸上挂着轻蔑的笑。

史柒瞬间就明白了。

她的瞳孔猛的缩小成几乎针尖大小，脖颈上青筋暴起，全身剧烈地颤抖了一下，撞得铁栏杆哗啦作响，两个法警马上伸手压住她的肩膀，另一只手戒备的放在警棍上。

史柒却没再动作，她低下头缓慢而有力地深呼吸，力道之大让全身都跟着轻微颤抖起来，然后她慢慢平息下来，全身放松，但后颈的肌肉却始终紧绷着，瞳孔快速放大，黑色几乎占据了 she 一半的眼珠，和上她脸上似笑非笑的狰狞表情异常骇人。

果然是没有用的，都是没有用的，再好的计划最后也不会被遵循，只有第一时间本能做出的决定才会被无条件采纳，无论你在前面拦了多少理智的障碍也无济于事。史柒看见自己的情感和理智被撕裂成两部分，理智占据着大脑下半部分的一个小角落，看着充盈在上方的情感疯狂膨胀，却无能为力，明知决定开始走向无可挽回的地步，也只能无力的在角落里嘟嘟囔囔。

判决书已经宣读完毕，法官问史柒还有没有要申辩的，史柒摇了摇头，她的头低着看不清脸，表情晦暗不明。法官宣布散庭，因为刚才史柒的异动，押解她出去时又来了两个法警，四个人一起押着史柒向外走。

邢栌的父母还有他的营长舅舅都坐在原告席上，看见史柒走出去，邢栌的妈妈突然异常激动，她嘶喊着扑上来厮打。

“我就是要让你重判，让你一辈子烂在监狱里！”

邢栌的父亲也冲了上来，他抓住史柒的衣服，两个人的身体撞在一起，但马上就被四个法警扯开了。史柒被拉得踉跄几步撞在身后的椅子

上，她马上站直了身体，但只是动了动肩膀就不再理会他们，转身和法警向外走去，把那些声音抛在身后。

“去拘留所吗？”

上车之前史柒问法警。

“先回你们驻地，明天早晨有人来押解。”

刚才史柒没给他们惹麻烦，法警对她也比较客气，史柒点点头就上车了。

天时地利，人和，她可以自己创造。

## 第一日

00:00:00 倒计时：168 小时 00 分 00 秒

驻地附近有个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小教堂，每隔四小时就会敲一次钟，每次四下，现在是午夜零点的第一下钟声。

史柒翻身而起快速摘掉皮带，脱下身上所有有金属扣子的衣物，站在床上静静等待第二下钟声响起，然后猛然跃起，掀开通风口的盖子。她单手抓住通风口，吊在上面从钟声沉闷的回音里细细分辨是否有人被惊醒，确认安全后她把盖子小心的挪开，钻进通风管道里。

史柒像鼯鼠一样悄无声息的在通风管道里爬行，她先爬到藏匿烟丝的地方，添湿手指测试风向，然后把一盒烟丝揣进兜里，继续向上风向的位置爬行。

在越过两个禁闭室后，史柒停在一个有人住的禁闭室上方，这个禁闭室的通风口正下方就是床，史柒从通风口看下去能看见那个在睡觉的兵。她把烟盒从口袋里掏出来，把烟丝堆在通风口旁，然后掏出从邢栢父亲身上顺来的打火机。她先捏起几撮烟丝点燃，从通风口扔到那个兵身上，看着被子有点冒烟了，才点燃剩下的一小堆烟丝，然后迅速退回到自己的禁闭室，把另一盒烟丝也倒出来堆在通风口旁点燃，之后盖好通风口盖子，迅速把衣服穿好躺在床上装睡。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史柒听见砸门声，有人大喊着火了，这时候她的禁闭室里也已经有了一些稀薄的烟雾，史柒马上快步走到门前用力砸门，一边砸一边大喊。

“着火了！快放我出去！”

走廊里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史柒赶紧退后抱头蹲下，外面的人打开门走进来，一边一个押着史柒离开了禁闭室。所有人都被集中在一个办公室里，其他几个被关禁闭的人聚在一起聊天，只有史柒被两个兵看着和其他人隔离开。

史柒坐在办公桌旁边的一张椅子上，那两个兵只是看着史柒不准她和别人接触，并没防备史柒搞什么小动作，所以两个人都是背对着她站的。

史柒低着头，悄悄侧脸用余光观察桌面，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个笔筒，里面有圆珠笔，她趁众人不觉悄悄抽出圆珠笔藏在手里，拧开笔管取出里面的弹簧，再把笔原封不动的又放了回去。

“所有人都回禁闭室吧。”

一个军官推开门走进来，对众人说道。

“连长，怎么回事儿啊？”

那些聚在一起的兵里有一个问道，其他人也随声附和，史柒也抬起头看着他。

“二连那个小王八蛋偷着抽烟，把被子点着了，差点把自己烧成烤王八蛋。”

众人闻言哈哈大笑，随即进来几个兵，把那些人都送回了各自的禁闭室，看着史柒的两个兵也准备把她押回去，却被连长拦住了。

“她就不用了，押解的人一会儿就过来，你们在这儿等着就行了。”史柒窃喜——有夜色的掩护对她会更有利。

“报告，我想去洗手间，怕待会儿路远不方便。”

“去吧。”

那个连长挥挥手走了，两个兵就押着史柒去洗手间，因为都是男兵，他们只好让史柒关上隔间的门。史柒进去以后马上把弹簧拿出来掰直，弯成几折放进嘴里藏好，然后真的上了个厕所才出去。

出去以后他们依旧在那个办公室里等押解员，不到五分钟，两个押解员就来了，史柒打量了他们几眼，两个人都穿着军装，一个手持微冲，另外一个背在身后，除此之外没见两人身上有什么其他武器。

两把枪，两个人，肯定还有正副驾驶，相当棘手了。史柒配合着站起来接受搜身，一边在脑海里想对策。

很快两个人办好押解手续把史柒带出驻地，囚车停在大门外，只有一个驾驶员，史柒松了半口气。囚车后门打开，一个和前半部分用铁笼隔开的车厢出现在眼前，

史柒突然心生退意，她不想做了，就这么顺从下去吧，一股巨大的恐慌袭击了她，让她四肢开始产生灼热感，她几乎是硬撑着才没让身体发抖。

也许她就是那个不走运的人，认了吧，在监狱里服十年刑，出来以后找个出卖体力的活隐姓埋名活一辈子，平凡也是幸福。

她勉强让自己顺从押解人员向车厢里走，在跨上去的时候弯下腰咳嗽了两声，皱着眉装作不舒服的样子不停的清嗓子。

“你身体不舒服吗？”

一个押解员问她，还伸手扶了她一下帮她上车。

“刚才禁闭室着火了，被烟呛的。”

她刻意压低嗓音让声音听起来有些嘶哑，又咳嗽了几声。

闭嘴，住手吧，别干了，万一失手你马上就会没命的，这样苟且偷生至少还活着啊。

脑海里的声音一遍又一遍的打击着不断冲刷上来的情绪，希望自己能冷静下来，那声音逐渐成为脑海里的背景音，熟练的循环往复。

车上有脚镣连在底板上，押解员把脚镣锁好又检查了一遍，然后两个人锁上后车门，从前门上去，坐在和驾驶背靠背的两把椅子上面向史柒。

驾驶员打着火上路，史柒还是不时咳嗽，一副很难受的样子，一个押解员递给她一瓶矿泉水。

“谢谢，”史柒拧开喝了几口，顺口问了一句，“多长时间能到？”

“三个来小时就到了。”

一个押解员回答，接过史柒的水放在外面，史柒没再说什么，沉默地低着头看着双手。

脑海里的声音开始变得喋喋不休，带给史柒非常沉重的压力，她觉得自己快要从里面爆炸了。她越发沉默，让自己静止成一座雕像，把所有烦躁狠狠挤在体内，慢慢发酵成另外一些东西。

她借着再次咳嗽把弹簧吐到手里，在指缝间藏好，然后悄悄调整呼

吸吐纳，让脑海里念经一样的声音慢慢平息，直到变成无线电通信背景的白噪音。窗外黑漆漆的看不清楚，史柒只记得这个方向行驶半小时左右是成片的农田，她侧头看押解员的手表，已经过了四十分钟。

史柒在下个呼吸只吸进半口气时突然开始咳嗽，起先只是断断续续，她还能伸手接押解员递进来的水，但很快咳嗽就变得撕心裂肺。她把押解员递来的水扔在地上，双手捂着胸口剧烈咳嗽着倒在地上，间歇发出吸气不足的嘶哑声音，面部表情异常痛苦。

那个盘旋的声音像潮水一样退离了她的大脑。

“怎么回事儿？”

驾驶员大声问道，车速开始放慢。

“她喘不上来气了！”

驾驶员听闻马上靠边停车，两个押解员打开车内的铁栅栏门，进到隔离笼里。

“她怎么了？”

驾驶员警惕的问道，一边从后视镜里观察身后的动静。

“他们驻地禁闭室刚才着火了，可能是被烟呛的。”

两个押解员一个背着枪进到隔离笼里，另外一个把枪放在外面座位上，没背枪那个伸手去扳史柒的下巴，想让她呼吸顺畅一些，另外一个伸手去够史柒的腰想把她扶起来。

就在他移动到史柒正上方时，史柒突然暴起发难，她一只手突然从手铐中脱出，抓住她下巴上那只手的大拇指用力向外侧一掰，同时腰腹用力猛提膝撞向上方押解员的胯下，这个押解员一声惨叫倒下了。她抓住他背上的枪顺势向侧一滚，正好把枪摘下来，以匍匐姿势一枪击毙驾驶员，紧接着再一翻身以侧卧的姿势击毙了另一名押解员，最后回身压低枪口顶在躺在地上的押解员头上开了一枪。

不到五秒三条人命，史柒脑海里的声音再也没有响起。

她单膝跪地喘息了几秒钟秒钟，然后迅速从押解员身上搜出钥匙把脚镣打开，她把车上有用的东西都装进一个手提包里，把驾驶员的尸体拖出来扔进车厢，然后砸碎车里的灯，车厢里顿时陷入一片漆黑。

史柒坐进驾驶室开车向前又行驶了一段距离，拐进山脚下一片洼地，把车尽量藏在草丛深处。然后她倒空了一个矿泉水瓶，打开发动机盖把

回油管扯下来塞到瓶子里灌了一瓶汽油，又掰下一根树枝，从尸体上扯下一些布缠在树枝上，浇上汽油做成临时火把，才提着手提包离开。

史柒知道A市的这片山连在一起，只要找对方向她就可以直线穿过山脉回到市区，所以她按照手表上指南针的方向一头扎进了山里，只在路过一处水源时停下补充了一些淡水。

山林里寂静无声，除了史柒走路时踩断枯枝的声音和偶尔的鸟鸣外再没有其他活物的迹象，她一边校正方向一边计划下一步行动。

杀了邢栢全家，去医院，取枪，这三件事她必须选一件先做，一旦选错，她可能连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都撑不下去。而且即使选对了，剩下两件事想要完成也会困难重重，那个时候她将面对的，是整个A市的警察和军队的围剿。

脚下不停，史柒开始向西南方向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在路过一个水潭时她意外发现了大片的野艾蒿，史柒拔下很多在提包和身上揉碎，甚至躺在上面打起滚来，还把鞋底在上面反复磨蹭。

再向前走不远，史柒被一条湍急的河流拦住，她印象里这条河是一直流进市内的，所以她决定用一个更危险但是更快的方法。

她在河边选定一棵树，向着树干不断射击，让这棵树倒向对岸在河面上形成一个独木桥。然后史柒从独木桥上走到河对岸，抓住提包直接跳进了湍急的河水里，被翻腾的水花裹挟着冲向市内。

05:39:47 倒计时：162 小时 20 分 13 秒

商束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家里的座机催命一样叫着，他来不及穿鞋，赤着脚就跑过去接电话。

“喂，我是商束。”

“军长，A市有个咱们军下属的囚犯在押解过程中跑了，打死了三个人。”

电话那头的师长几乎是用喊在说话，背景音也非常嘈杂，商束皱了下眉头，拿着电话走进阳台。

“人往什么方向跑了？”

“囚车在A市远郊的一座山脚下发现，我们怀疑她进山了，现在正在派部队封山搜捕。”

“这个人的背景给我交代一下。”

商束沉吟了一下说到。

“我手下 5 团侦察连的一个女狙击手，叫史柒，因为打架斗殴致人重伤昨天刚刚受审，故意伤害罪判了 12 年。”

“你马上派人去查一下这个案件，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再安排一架飞机接我去 A 市。”

“是！”

商束挂上电话准备回屋穿衣服，却发现女儿被吵醒了，正睡眼惺忪的站在卧室门口往外看。

“爸，你干嘛呢？”

女儿小声嘟囔着，有些埋怨的问商束。

“没事儿，没事儿。”

商束走过去摸摸女儿的头，把她搂在怀里送回床上睡觉，才悄声回到客厅里换衣服。妻子这时候也醒了，把商束的外套递给他，又给他倒了杯水。

“什么事儿啊？大半夜的。”

“没什么，你回去睡吧，我出差几天，很快就回来。”

商束又给秘书汪文打了个电话，让他去机场会合。

直升机从机场出发，只用四十分钟就到达了囚车被藏匿的山脚下，刚下直升机 3 师师长就领着人迎了上来。

“军长。”

“情况怎么样了？”

“已经确定她的逃跑路线，现在正在全力追捕，我们认为她逃跑后必然会报复，所以已经联系了市公安局在高速公路设卡拦截。”

“再通知市内驻防部队全面封山，全力狙击，一定要阻止她进入市内。”

“是！”

“她的资料有吗？”

“有。”

师长递过来个文件夹，商束拿着走到车边借着车灯的光亮看起来。

史柒，女，28 岁，本市人，入伍五年，执行过十几次任务，两个三



等功，没有处分。

“哪个是她连长？”

商束扭头问随行的几个人。

“报告军长，是我！”

侦察连连长赶紧出列向商束敬礼。

“她过失伤人的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你详细说一下。”

“是！”

在军长面前他也不敢隐瞒，一五一十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了一遍，连邢砾家人怎么行贿，怎么买通、威胁目击者联合陷害史柒都说了。商束听了不觉意外，四代单传被废了，他家不动手脚才不正常，大家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不然那个连长也不会知道的那么清楚，但事情闹大了也只能自己承担后果。

“把那个营长抓起来，就地免职，事主家和医院都派人严密保护，二十四小时死守。再和公安部联系，请求市公安局清查史柒的社会关系，把所有她可能联系的人统统监视起来，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在她进行报复活动之前抓住她。”

06:54:36 倒计时：161 小时 05 分 24 秒

史柒一个人走在宽阔的林间山路上，晨露微凉，风声，鸟鸣，除此之外寂静无声。这里原本是片荒山，后来徒步的人多了，附近的村民就动起了靠山致富的念头，他们把消防通道整修了一下，平坦的位置铺上柏油马路，又加了个门脸，一座荒山摇身一变成了国家森林公园，二十元一张门票也让村民赚得盆满钵满。

工作人员还没上班，史柒从检票口翻出去沿着旁边村子的土路往上走，边走边四处打量，最后相中了一辆停在院子里的摩托车。这家院门没关，看不出有没有人在家，只有一条大黑狗趴在门口，看见史柒走过，站起身扬头威胁的低吼着。

史柒现在的武器只有枪，但是她不想惊动其他村民，就放下包迎着院子里的狗走过去。黑狗见有生人进来狂吠着扑了上去，被史柒一把掐住下颌，借着侧倾的力量另一只手按住狗的肩胛猛一扭，一声脆响后黑狗的脑袋就软软的搭在了一边。

史柒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把黑狗拖到墙角用柴草盖住，然后悄声走到门前推开门，一只猫正趴在桌子上，冲她叫了一声，跳下来跑了。她在房间里转了一圈，从一件外套里找到了摩托车钥匙，之后就迅速离开了这里。

她要去的地方离这儿不远，骑摩托二十分钟就到，史柒把摩托停在路边停好，然后把钥匙扔进排水沟，就提着包朝远处的一片烂尾楼走去。

这片烂尾楼是二十几年前开始修的，这么多年一直没人管，因为地处偏僻连流浪汉都甚少出没。后来到了法定购枪年龄，史柒一直把合法或不合法买的枪都藏在这儿，家里从来只放两把手枪。至于为什么，她自己也不清楚，只记得第一次买枪她买了一把连发微冲，然后带到这儿试枪，之后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史柒跨过几丛矮灌木，从窗户翻进其中一栋楼，七拐八拐下到角落的一个电梯井里。井里靠墙放着一个柜子，上面盖着块厚毡布，史柒扯下布打开柜门，里面放满了形形色色的各式武器，从狙击枪到手榴弹，不一而足。最下面一层放着一个蓝色旅行箱，她把旅行箱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黑色背包——那是她预备下应急用的，里面装着二十万现金和各种假证件。

史柒抽出一张假名卡和一些现金一起装进钱包里，然后把小件的武器装进背包，大件的拆散放进旅行箱里，最后换上柜子里的一套运动装，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游客。

背上背包，拉起行李箱，史柒在路边搭了辆出租车去市内。此时太阳刚刚升起，路边的草木在晨曦下泛着柔和的光亮。

但史柒看不见，她满眼皆是落日的残阳如血。

07:44:03 倒计时：160 小时 15 分 57 秒

商束顺着侦察兵留下的标记向山顶走去，手里掐着半截香烟不停在手指间左右碾动，已经追踪了快两个小时了，他们依然没有追上史柒的步伐。

心里越来越焦躁，商束甩开步子往山上走，想赶上先头侦察部队了解一下情况，这时腰间的对讲机响了。

“什么情况？”

“军长，我们跟丢了。”

妈的！商束狠狠捏了一下对讲机，在心里暗骂。

二十分钟后他们赶到了侦察兵停住的地方，只有一个兵站在那。

“其他人呢？”

“报告首长，他们都已经散开侦查了，看能不能在周围发现嗅源。”

“嗅源具体在什么地方断掉的？”

“就在这座独木桥上，过了桥警犬就追踪不到她的气味了，可能是伪装造成的。我们在半山腰上发现过一片野生艾草，有明显的倒伏迹象，很可能是史柒用来伪装的。”

“警犬不是能辨别伪装气味吗？”

商束焦躁的抽了口烟，语气很不好的问。

“一般情况下能，但是艾草本身就是山里的植物，和环境气味差别不大，警犬很难分辨。而且气味留下的时间比较长，之前山里又下过小雨，所以情况很复杂。”

“有没有可能她失足掉河里了？”

商束看着湍急的河水突然问道，那个兵一愣，马上走到独木桥边仔细检查起来，最后还是站起身摇了摇头。

“报告军长，独木桥两侧的岸边和独木桥上都非常干净，没有抓爬和刮蹭的痕迹，应该可以排除失足落水的可能。”

“你估计她还有多长时间到市内？”

“按这个速度，最快也要十一二点。”

商束想了想，扭头把站在旁边的三师师长叫了过来。

“让你们师再调 200 人过来，网格搜索，一定不能让她进入市内。再安排一下直升机，我要去这个兵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是，军长！”

08:28:22 倒计时：159 小时 31 分 38 秒

车停在市中心，史柒随便在街边找了家不起眼的私人旅店。房间里设施简陋，连窗都没有，天花板上的灯坏了一半，光线昏暗的像个得了白内障的病人。

史柒把门反锁，在门把手上放了个玻璃杯，然后脱掉衣服走进浴室。

简陋的房间里浴室没有门，只挂着一个塑料帘子，史柒没有拉上，她简单洗了头发，就一直站在水流下看着昏黄灯光里的蓝色行李箱出神，直到冲在身上的水由热转凉，才裸身走出浴室。

史柒坐在床边把行李箱打开，手指一一拂过里面的各色枪械，最后选了一把狙击枪和两颗手榴弹。狙击枪的零件被她摊开放在床上，用一块软布仔细擦拭，她擦得认真，仿佛这是天底下最有趣的事。

凝视着枪身泛起的乌蓝色光芒，史柒脑海里的秒针一下下往前进：嘀嗒，嘀嗒，嘀嗒……

10:21:16 倒计时：157 小时 38 分 44 秒

商束气得拂袖而去，把门摔得震天响，张琴淑再也忍不住呜的一声哭了出来，史向业却一直冷眼瞪着桌上的茶杯，正眼也不给商束一个。

商束本想在史柒父母这里了解了解情况，顺便让他们去电视台录个录像，规劝史柒早日自首。谁知史向业知道后竟然偷偷把史柒小时候的照片、奖状和日记一把火烧了个精光，之后任凭商束怎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是一声不吭。

商束气得跳脚，却也拿史向业无可奈何，只得先单独询问张琴淑，再三确认史柒确实没和家里联系过，才放下心来。商束让人把张琴淑领到另外一个屋里，其他人都出去，自己单独跟史向业聊聊。

“老大哥，抽支烟。”

商束抽出支烟递给史向业，史向业不接，盯着桌上的茶杯，就像他不存在一样。商束也不恼，把烟盒放在他面前，自己点了一支。

“老哥，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难受，我也不想在这个时候来为难你，但是我没有办法啊，史柒犯的不是一般的小错，她杀人越狱，那是要掉脑袋的。”

“我承认，对于史柒的判决确实是不公的，这是我们军队内部纪律管理不严的失误，我应该承担责任，但是即便如此她也不能杀人越狱啊。如果你们觉得判决不公可以上诉，可以上访，可以进行网络检举，可以伸张正义的路是很多的。你女儿的命是命，我那死了的三个兵的命也是命，他们三个也是别人的儿子啊！”

史向业脸上的表情有些松动，他转过脸看着商束，从鼻子里哼了一

声。

“你不用和我讲这些大道理，老子也是上过前线，杀过人流过血的，虽然老了但是还不糊涂，那个营长背后做的手脚你们到底知不知道，你自己心里清楚！那三个孩子死得冤，但是他们的命，有一半要背在你们身上！”

“我只有这一个女儿了，你们判了她十二年，你们这就是毁了她一辈子啊！”史向业双目圆睁怒瞪着商束，不威自怒的气势依稀还能看出当年在战场上的样子，“我也知道她做了孽，自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所以我不会帮她，但是你们也休想从我这儿问出半个字。请回吧！”

说完史向业不再理会商束，径直起身去阳台的躺椅上坐下，闭目养起神来。商束有心发火，但他终究是个上过前线老兵，不是长袖善舞的政治家，一腔热血虽然在大半生官场沉浮中消磨殆尽，但确实张不开这个嘴违心的告诉老人，这官官相护的事他们不会做。他也知道，如果不是史柒把事情闹大了，那个营长什么事都不会有，即便是他本人知道了这件事也不会真的去过问，史柒只会像历史中无数的小人物一样，被车轮碾过，化为尘埃。

他无言呆坐了半晌，直到烟头烧到手指才长叹一声，起身离去了。

12:00:00 倒计时：156 小时 00 分 00 秒

“嘀。”

手表短促地响了一声，史柒睁开眼睛伸了个懒腰，拿过放在床边的衣服穿好，然后从包里摸出一万块钱，悄悄离开旅店去街尾的一家女装店买衣服。

一顶假发，一副太阳镜，一套裸色裙装，一双米色高跟鞋，一个大号手提包。史柒挑了一套瞬间就会被淹没在人海中的衣服，然后付了钱又悄悄回到了旅店。她把一把狙击步枪，一把手枪和四个弹夹装进手提包里，换好买来的衣服，像个普通女人一样拎着包出了旅馆。

史柒选了三条街外的一家露天餐厅就坐，边吃饭边观察地形，选择最佳狙击位置。她需要一个开阔的狙击点，至少能把三四条街尽收眼底的地方。一栋栋楼检视着，最后史柒的眼睛停留在十字路口旁的一栋写

字楼上——这栋楼有四十几层高，玻璃幕墙，视野非常开阔，面向十字路口的一侧楼面宽阔，即使有人发现射击方向，也很难确定具体位置。

史柒选好位置，招手叫服务员来结账，然后拎着包装作写字间员工混进楼里。她乘电梯上 34 楼，一路向东走，找到一家贴着出兑的房间，用铁丝捅开门进去。

房间已经许久没有人来过，憋着一股刺鼻的灰尘味，史柒脱下高跟鞋放在一边，走过去把窗户打开。站在楼高三分之二的位置，视野非常开阔，十字相交的两条马路和两侧的商业街都尽收眼底。史柒把手指舔湿伸到窗外——轻微的东南风，背光，绝佳的狙击位置。

把手表戴上，定好几个报时点，史柒组装好狙击枪架在窗前，透过瞄准镜观察着下面的行人，一边暗自调整呼吸节奏。

窗外清风拂动，有鸽子从上空飞过，成为划过视网膜的一道白线，史柒按动了计时。眼前的人群开始变慢，如流星一般在空气中留下清晰的尾迹，仿佛时间确实从他们身上带走了什么。

“滴。”

倒计时响起第一声，十。

“滴。”

一位母亲推着婴儿车走进购物中心，九。

“滴。”

两个背书包的学生停在卖饰品的摊位前挑选，不时互相嬉笑，八。

“滴。”

一个遛狗的男人牵着他的两条狗过马路，七。

“滴。”

一辆黄色的校车驶过，六。

“滴。”

下班的人流匆匆流向各个公交站点和地铁站，五。

“滴。”

一个穿职业套装的女人伸手招来一辆出租车，四。

“滴。”

一个背黑色挎包的男人站在大楼的阴影里点了支烟，三。

“滴。”

一个扎马尾的年轻女孩儿从出租车上下来，开心的跳到自己男朋友怀里，二。

“滴。”

一。

史柒扣动扳机，第一枚弹壳坠落在脚边，发出叮咚的响声。年轻女孩儿的腿上爆出一朵血花，她高声尖叫着倒进男友怀里，男孩儿慌乱的试图捂住创口，却在下一秒被击中，倒在了女友身边。

紧接着两个试图上前救助的男人同样被呼啸而来的子弹击倒，人群开始溃散了，潮水一般向四周逃窜。恐惧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蔓延开，带来一连串连锁反应，原本井井有条的秩序被打破，规则再也无法束缚人们，大街上、马路上，行人和车辆无头苍蝇一样乱窜，精确的社会机器和它的齿轮们在这一刻停止了运转。

史柒调整枪口，对准另外一条街道，击倒了两个试图冲进地铁站的人，人群爆发出更大的尖叫声，一部分人开始掉头往回跑，冲进反方向的人流中，混乱不断升级，尖叫、踩踏。

史柒再次调整枪口，这一次她瞄准了马路上的车，首先被击中的是一个公交车司机，公交车随着枪响拐出一道诡异的弧线，一头撞上路中央的栅栏，堵死了向西行驶的路。紧接着向东行驶的车道上，四辆车的司机接连中枪，车辆撞击声此起彼伏，很多人开始弃车逃跑，马路顿时陷入瘫痪状态。

史柒瞄了一眼手表，还有十五秒，她调转枪口开始向对面的购物中心进行无差别射击。一颗颗子弹呼啸着穿过玻璃幕墙壁，爆出满天碎屑，建筑内避难的人们汹涌而出，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下，祈祷着下一秒死神不会降临。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倒计时结束的声音响起，史柒迅速将窗合上，把狙击枪拆散装进手提包内，换上之前那套运动装，把手枪和弹夹藏在身上，拎起包离开写字楼。

此时光线已经开始变暗，夕阳低平的余晖映得街上晦暗不明，史柒低头匆匆疾走在疲于奔命的人群中，四周被恐惧的尖叫和哭声笼罩，她如同一个幽灵一样消失在纷乱的街道上。

16:27:03 倒计时：151 小时 32 分 57 秒

商束额头上的青筋一下蹦起老高，他强压着怒火交代了几句，抬手把手机摔在了树上。几个下属都站在一旁不敢出声，只有汪文看了一会，走上前把他摔出去的手机捡了起来。

“军长，现在还没确定嫌疑人，这件事未必就是史柒做的。”刚才商束打电话的声音很大，汪文也听了个八九不离十，“咱们预估她下午三四点左右才能到达市内，如果真的是她，应该来不及在这个时候行凶杀人，毕竟从郊区到市中心最快也要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汪文说到这儿看了商束一眼，就没再说话，低头把商束的手机卡拆出来，放在了自己的手机上。汪文做商束的秘书有六年了，比较了解这个军长的脾气，这个时候也只有他敢张嘴说话，商束也还能听进去几句。

发过脾气商束也稍微冷静了一点，想想汪文说的话也有道理，毕竟史柒只是要报仇，没必要向无辜的人群开枪。但是没有确切嫌疑人，商束始终心里不安，如果史柒现在已经由报复杀人演变成了报复社会呢？这种情况不明朗的局面让商束很为难，抓捕逃犯时间就是一切，一旦错失先机，就会一步走错满盘皆输。

思前想后，商束决定先打一记保险球，史柒妹妹住院的医院离现场最近，他电话通知了在医院监视的小组，让他们抽出一半人手，以协助调查“疑似军用枪支”为名参与警方侦查，伺机留意案件动向。同时又打电话给邻近市区驻防的部队，要求支援二百人来协助搜山，扩大搜查范围。

17:42:47 倒计时：150 小时 17 分 13 秒

史柒站在等公交的长龙里打量着马路对面的医院，即使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晦暗不明，也阻止不了这个送人生老病死的地方车水马龙。

这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哭丧着脸做生意也不会流失客源的地方吧，史柒看着一个神色不耐的小商贩心里颇有些好笑的想。

医院门前看不出什么明显的监视，也没有军队和警方的车辆，但史柒不敢大意，她趁车来人流一乱悄悄溜出队伍，尾随一辆送餐的电动车进了小巷，几分钟后，推着车出来的人就换成了史柒。



时间还有点早，天还没完全黑下来，史柒照着外卖单子不紧不慢地一层层送餐，一边悄悄观察着。妹妹已经不在原来的病房，史柒就继续沿着走廊往前走，在路过一个大型 ICU 病房的走廊时，看见两个精干的男人坐在外面的长椅上，一左一右守着大门，看样子不像家属。她眼神闪烁了一下，把外卖送给走廊里打地铺的家属就转身走了。

医院的供电室在地下，史柒手放在兜里握着枪，安静的穿行于阴森的走廊。正好供电室的值班人员开门出来，史柒抢上前一枪托砸在他头上把他打晕，然后揪着前襟把他拖进了供电室。

医院的供电室和监控室在一起，史柒关了监控，把硬盘抽出来扔在地上开了两枪，然后闭着眼对供电箱连开数枪，直到把弹夹里的子弹打光。

供电箱爆出一串火花，医院陷入黑暗之中，史柒迅速更换了弹夹，悄悄把供电室的大门推开一条缝，沿墙边小碎步快速冲向楼梯口。路上有几个护士和医生惊慌失措的互相喊话，但是因为突然停电眼睛适应不了黑暗，他们谁也没看见史柒。

虽然外面有微弱的光亮照进来，大厅里依旧昏暗一片，史柒穿过人群直奔四楼 ICU 病房。她靠墙站定在拐角处举枪射击，两个守门的军人根本来不及反应就被瞬间击倒，史柒快速靠近各补了一枪，然后抬脚踹开 ICU 的大门朝天连开两枪，医生和护士吓得抱头躲闪，史柒趁机冲进去打爆备用电源，ICU 再度陷入黑暗之中。

“吗啡在哪？”

她伸手抓住一个跑到身边的护士，冷声问道。护士吓得抖成一团，史柒抬手给了她两个嘴巴，打得护士哇得哭出声来。

“吗啡在哪？”

她再次重复，声音冷酷。

“在……值班台。”

护士泣不成声的回答道，史柒揪着她的头发来到值班台让她找出吗啡，然后用针管吸满，来到妹妹的病床前。

她拉开挡在床头的窗帘，仔细端详着妹妹的脸，两次开颅手术和长时间的化疗已经让史倩没有了人形，虽然还有微弱的呼吸，但已经和一具苍白的尸体没什么两样了。

史柒没时间伤感，她把吗啡注射进史倩的身体，然后静静站在黑暗之中，直到史倩的心脏停止跳动才转身离开。

这时留守在医院的其他军人听见枪声赶上来支援，但是走廊太黑，担心开枪会误伤群众，他们只能冒险冲进去。受过训练的脚步声在嘈杂的环境里格外清楚，史柒一把拉上窗帘，迅速猫下腰向外冲，同时几颗子弹就射向了史柒刚才站的位置。

脚步不停，史柒借着黑暗的掩护迅速还击，在军人们确定她的方位之前就混在人群中逃出了 ICU 病房。站在医院门口，史柒把卫衣帽子戴上，消失在车水马龙的街头。

生机如天地之间的一线，分秒只差，天人两隔。

18:50:00 倒计时：149 小时 10 分 00 秒

商束赶到市内已经是一个多小时以后了，市区的混乱早已被强行镇压，受伤的人都已经送医救治，只剩下大批警车和特警把守着路口。路边居民楼窗帘后偶尔闪现出一张惊恐的脸，只有从那里才得以窥视之前混乱的冰山一角。

从车上下下来商束使劲闭了闭眼，把眼前突然蒙上的黑暗驱走，毕竟是年过五旬的人了，从凌晨开始的奔波让他身为军人的身体也有些吃不消。

“军长，我去给您买点吃的。”

秘书汪文不动声色的靠上前扶了商束一把，在他耳边低声道，商束疲惫的点点头。

六个小时市区内连发两起大案，矛头都直指史柒，他这个追逃总指挥难辞其咎，而且这两件案子一发很多事情他们都没法再隐瞒，也让商束肩上的担子一下重逾千斤。

他定了定心神，强撑起精神撩起警戒线走进现场。

“现场什么情况？伤亡怎么样？”

“报告军长，我们两名战士牺牲，三人受轻伤，还有一名群众被流弹击中。ICU 有两名病人去世，其中一个……”

说到这儿那名军官停了一下，好像突然间不知道该怎么措辞了。

“还有什么？”

商束不耐烦的喝到。

“其中一个去世的病人是史柒的妹妹史倩，她不是正常死亡，而是被人注射了过量吗啡致死的，据 ICU 的一名护士说，吗啡是史柒注射的。”

商束眉头紧皱，他派人在医院守着，就是希望利用史柒来探望妹妹的机会拿下她，没想到她竟然丧失人性到对自己的亲妹妹痛下杀手。

“我们询问了史倩的主治医师，他说史柒在受审前来医院探望过妹妹一次，他和史柒谈过给史倩下呼吸机的事，史柒同意了。”

商束了然，但心里却更加焦躁，史柒帮妹妹解脱是在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史倩一死，史柒在世上更加了无牵挂，恐怕会做出更加不计后果的事情。

“市中心的枪击案调查的怎么样了？”

“还在查，目前还没有确定的嫌疑人，不过我们认为十有八九是史柒干的。”

“为什么？”

“枪手采用的是闪电战，从开第一枪到离开医院前后不到四分半钟。因为之前市中心的枪击案，市区这部分路段的交通基本陷入瘫痪状态，医院袭击发生后增援部队用了 16 分钟才赶到，否则她很有可能逃不出包围圈。”

闪电战，商束一声苦笑，军队基层侦查员的训练果然过关，基本军事技能过硬啊。

“马上扩大封锁范围，向周边城市公安机关发出协查通报，要求他们严防死守，务必不能让史柒流窜入别市。另外要加大交通枢纽的安检力度，把巡逻人员增加一倍，控制逃犯的活动区域，防止她在主城区内流窜，伤及无辜群众。再把邢栌家的安保力量增加一倍，24 小时监控，让他家里人没事不要出去。”

“再从军队给我抽调一批精兵强将组成调查组，所有资源供调查组优先使用，我们要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把逃犯史柒抓捕归案，防止她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更大损失”

18:47:07 倒计时：149 小时 12 分 53 秒

整出剧还在闹哄哄的进行，主角却已经悄然退场，闹中取静了。

左滨路是A市的一条休闲公路，平时很多人来这儿散步，旅游旺季更是热闹。政府为了赚钱在公路起始位置修了一座临山城堡式宾馆，外观恢宏异常，内部装饰大气华丽。自然，这样的高消费场所是少不了高档美食，所以几乎每天，这里都会有各色运货车辆往来穿梭。

史柒离开医院后步行了很远一段路，在一处十字路口恰好看见一辆印有酒店名字的运货车在等红灯，她装作横穿马路的样子走到货车身后，趁周围没有其它车辆翻身一滚钻入车下，扒住货车的底盘。

一路上货车都行驶的很平稳，但到达酒店之前却突然停了下来，史柒估计是碰上路卡了。果然，很快就有警察围上来，让司机下车接受检查，从能看见的几双鞋里史柒知道，路卡有持枪的武警。

她单手抓住底盘，让自己紧贴在车身上，另一只手绕到后腰拔出枪握在手里——这个时候被发现，就算她是八臂金刚也难逃一死。

史柒能听见警察盘问司机的声音，一个特警绕到副驾驶的位置，钻进车里检查驾驶室。她屏住呼吸，持枪得手微微收紧，扭头查看两边的情况，寻找可以躲藏的地方。

警察盘问过司机，让他把车厢打开检查，三个警察一起来到车尾，司机用钥匙打开锁把车门拉开，两个武警进到车厢里面检查，史柒能感觉到他们走动时车身的震动。

就在史柒以为检查结束了的时候，一个警察不小心把司机的驾照掉在了地上。事情发生的太快，史柒根本来不及动作，她也不敢弄出声响，只能调整到仰面倒悬的射击姿势——这样的姿势她连击中目标都没有把握。

那个警察弯下腰，拾起驾照还给司机，中间并没有抬头向车下望一眼。他所有的动作在史柒眼里都变成了慢放镜头，有那么半秒钟的时间，史柒几乎就要扣动扳机。

司机接过驾照发动汽车继续向前行驶，史柒却只能靠着刚才心脏狂飙时注入身体的肾上腺素勉力挂在车上，等到车一停在酒店停车场就脱力的任由自己摔向地面，闭上眼睛大口的喘息——刚才她以为自己死了。

她不知道是神经太过紧张导致了短暂的昏迷，还是她真的力竭睡着了，史柒是被工人卸货的声音惊醒的。她回过神来后马上悄悄从车下爬出来，穿过停车场，沿着马路向前走，直到在路边看到一栋漂亮的二层

小楼。

那是栋在山林掩映下的二层小楼，不算新，但是看起来很精致，花园外围了一圈铁栅栏，上面挂着一块牌子：私宅，非请勿入。

从靠山的一侧翻进院子，史柒打量了一下四周，发现院子里堆积了一层落叶，看起来有段时间没人清理过了，不过花园里的玫瑰长得倒非常旺盛，像野草一样繁杂，开得火红鲜艳。史柒抽出随身的刀摘下一束，然后捅开房门走进去，从置物架上取了一个花瓶插好，摆在客厅正中的长桌上。

她又漫步在屋里检查了一遍，从主卧的衣柜里拿出一套蚕丝睡衣和一双粉色毛绒小兔子拖鞋。在浴室里洗去一身灰尘和硝烟味，史柒穿上舒适的衣物，斜歪在沙发上喝着酒，慢慢涌上些许睡意。

手指一下下轻敲在沙发扶手上，史柒在朦胧的睡意里思绪飘忽起来，一件件事情浮出水面又沉下去，邢栌曾经在营房里嚷嚷的一句话回响在耳边。

“这倒霉别墅盖的，年年下雨地下室都他妈进水，以后买房子我一定要买山顶上！”

史柒打了个哈欠，抬手喝光杯里的酒，穿着毛茸茸的拖鞋晃去主卧睡觉了。

20:30:01 倒计时：147 小时 29 分 59 秒

几个军人在旅店狭小的房间内或站或坐，虎视眈眈的看着几乎要吓瘫的老板，没一个人出声。

“别害怕，我知道你和这件事没什么关系，只是想和你了解一下情况，不会为难你的。”

旅店只在前台处有一个监控，大厅和客房走廊全部都是盲区，所以商束只能尽量引导旅店老板，希望他回忆起更多有用的细节。

“她、她……”老板使劲咽了口唾沫，“她是不到八点入住的，带着一个背包和一个旅行箱，中间出去过一趟，十二点左右，不过很快就回来了。”

“她回来的时候拿什么东西没有？”

“这个我不知道，我没看见她回来，是后来我上去打扫房间的时候

敲门才发现她回来了。”

“你接着说。”

“之后四点半左右她就退房走了。”

“这中间她还出去过吗？”

“我没注意，下午入住的客人比较多，我就没怎么注意谁出去过。”

四点半左右正好是市区枪击案发生后不久，史柒能如此迅速的折返回来取东西，说明她是有预谋的进行了那场袭击，而不是失去理智的报复社会，同时她还能为下次袭击预留足够的时间，足见此人的胆大心细和心狠手辣。

“说说你们的看法吧。”

把旅店老板送出去以后，商束在旅店里开了个简短的小会，来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军长，我觉得史柒肯定会去袭击邢栎家，此人报复心极强，又丧心病狂，绝对不可能轻易放过邢栎。”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矮壮的军官抢先开口道，他说的又急又快，似乎憋了很久了，“我认为应该把邢栎当做诱饵，在他家周围布下重兵，等史柒前去报复的时候再把她一举拿下，省得咱们总跟在她屁股后头跑。”

“如果她要和我们鱼死网破怎么办？”商束反问道，那军官一愣，“一旦史柒一心求死，她完全可以身绑炸药冲进来和我们同归于尽。”

几个军官顿时哑然，他们谁也没考虑过这种情况。

“史柒这两件大案做下来你们看出她有惜命的样子吗？完全没有。她现在就算不是一心求死，也早把生死抛在脑后了，像这样的人为了报仇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用邢栎做诱饵不是不行，但是不能守株待兔，我们要主动出击，在掌握史柒动态的情况下打她个措手不及，力求避免她和邢栎的正面接触。同志们，抓捕逃犯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一定要最大限度的保证自身安全，我们的战士不能再牺牲了。”

提起在医院牺牲的两名战友，屋内的气氛顿时沉重了起来，好几个人都默默地低下了头。

“军长，我建议先查看沿路的监控资料，以确定史柒的行动轨迹。我认为史柒很有可能进行了变装掩护，如果我们能找到她变装后的样子，

对我们的追踪会有很大帮助。”

一个个子高些的军官打破沉默，对商束说道，商束同意了他的想法，又给其他人布置了一些任务后，就散会各自忙碌去了。

## 第二日

02:05:05 倒计时：141 小时 54 分 55 秒

史柒没有像在部队里那样马上清醒过来，只是有些迷蒙的翻了个身，瞄了一眼床头的表——2:05:05，奇怪的时间。她把被子蒙在头上，闭着眼睛等待身体慢慢苏醒。

呼吸冲过轻柔的羽毛散进空气里，又透过这些毛茸茸的织物回到鼻腔，带来一种厚重的气息，朴实，安稳，让人想起阳光下大片干枯的牧草。

她用力伸个懒腰，一脚把被子踢开翻身下床，从衣柜里取出一套长袖家居服穿上，然后来到起居室的鱼缸旁，看着各种金色粉色的大鱼慢腾腾的游来游去，把脸贴在鱼缸上，嘴巴一张一合学它们的样子。鱼也真的游过来，但不是学史柒，而是一下一下啄着玻璃，以为终于有东西可以吃了，史柒就顺手抓一小把鱼食丢进缸里，看着平静的水族箱里激起一片小小的混乱。

之后的时间，史柒就只是单纯的待在屋子里的不同地方，什么也不做，安静的享受独自一人。她从踏入部队开始就被告知，要学会团结合作，要学会融入集体，融入社会，可她从来没真正做到过。就好像在这个由人制造、修改和遵循的系统里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她只是一个走错了片场却被迫演出的演员，在其他角色之间沉浮，不知所措。

史柒睁开眼睛，眨一眨，看着窗外，心里被快乐笼罩着。

02:13:03 倒计时：141 小时 46 分 57 秒

“军长，我们确定史柒的行动轨迹了。”

商束正有点迷糊，浑身一抖惊醒过来，他眨眨眼缓了会儿神，才起身和军官一起来到办公室。

“军长，你看，”两个人来到大屏幕前，军官让技术人员调出监控

录像，“史柒是早晨八点半入住的，第一次出去是在中午十二点，这条路上有一家银楼，我们把银楼大门的监控和宾馆前台的做了比对，发现史柒去街尾的一家女装店买过衣服，半个小时以后回来的。我们又派人去服装店调查了史柒当天买的衣服，根据衣服在 14:05 左右的监控里再次发现了史柒，这次她换了之前买的衣服，出门后一直向南走，在一家餐厅停留了一小时左右，然后去了案发的天鸿写字楼 34 楼。”

“袭击结束之后场面非常混乱，人员复杂，我们暂时无法描画出史柒的行动路线，只知道她 16:35 在宾馆前台退房，向北然后向西逃窜，之后就没再出现在监控里。”

“一个小时以后 17:50，史柒第一次出现在医院的监控里，17:56 分发动袭击，18:00 逃离了现场，前后四分钟时间。史柒离开医院后向东逃窜，从监控视频里消失了。”

“她现在有可能去什么地方？”

“按她逃跑的方向看，我们认为史柒潜入 C 市，通过港口偷渡去国外的可能性很大。”

“那她是怎么在怎么短的时间内进入市内，还躲开了我们的拦截的？”

“这个以我们手里目前的线索暂时还查不清，但是我们怀疑她是从市郊乘坐交通工具进入市内的，还需要对当天圈定时段内的出租车和监控进行大规模排查才能找出线索，恐怕还需要时间。”

“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时间就是一切，你们马上联系市刑侦大队，请求他们抽调人手协助排查工作。史柒现在就是个不定时炸弹，我们一定要赶在她炸响之前找到她。”

03:00:00 倒计时：141 小时 00 分 00 秒

老旧的家属楼在黑暗里静默着，曾经跟随工业的兴起而盛极一时的地方如今也随着工厂的衰落而没落，这些上世纪的公寓楼里住着的，只剩下那些在最好的年代里为这个国家的工业奉献了青春和热血的老人，在耄耋之年口齿不清的絮叨着当年的故事。

史柒敏捷的穿梭在楼与楼之间的狭小缝隙中，闪身进一楼一家的菜地里，控制着力道把供暖井的石制井盖慢慢掀开，轻轻搁在旁边，然后



轻手轻脚的钻进去。

她掰亮手中的冷光棒，靠微弱的光线摸索着前进，找到了藏起来的行李箱和背包。史柒把冷光棒叼在嘴里，背着背包拖着行李箱，小心的避开供暖管线，一点点来带井口处，把行李箱扔上去再背着背包爬出来。把井盖放回去的时候史柒已经有些气喘了，她索性坐在原地一边休息一边喝水，等着六点地铁开始运营。

休息的时候史柒拿出偷来的手机上网，看到网上铺天盖地的都是两起袭击事件的报道，自己的通缉令也上了头版头条。她简单的翻看了一下，基本都是些没用的推测，只有溜须拍马的部分里有一句话引起了她的注意：“第五军军长商束为总指挥官”。

这个商束史柒有印象，他曾经检阅过一次大型集团军阅兵，史柒远远看见过他乘车经过，但是看不清脸，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

既然事情已经闹得这么大了，再死一个人和再死十个人对自己来说都没什么区别了吧。史柒这么想着，因为计划而产生的一点不安也消失殆尽了。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史柒从背包里拿出一套休闲装，把身上的运动装替换下来，连同之前的裙子一起堆起来烧了，又把灰烬踢散，才背上包往地铁站走。

她赶的是早上第一班地铁，车厢里几乎没什么人，史柒独自占了一排座位，用手机查看D市的地图，一边在心里盘算具体行动计划。

此刻邢栌家必定是层层保护，如果只身硬闯，肯定是有去无回。既然他们想守株待兔，史柒就成全他们，看看最后到底谁先坐不住。

D市是一个县级市，隶属于A市管辖，所以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史柒下车时顺走了一个打瞌睡的乘客的眼镜，敲掉镜片自己戴上。

史柒从小在市中心长大，周边市县几乎都没去过，所以一出地铁站，看到周围几乎称得上是荒凉的景象有点愣神，见惯了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史柒对小县城的生活显然不是很了解。

不过她很快就掩饰住了自己的无措，冲几个围上来的黑车司机摆摆手，拉起行李箱沿主干路一路向东走。刚才她在手机上查到地铁站东面有个新开一年的楼盘，她打算找一家没人的房子住进去，比住在旅馆里安全得多。

步行了大约四十分钟，一个新建的住宅小区出现在史柒眼前，虽然是封闭式小区，进出需要门卡，但多半都是摆设。史柒娴熟的冲保安挥挥手，直接猫腰从停车杆下面钻了进去。

早晨不到七点半，正是上班时间，史柒拖着行李缓步走在小区里，打量着每家的厨房和窗外的晾衣架。记下几个合适的房子后她走到楼下的报箱前，逐一进行检查，最后选了报箱里购物宣传册最多的一家。

乘电梯到六楼，打开大门费了点时间，史柒小心的收起开锁工具，用脚尖轻轻把门勾开。门轴发出沉闷的吱嘎声，屋里温暖的空气涌出来，带着阳光和灰尘的味道。

史柒等了一会儿才拎起行李进屋，她先把屋里检查了一遍——冰箱里没有任何鲜食，卧室床头柜上放着一只金丝熊，见到有人来兴奋地把尖鼻尖伸出笼子不停地闻着，史柒看了一眼食盒，里面的食物几乎没动过，水壶里的水也是满的。

检查没有问题了，史柒才把行李拎进卧室放好，打算换套衣服出门买点吃的，打开衣柜才发现里面都是男装。史柒诧异的挑挑眉，又环顾了四周一次，瘪瘪嘴拿着备用钥匙出门了。

超市里人少得可怜，史柒也不敢多做停留，简单买了一份牛排和一盒鸡蛋就结账离开了，回去的路上又在街边买了几样菜和一小包花生。

煎好牛排和鸡蛋，给金丝熊剥了一小碟花生放在桌上，史柒就这么施施然坐在闯入的房子里和房主的宠物一起吃起了早餐。看着金丝熊吃得开心，史柒好奇的也想尝尝，就用叉子去戳碟子里的花生，结果被金丝熊护食的挡住，转过身用屁股对着她，惹得史柒哈哈大笑。

曾经在刚进部队的时候，史柒也是充满理想的。她对生活的要求不高，一个不用多大的房子，够住就好，养一只宠物，做一份平凡的工作，过一个与世无争的生活。她觉得这样的愿望太容易达成，很多时候想起来甚至会觉得自己太过不思进取。

而当这一切都被骤然绞杀时，她甚至来不及去想，究竟是她的愿望依旧太过贪心，还是每一个愿望都是为了被扼杀而生。

09:06:00 倒计时：134 小时 54 分 00 秒

商束倚在桌子旁，仔细读着刚刚送到的笔录。刚才一个辖区派出所

打电话上报，说早上接到的一个报警电话，一位居民说自家楼下的供暖井被盗，小偷不仅从井里偷了一个大箱子，还点火烧了些东西。他们赶到现场查看，发现了一些衣物焚烧后的碎片，联想到之前市局下发的通缉令觉得很可疑，就马上上报了。

被盗小区正好在医院和史柒落脚的宾馆之间，三点呈一个钝角三角形，小区就是三角形的钝角顶点，史柒非常有可能在退房以后把东西藏在这儿。商束一刻也没犹豫，马上派了一组技术人员赶往现场。果然，侦查结果印证了他的推测，焚烧后的灰烬里残留的衣物碎片和服装店里史柒买过的同款衣服比对一致。

“军长，”汪文轻轻推门进来，“调查组摸清史柒入市的路线了，请您过去看看。”

商束捏着鼻梁站起来，稍微活动活动手脚才缓步走出办公室，两人一进会议室所有人都起立敬礼，商束摆摆手示意众人坐下，一个中年军官走上来。

“军长，我们按照以衣找人的思路，根据史柒到达旅店时的穿着，对周边监控录像进行了系统筛查，发现史柒最早出现在天珠潭国家森林公园。这是我们在地图上标出来的路线图。”

地图上用黄色线条标注了一条路线，起点是嗅源消失的地方，终点是旅店，其中有很长的一段与一条河流重合。

“她是顺着河谷走进市内的？”

“我们推测她是直接顺着河游下来的。”

商束有几秒钟没明白他的意思，然后才恍然大悟，不得不佩服史柒的想象力。

“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推测，没有实际证据，但是其他方式都很难让她打出一个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差，所以我们比较倾向于这种推断。”

商束点点头，竟然觉得自己开始佩服起史柒的有勇有谋来，这样的兵要是早一点被发掘就好了。

“另外，关于史柒如何取得武器的问题，我们认为不可能在山里，最大的可能是在天珠潭附近。但是狙击枪这样的重武器，她应该不会难临时起意去抢，应该是事先藏匿好的，但一般人不会这么做，所以不排除她有其他犯罪前科的可能。”

“下一步我们会重点查找她藏匿武器的地点，调取天珠潭附近一年之内的监控录像，确定她藏匿武器的时间和方式，以及是否有同伙协助。”

商束很满意的点点头，沉思了一会儿又问道。

“发现衣物的小区有没有什么进展？”

“暂时进展不大，”军官摇摇头，“那一片都是家属楼，监控设备老旧，夜间拍摄根本提供不了有效画面。我们按照之前的侦查思路，根据小区地理位置判断，嫌疑人很有可能向西上高速公路，搭乘交通工具北上进入C市，伺机出逃。”

“那就联系C市公安，在高速公路上设卡拦截，盘查所有过往车辆，严防她在城市之间逃窜，造成更大伤亡。”

11:24:33 倒计时：132小时35分27秒

一睁眼就看见鼻尖上顶了个毛球，史染的思维有点迟滞，她很惊讶，自己竟然在别人家地板上就着一地抱枕睡着了。伸手戳戳面前的毛球，金丝熊晃动着肥胖的屁股把鼻子露出来，在史染脸上嗅嗅，又窝回去接着睡觉了。

她盘膝坐起，在满室阳光下发呆，直到脑子慢慢醒过来，才简单做了些拉伸运动，把睡得有些僵的身体活动开，倒了杯水喝。

在手机上搜索着化工厂信息，史染从衣柜里找了顶高尔夫球帽，又戴上地铁里顺来的眼镜框，简单整理了一下衣服出门了。D市大大小小的化工厂有将近十家，都是四五年前A市严抓空气质量那会儿迁过来的，虽然当时闹出了不小的“地方性群体事件”，但也不过雷声大雨点小罢了。

出门，上公交，五站地就是第一家化工厂，这是全省第二大化工厂，庞大的厂区意味着安保力量的薄弱。闪身躲过一个端着茶杯的工人，史染摸进办公室，翻看着桌上的运货记录。第一批出场的乙醚要三天以后，时间太长，不过总归聊胜于无，她拿出手机拍了张照片，然后又悄无声息的离开了。

也许是出门忘了拜神，接下来三家工厂史染都碰了钉子，要么是不生产乙醚，要么是出厂时间太晚。

她歪头看着窗外的建筑，手指神经质的敲打着车座。地图上还剩下

两家工厂，如果都不行，就只能等三天以后再动手了，这样一来中间两天就多余出来。

一个逃命的人觉得时间多余，听起来很可笑，但史柒现在就是这种感觉。她已经跳出了日常的界线，没有不得不做的事，时间突然就空闲了太多，多到她一时间无所适从，那些抱怨没时间的日子一下就变得遥远了。

活了 28 年，她其实并不清楚自己都干了什么，只是循着已经成型的社会规则茫然前行，随波逐流罢了。她隐约知道，自己似乎有能力打破这些规则，但是瞻前顾后的太多，反而丧失了破釜沉舟的勇气，直到猛然被丢弃在外才看清楚，之前多少年做的都是无用功。

从越狱开始，史柒从没考虑过以后，现在坐在颠簸的车上，大片的想法涌过之后，她突然看到了希望，也许自己还是可以有未来的。

莫名其妙的惶惶不可终日，和偏偏不合时宜的突然安心，自己当真就是个阴晴不定的人。

公交车停车时发出巨大的喷气声，史柒压低帽檐混在人群里下车，站台后就是被白墙围起的厂区。绕到后面的小树林里，史柒蹬墙窜上墙头，略扫了一眼后翻身落地，猫腰窜进厂区。

这家化工厂很小，史柒轻易就摸进了办公室，但是桌上和书架上都没找到运输记录，她正考虑要不要把保险柜打开时，走廊里突然响起高跟鞋的声音。史柒赶忙躲到门后，刚贴墙站好门就被推开了，她听着高跟鞋的声音走到办公桌前，手心里捏了把汗，准备只要她过来关门就把她打晕。

好在时来运转，女人只是在办公桌前站了一会儿就离开了，等她走远史柒才来到桌前，桌上正放着运输记录，她迅速翻看了一下，发现明天上午七点有罐车运送乙醚出厂，她拍照做了记录，把账本翻回原位悄悄退了出去。

15:11:19 倒计时：128 小时 48 分 41 秒

商束看着后方军部发来的对史柒战友的调查录像，无一例外，没有人觉得史柒会干出这种事，他们对史柒的印象都停留在一个作风纪律有些散漫，但军事素质过硬的女兵上。

可是深入调查下去他们却发现，整个连部他们找不到一个和史柒有深交的人，所有人对她的描述都是脸谱化的千篇一律。而她的社交网络里，几个为数不多的朋友涉及各个邻域，而且互相都没听说过对方。

史柒就像一只蜘蛛，以自己为圆心将生活织成了一张网，每一个点只有她动动腿才会随之颤动。

商束一直觉得人就像一棵树，高兴的事是树上的绿叶，不高兴的是树下的落叶，随着树越长越高，落叶也会越来越多。如果不能及时照进阳光，落叶非但不会变成养料滋养树的生长，还会慢慢腐烂成沼泽，最后连树本身一同吞没。

史柒就是一个心中只剩沼泽的人。

敲门声响起。商束调整了一下姿势，正坐对着门口。

“进来。”

“军长，我们找到史柒藏匿武器的地点了。”

汪文把手里的平板电脑递给商束，上面是现场照片——一栋烂尾楼，四周都是荒地，野草有一人多高。武器藏在电梯井底的一个铁柜子里，粗略扫一眼隔板上的灰尘印记，能看出手枪和手榴弹的形状。

“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我们走访了天珠潭附近的村庄，从当地派出所得一条信息，昨天早晨山脚下一户村民家丢了一辆摩托车，下午在十六公里外的路边找到了。我们觉得很可疑，就调取了沿途监控录像，果然在里面发现了史柒。但是我们无法确定她下车之后的行动路线，就以摩托车被丢弃的地方为圆心进行了地毯式搜索，最后找到了这个地方。”

“能确定她手里有多少武器吗？”

“初步判断逃犯至少有两把狙击枪，两把手枪，五至七枚手榴弹，数量不明的雷管和各色子弹若干。”

如此大量的武器储备，肯定不是一朝一夕能准备好的，可是史柒为什么要准备这些东西？难道她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了吗？

商束不敢往深想，后背冒了一层冷汗。史柒家庭幸福，童年没有遭遇过重大变故，成年后也没有经历过严重的创伤，商束实在想不出她有什么理由要为自己变成一个穷凶极恶之徒做准备。

他一直认为，每个人生下来，只要教育得当都会是一个好人，现在

他觉得自己可能错了，也许不是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人。

17:46:05 倒计时：126 小时 13 分 55 秒

史柒本不想进这家装潢夸张，看着就一股暴发户气质的酒吧，但是店名让她改变了主意——奈何天，良辰美景奈何天。

带着点猎奇的意味站进门口的队伍里，不长时间史柒就进了酒吧，走廊里聚集着不少人，强劲的音浪扑面而来，她随便在吧台找了个位置坐下，点了杯龙舌兰，有一口没一口的喝着，一边打量场子里的人。舞池里人很多，都在随着劲爆的音乐扭动，舞娘们也在台上尽力展示自己性感的身体，希望能拿到更多小费。

眼神扫过那些被酒色掏空了身体的烂仔，史柒想找个合口味的人带走——连日高强度的精神压力让她需要放松，而且需要一个承受得住她发泄的人。

扫一圈没什么入眼的，史柒放下杯子打算换一家看看，调酒师却凑了过来。

“小姐，没找到满意的？”

他脸上挂着一种知道内情的笑容，史柒没出声，等他接着往下说。

“里面还有个厅，您可以去试试。”

史柒顺着调酒师手指的方向看，暗处的角落里有个房间，门口只坐着一个保安，不仔细看很难注意到。史柒冲他勾起个笑容，调酒师熟练地从吧台底下摸出一张白色卡片塞在她手里，史柒留了一张小费在酒杯下。

把卡片递给保安，史柒推门走进去，小厅比外面安静很多，放着柔和的轻音乐，昏暗的香槟色灯光斑斑驳驳洒满半室。卡座都隐藏在灯光之间的阴影里，不时有纠缠在一起的男女闪现，来往的服务生衣着暴露，看样子都是接受出台的。

史柒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刚坐下，就有两杯酒送过来，她抬头看了一眼，冲送酒的男人微微举杯示意，但是并没有过去——太瘦弱，她没有早起替床伴收尸的习惯。

“小姐，那位先生请您过去坐。”

一个只穿一条黑色丁字裤的男服务生走过来，弯下腰凑在史柒耳边

低声道，史柒顺着他的目光看去，一个坐在靠门角落里的男人冲她举了下杯。史柒笑了，摸出张纸币塞进服务生的丁字裤里，顺手捏了一下他颇有手感的屁股，才起身往男人的方向走去。

男人将近三十岁，瘦削脸颊，寸头，有胡子，中等身材。穿着不是很讲究，黑T恤，黑夹克，黑裤子，眼神阴鸷，有些压抑。他右手边放着一个落伍的黑色手包，用身体斜靠着，手一直搭在上面。

看见史柒走过来，男人招手让服务生加一个座位，史柒却径直坐进了他的位子里。宽大的卡座倒还容得下他们两个，只是男人非常不自在，马上侧身向后缩了缩，给史柒让出位置。

“去宾馆吗”

男人似乎不大有这方面的经验，调情都没有就生硬的切进了主题。史柒没憋住，笑了，凑过去摸他嘴上的胡子，男人很不自在的僵硬在那。

“你叫什么名字？”

“刘凡。”

男人犹豫了一会儿，报出个名字，史柒也没追问，伸手拿起桌上的酒一饮而尽，就起身往外走，男人赶上去从后面搂住她的腰。

“你叫什么名字？”

“十七。”

两个人的性爱狂暴而猛烈，高潮时史柒猛然翻身把男人压在下面，死死掐住他的脖子。也许是因为之前的顺从，男人丝毫没有防备就被制住了要害，激情中难以掌控的身体也让他无力自救，好在史柒很快就松了手，她伏在男人身上低声喘息着，男人则剧烈的咳嗽起来。

“你他妈……”

咳了好一阵男人才停下，他抓住史柒的肩膀想把她掀下去，史柒却先一步翻身跃起，直奔男人的黑色手包。男人大惊，伸手去抓她却被她一脚踹回床上，史柒从包里掏出一把手枪，像玩玩具一样作势往男人身上瞄。

“你他妈疯了，把枪放下！”

男人惊慌的翻到床后，大声呵斥史柒，史柒只是笑，仍旧用枪瞄着他。



“你叫什么名字？”

“陈帆！”

“杀人了？”

陈帆不回答，史柒手指一勾把枪在手里转了一圈，手枪就被拆成了零件。她拿走了弹夹，其余的都丢在床上，然后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拿了条毛巾，要去浴室洗澡。

“你是干什么的？”

陈帆被史柒这一手惊着了，探出个脑袋诧异地问她，史柒呲牙一笑没说话，把电视打开了——里面二十四小时滚动播放的通缉令可比她自己更了解自己。

史柒洗完澡出来陈帆已经穿上衣服，正坐在床边摆弄手枪，看见她有点紧张的坐直了身体。

“你犯什么事儿了？”

史柒似乎全然不在意他手里拿着枪，很放松的背对着他弯腰去拿吹风机。

“杀人，赌博借的高利贷还不起，我就把债主给杀了。”

陈帆闷声说，一直看着史柒的后背，史柒把电源插在墙上背对着他吹头发，热风一阵阵扑到陈帆脸上，热烘烘的，带着洗发水黏腻的香甜。头发吹得半干，史柒关掉电源把吹风扔在床上，转身看着陈帆。

“想活吗？”

史柒问，看着他眼睛里一点点闪出亮光来。

“想。”

20:25:51 倒计时：123 小时 34 分 09 秒

经过几个小时的筛查，调查组从史柒的人际关系网里梳理出一个人，她的前战友许思文。此人退役前在六团下属的步兵营服役，曾两次与史柒一同参加境外任务，而且两人私交甚密。许思文退役后转业回C市老家，在一家报社工作，正好和调查组推测的史柒的逃跑方向一致，所以调查组马上将他上升为头号嫌疑人进行调查。

“许思文现在在C市吗？”

“在，我们已经打电话和报社核实过了，许思文一直在正常上班，

最近也没有什么异常举动。我们已经通知 C 市公安，派人二十四小时监视许思文的动向。”

“提醒公安的人，行动一定要隐蔽，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一旦史柒出现，如果没有十足把握可以放弃抓捕，要首先保证她身上的爆炸物不响。”

“是。”

“另外再详细查一下史柒出过的任务，特别是境外任务，如果她有犯罪前科，很可能是在任务期间的偶发式犯罪。”

“是。”

### 第三日

04:00:00 倒计时：116 小时 00 分 00 秒

闹钟响的时候史柒正坐在床上擦枪，陈帆被闹钟叫醒，翻个身直接吓得一咕噜滚到了床下，好半天才回过神，扒着床沿探出头来，看见放了一床的枪和手榴弹一下就吓醒了。

“你要干什么？”

“去收拾收拾自己，吃完饭跟我去干个活儿。”

史柒连头都没抬，陈帆的脑子这才有点转，想起自己昨天已经和这个女人结成同伙了。不过结伙归结伙，陈帆心里还是防着她。

冷不丁，史柒拍了下床，陈帆一抬头看见史柒扔了把手枪过来。

“你那盗版货就别用了，待会儿找个地方处理了。”

陈帆拿着枪有点意外，神情复杂的看了史柒一眼，最后也没说出什么来。

两个人吃了早饭，简单乔装打扮后，按史柒进屋时拍的照片把屋内恢复成原样，就悄悄退出了房子。在外面打了辆车，两人直奔史柒踩点过的化工厂，简单在外面交代了陈帆几句，史柒留在外面看行李，陈帆溜进厂区里做事。

“妥了吗？”

陈帆摸回来的时候史柒正靠在树上抽烟，看他回来抽出一根递给他。

“都弄好了，待会儿我藏车上，等他一停车我就把他打晕扔出去。”

“不行，这个人必须做掉。”

史柒摇头道，陈帆沉默的看着她，最后低头吐了个烟圈点点头。

“那你怎么走？”

“我打车进A市，在高速公路下道口等你，这个你拿着，路上联系，”史柒掏出个手机递给陈帆，“万事谨慎，有事打电话给我。”

“恩。”

陈帆把手机收好蹲在小树林里等着，史柒就在路边打了辆出租车，带着行李去了A市。

差十五分七点，陈帆再次悄悄溜进化工厂，工人们正在往罐车里装化学品，他趁人不注意悄悄溜进副驾驶，伏在座位上等着，等到工人们收拾东西离开时，他才打开驾驶室的门溜出去，闪身藏进车底下。

司机浑然不知车上多了一个人，按惯例检查了一下车没问题，就打开门坐进驾驶室里。陈帆向副驾驶一侧就地一滚，然后迅速跳上罐身和车头之间的缝隙处藏好，司机随即发动汽车缓缓驶离厂区。

开了一个多小时，司机突然把车靠路边停下，捂着肚子跳下车往路边的荒地里跑。陈帆紧跟着他尾随到草地深处，趁司机低头解腰带的时候右手勒住他的脖子，左手持刀猛捅几刀。匕首扎穿左肺刺入心脏，司机浑身抽搐着口吐鲜血，不一会儿就不动了。

确定人死透了，陈帆把司机的尸体拖远，头朝下扔进一口废弃的机井里，把溅了血的外套也脱下来，一并扔进去，然后回到车里假装成司机，开着车继续向A市驶去。快到收费口的时候他给史柒打了个电话。

“快到了，你在哪呢？”

“老公，我马上就进市里了，你开车小心点啊。”

史柒掐着一把甜腻的声音从电话另一边传来，陈帆一愣，马上接口道。

“我知道了，老婆，你也小心点。”

“知道了老公，拜拜。”史柒挂了电话冲设卡的警察一笑。“不好意思啊，是我老公。”

警察点点头，往后座看了看，发现有个旅行箱。

“那里面是什么？”

“哦，都是些孩子的衣服，还有给我爸妈的东西，要打开看一下吗？”

一个已婚女人和嫌疑犯差的太大，史柒又做了伪装，警察看了一眼

后面排成长龙的车，就摆摆手放她过去了。

史柒靠在车门上看着后视镜，直到看不见警察了才松开手上的手榴弹拉弦，把手从兜里拿出来。

“市里啊，听说出了个逃犯，在市中心杀了不少人，你回去以后可千万别出门。”

“谢谢你啊，师傅。”

08:36:26 倒计时：111 小时 23 分 34 秒

陈帆远远看见史柒站在路边，他打了把方向盘把车停下，帮她把行李拿进驾驶室。

“你刚才碰见警察了？”

“路卡盘问。”

史柒系好安全带，拿过陈帆的手机捣鼓了一会儿，递给他个导航，陈帆也没多问，跟着导航的路线一路开过去，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史柒就先下车了，背着个黑色袋子独自上山，让陈帆开到预定地点等她电话。

到了地方陈帆才发现，史柒给他的目的地是个别墅区的后门，整个别墅区都建在山谷里，史柒刚才上的那座山正好是个制高点，可以把下面一览无余。

陈帆下意识警惕起来，车一停他马上调低座椅，把自己缩在驾驶位里，然后掏出手机给史柒打电话。

“我到了，你在什么地方？”

“背包里有条毛巾，用水打湿捂住口鼻，下车把阀门打开。”

史柒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很遥远，伴着山上的风声显得异常冷静。

“这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

陈帆心里越发不安，厉声质问史柒。

“你废话太多，”史柒的声音变得坚硬冰冷，“把行李拿下车放在路边，拧开阀门然后带着行李离开，你要去的地址在你手机的记事本里，看完删掉。”

“记住，我不杀你，不是不能杀你。”

说完史柒就挂断了电话，陈帆手心里全是冷汗，紧紧攥着手机塞进兜里，然后抓过背包开始翻找毛巾。

他怕，非常害怕，但是他不能不听史柒的，因为史柒的威胁是真的，信任也是真的——那一行李箱的武器是史柒的全部身家，就这么交给了他，陈帆从心里知道史柒是个干大事的人。

他把毛巾叠好浇上水，把行李拖下车放在路边，然后用毛巾捂着脸跑过去把阀门拧开，几声嗤响过后，卸货槽里开始涌出透明的液体。陈帆不敢多做停留，急忙拖着行李离开了。

史柒从瞄准镜里看着罐车上的乙醚大量从卸货口涌出，洒在高温的柏油马路上，迅速冒起一阵白烟开始挥发。因为山体倾斜的角度，一部分液体向下流入景山小筑的后门，门旁不到二十米就邢栎家的别墅。

乙醚在阳光下极易挥发氧化，又因为蒸汽重于空气，在景山小筑这种山谷低地会扩散很远，只需要一颗火星，一场爆炸就在所难免。

邢栎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家的地址和地形都是史柒从他的闲谈中听到的，一个瞧不起他的人怎么会听他闲谈时说的话呢？

很多事情本不需要费尽心思去查，只要竖起耳朵听，都是唾手可得，那些设置了无数重密码的信息统统都从一张忘记上锁的嘴里溜了出去。

史柒掏出一支烟点燃，夹在上风向的灌木丛里，席地而坐观察下面路上来往的车辆。随着太阳升高，地面上的液体越来越少，看起来更像是不小心洒出来的一滩水迹。

为了防范史柒的狙击，邢栎家所有窗户都挂着窗帘，看不见里面的情况也不见有什么动静。所以史柒只能赌，赌他全家都在别墅里。

时针滴滴答答走过一小时，渐渐接近正午，阳光变得愈发毒辣了。史柒从瞄准镜里观察，发现别墅外有一只猫倒在地上，身旁有星星点点的呕吐物。

是时候了。

她深吸一口气，瞄准一楼的窗玻璃开了第一枪。乙醚氧化物的威力远比她想象的更大，几乎在玻璃碎裂的瞬间，室内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整个屋顶几乎被巨大的冲击力掀翻。

外面的草地上则更神奇一些，乙醚蒸气被引燃如同海浪一般直接燎了出去，顺着泄露的方向向源头迅速燃烧。史柒发现不对，急忙抱头隐蔽在石头后，第一声爆炸伴随着钢铁撕裂的声音，紧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

史柒等了几秒才爬起来，运送乙醚的罐车已经被炸成了一堆废铁，连马路都被撕开了一个口子，碎石不停的向山下滚落。

史柒担心会山崩，抓起枪准备撤退，一抬头发现邢栎家二楼窗口竟然有人在往外爬。她急忙重新架好枪从瞄准镜里看过去，那人衣服破烂，脸上身上有多处伤口流血不止，根本辨不清身份。她没有犹豫扣下了扳机，那人从二楼窗口直直掉落，摔进火堆里不动了。

史柒没有再急着走，她深吸一口气定了定心神，守在原地继续看着邢栎家的房子，直到听见火警的警笛声从远处传来，才收枪撤离。

你不让我好活，我就让你不得好死。

10:31:15 倒计时：109:28:45

电话还没听完，商束就突然一头栽倒在地，周围人都吓了一跳，赶紧七手八脚把他扶到沙发上躺下，打电话叫救护车。

商束缓了一会儿才渐渐转醒，他闭着眼不住喘息，只觉得喉头发甜，心脏狂跳，脑子里一片嗡嗡作响。

邢栎家一开始只驻守了七个人，市区的两起枪案发生后他不放心，又加派了四个人过去，这十一个人和邢栎一家三口，一共十四人，全部在爆炸中身亡，无一生还。

商束一时间觉得自己无能到了极点，自己的兵眼睁睁死在自己眼前，他却无能为力，甚至连下一步该怎么走都不知道。

“军长，他们发现史柒了，现场特警正在围剿。”

汪文拨开众人把电话递过来，商束不顾头晕，挣扎起来接过了电话。

“抓住她了吗？”

“还没有，前方特警正在和她交火。”

“直接就地格杀！”

山上突然响起爆炸声，蒋闫急忙抄起对讲机。

“前面什么情况？”

对讲机滋滋啦啦了一阵，通讯员的声音才断断续续传来。

“她……手榴弹！”

“给最近的军区打电话，逃犯身上有重武器，申请武装直升机支援！”

蒋闫说完就拔出枪，和其余警察一起向山上冲，支援前方特警，刚

冲到山顶就被特警一把抓住，按到了掩体后面。

“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追了？”

“逃犯踞守在那块岩石后面，靠狙击枪和手榴弹负隅顽抗，我们刚才冒险冲了一次，有战士受伤，所以不敢再冲了。”

“石头后面有没有路？”

“不知道，我们在低处，看不见后面的情况。”

“这样不行，咱们一定得冲上去。大队长！”蒋闫冲特警大队队长一招手，“你选五个人，咱们七个做先锋包抄过去，其余人保持安全距离缩小包围圈。”

“是！”

人很快选好了，七个人相互掩护着小心向前方靠过去，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不敢弄出声响。恰恰是这不同寻常的安静，让史柒嗅出了一丝不祥的味道，她下意识感觉到了危险，猛地翻身扑进不远处的井道中，一串子弹跟着扫过来，击中了她的左肋下。

疼痛让史柒瞬间心跳加速，激发了大脑的战斗逃跑本能，她就着侧躺的姿势掏出手枪，向井口疯狂扣动扳机，把意图冲进来的警察通通扫了出去。

蒋闫被子弹逼得后退两步，稳住身体又想往里冲，被身边的特警一把抓住。

“用手榴弹！”

蒋闫会意，马上丢了一颗手榴弹进去。但是他想到了，史柒同样想到了，她打光子弹后马上丢了枪，手脚并用向矿道深处爬去。这是个废弃的矿坑，通向哪，是不是还有别的出口，史柒都不知道。

她只爬出去不到二十米洞口就爆炸了，震动让矿道上方的土石不断落下，史柒只能尽量蜷缩身体把脸埋在水臂里，如果这时候塌方她也回天无力。

几秒钟的晃动后一切都安静下来，史柒迅速匍匐向前——她现在没有武器了，被抓住只能死。不到五十米的距离矿洞就变得宽阔，史柒按亮手机作为照明向前狂奔，肾上腺素大量分泌让她一时感觉不到伤口的疼痛。

跑了一阵前面出现一个三岔口，史柒舔湿手指试了试风向，选择了

右边的岔路，跑进去后向身后扔了个手榴弹——她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特警追上来，她宁愿死在矿洞里也不愿死在刑场上。

顶着掉落的土石，她脚步不停继续向前狂奔，黑暗中突然脚下一空，史柒急忙扶住洞壁向后倒才没掉下去。她把手机照过去，发现坑道出现了一个向下的弯折，接近四十五度。史柒把手机揣好，以面朝上的姿势半躺着，慢慢向下滑。

洞里一片漆黑，根本无法判断洞顶的高低起伏，几次都感觉到呼出的热气吹回脸上史柒才堪堪躲过突出的岩石，等双脚重新接触到地面，她已经站在正规的开采坑道里。

后面没有脚步声，但史柒不敢多做停留，为了省电她关掉手机摸黑向前，伸长手臂用指尖触摸洞壁，尽量让自己走在中央，没多久她就被一个突出的东西绊了一下——是矿车的铁轨。

有铁轨就一定有出口，史柒顿时信心百倍，她掏出手机照明向前一路狂奔，可当她气喘吁吁地跑到轨道尽头时，却发现洞口已经被完全掩埋，一丝光线不透，只有一辆矿车孤零零的被埋了一半。

史柒重重的靠在洞壁上滑坐下去，肾上腺素慢慢消退，身上的疲惫和伤口的疼痛一股脑袭上来，让她万念俱灰——挣扎到最后，她还是像风中的烛火一样，随时都会噗的一声熄灭。

她闭着眼睛坐在黑暗里，脑子一片空白，只觉得累的不行，下一秒就会长眠不醒，所以电话铃响的时候她几乎吓得跳起来。史柒不敢相信的抓起电话，看着上面陈帆的来电提醒——手机信号可以穿透，也许她还有一线希望。

她稍微振作精神，把电话关机藏在衣服里，开始挖被埋住的矿车，幸运的是车埋得不深，不一会儿就露出大半个车身在外面。她费力的把矿车拖出来，车底朝洞口侧放在地，然后掏出仅剩的一颗手榴弹——即便知道可能引起塌方，她也只能冒险一试。

拉掉拉环史柒迅速把手榴弹扔进矿车留下的空洞里，然后捂住耳朵趴在矿车后。轰然一声炸响，矿车被爆炸的气浪掀翻在地，把史柒扣在了车里，紧接着是土石塌方的声音。

等到外面平静下来，史柒才慢慢起身，她尽量在矿车里直起上半身，双手撑住车底用力向上推，谁知矿车一下就被掀开了，天光入眼的瞬间



史柒一脸茫然，紧接着她扑倒在地大声呜咽，声音嘶哑如同野兽。

她以为自己不怕死，现在，她一定要活下去。

11:10:56 倒计时：108 小时 49 分 04 秒

史柒逃进去的矿道口外围了一圈人，三个警察手持工兵铲清理塌方，其余人在旁持枪警戒，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一处。突然“铛”的一声响，一名特警挖出了一把狙击枪，现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三个人同时加快速度往后挖，同时几名持枪掩护的战友碎步向前，瞄准了他们挖下去的位置。

就在所有人心都提到嗓子眼的时候，脚下突然传出一声闷响，地面一晃，矿道如同地龙一般塌陷下去，半边山体似乎都在向外滑。

“后撤！全体后撤！”

蒋闫大喊一声，所有人都掉头向另一侧山体狂奔，三四秒后地面平静下来，矿道已经完全坍塌，在地面上显露出清晰的走向。

“给我把铲子，其他人继续清理前边！”

蒋闫拎着工兵铲跑到矿道坍塌停止的位置开始往下挖，几铲子下去地面突然一空，他一条腿和铲子一起掉了进去，旁边人赶紧把他架出来，发现地面之下是个大空洞，比之前的矿洞宽敞了几倍不止。

一个特种兵用战术手电往洞里照，发现下面是两条岔路口，回身就想叫人下来，被他们大队长拦住了——刚才手电晃过角落，他看见土堆里有个东西反了下光。他撑着洞口跳下去，借着手电光从土堆里把那个反光的東西摸了出来，是片手榴弹弹片。

“铲子给我！”

从上面扔下一把工兵铲，大队长几铲下去就把土堆给挖穿了，露出后面的第三条岔路。

“这岔口是被人炸塌的，史柒跑了！”

蒋闫心里顿时一沉——清理耽误了不少时间，史柒可能已经跑远了。

“把警犬牵过来！”

蒋闫让两条警犬打头，特警紧随其后，一行人顺着第三条岔路追了上去。也许是因为气味渐浓，警犬非常兴奋，一个劲地向前冲，却不防备前方矿道突然向下弯折，打头的警犬和训导员都摔了下去。

“停！”

走在前面的人大声提醒后面的人，大家赶紧把摔下去的训导员和警犬拉上来，但是警犬已经扭伤了，夹着尾巴趴在地上呜呜的哀嚎。

再向前坡度太大，警犬下不去，蒋闫只得先让警犬撤回去，只留特警继续追捕。

“回去找当地人了解一下，这条矿洞都能通向什么地方，把所有出口都给我看住！”

出去之前蒋闫拉过一个训导员嘱咐道，才跟队继续向前追捕。

13:51:12 倒计时：106 小时 08 分 48 秒

陈帆背靠墙，坐在窗台下一根接一根的抽烟，一只手神经质的撕扯着抽过的烟头。已经四个多小时了，史柒还没来，电话也没人接，他害怕史柒已经被抓了，可是没有确切消息又不敢跑，只能困在这儿一遍又一遍的刷新新闻，妄图从中找到些蛛丝马迹。

房间里的窗帘都拉上了，灯也不敢开，手机屏幕就显得格外亮，晃得陈帆眼花，他恶狠狠的啐了一口，把手里的烟按掉，又点了支新的一再等一小时，史柒还不来他就一个人带着钱离开。

其实刚到房间他就把史柒的包翻了一遍，发现里面有几十万现金，足够他一个人偷渡。但是他不敢拿，他宁肯冒险等史柒，也不想被她天涯海角的追杀。

突然外面有人敲门，陈帆一机灵，一把抓起身边的手枪起身走到门前。

“开门！”

听是史柒的声音，陈帆赶紧打开门让她进来，借着透进来的一点亮光陈帆看见史柒身上蹭了很多土，还有血迹，非常狼狈。

“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才来？有没有警察跟着你？”

史柒不理他，把灯打开，一边往里走一边脱衣服，陈帆看见她左肋下有一条长长的伤痕，血迹已经凝固了。把衣服扔在地上，史柒拉开抽屉摸出个发黄的笔记本，开了个清单递给陈帆。

“照着单子上写的买，快去快回，咱们得马上离开这个地方。”

陈帆不敢多问，从包里拿了一万块钱就下楼了，清单上有些登山设

备只能去专营店买，花了陈帆一些时间，等他回去的时候史柒已经冲完澡，赤裸着坐在床边向窗外看。

“伤的严重吗？”

史柒摇摇头，子弹只是造成了一道细长的擦伤，但是看上去却很触目惊心，陈帆掏出急救包，给史柒的伤口消毒上药，用纱布包扎好。

“咱们现在去哪？”

看见史柒的伤陈帆开始害怕了，和警察短兵相接是他最不愿意做的事。

“去B市。”

“去那干什么？”

陈帆非常吃惊，B市在A市南面，是个内陆城市，根本就没有港口。

史柒仰头看他，伸手揽在他脖子上把他拽过来，抵着陈帆的额头看着他的眼睛。

“想活吗？”

从这么近的距离看着史柒的瞳孔缩成针状，陈帆腿都软了，只能不住的点头。

“管住嘴，我保你不死。”

史柒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突然把他推开，伸手拿过床上的衣服撕下标签往身上穿。陈帆不敢再多嘴，老实的收拾好东西，两人就离开了这里。

14:42:09 倒计时：105 小时 17 分 51 秒

车上的气氛异常沉默，满满一车人却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只偶尔因为车身的摇晃发出轻微的碰撞声。

史柒又从他们眼皮子底下溜走了，只快了也许不到十五分钟，她就像一条滑溜的泥鳅一样消失在水塘里。矿洞的出口在山里，四周没有任何监控和目击者，等他们在附近的村口监控里确定了史柒的逃窜方向时，时间早已经过去。

蒋闫不怕上面的压力，他从基层干警一步步爬到今天什么事没经历过，但是他得对得起那些死去的兄弟，让史柒就这么从他手指缝里溜走，他都不敢想回去怎么面对那些烈士家属。

“局长，到了。”

三辆面包车分散的停在一个小区门外，从外面看不出异样，但车里都坐满了特警。

“就在一进门的那栋楼，具体哪一户还不清楚，当地派出所已经监视起来了，还没人出来。”

“找两个刚才没露过面的，带上望远镜去对面楼监视，一定要确定他们藏在哪一户里。那两辆车待命，咱们先开到西门去物业调监控。”

“是。”

蒋闫到物业时当地派出所的民警正在看监控，看见他来急忙站起来敬礼，蒋闫摆摆手让他们坐下。

“她什么时候来的？”

“大概两点。”

“监控调出来我看看。”

民警在另一台电脑上把监控调出来，蒋闫敏锐地发现史柒走路的姿势有些僵硬，他马上把监控快进，发现很快有一个男人从这栋楼里出来，没多长时间又拎着几包东西回去了。

他反复看了几遍，确定这个男人不是史柒伪装的，又继续快进，不一会儿这个男的和另一个女人一起从楼里出来，女人穿着和发型都和史柒完全不一样，但是走路的姿势却很相似。两人拖了一个行李箱，每人背了个背包，女人手里还提着一个黑色的旅行袋。

“你们过来看看监控。”

蒋闫把一起来的几名特警叫过来，几个人围着电脑反复的看那两段录像。

“像她，但是协查通报里没提过她有同伙啊。”

其他几个人也都纷纷点头，其实蒋闫也纳闷儿，协查通报都下发三天了，从没提过史柒有同伙。

“先所有人原地待命，我给军部打个电话。”

接到电话商束也很意外，史柒这几天的行踪他们已经基本摸清，无论是监控视频还是目击证人都没发现过史柒有同伙，但是商束还是把他们怀疑史柒有过犯罪史的事情告诉了蒋闫。

“如果是这样，那她在半路找一个以前的同伙加入不是没有可

能……”

“局长，监视组那边确定嫌疑犯藏匿的地点了。”

蒋闫正说话，有人从背后碰了碰他的肩膀，小声说。

“几楼几号？”

“301，其他家里都有住户，只有这家一直没人。”

“能确定嫌疑人不是潜入住户家中挟持人质吗？”

蒋闫还抱着最后一点希望，希望监控里那两个人不是史柒。

“这个时候正好是做饭的时间，比较容易观察住户是否被胁迫，我们也和物业核实过了，保洁说301那家是好几天没人往外扔垃圾了。”

“准备强攻。”

破开门冲进屋里的一瞬间，蒋闫就知道史柒是彻底跑了，301的客厅里一片狼藉，带血的纱布和换下来的衣服扔了一地。

“混蛋！”

蒋闫一巴掌狠狠拍在墙上，这种卯足了劲儿打在棉花上的感觉让他郁闷的想吐血，他扫了一眼客厅，把扔在地上的医用胶布包装袋捡起来。

“去监控看看那个男的什么时候出去的，再去周边药房和便利店调监控，一定要查出来这个人是谁。”

17:33:54 倒计时：102小时26分06秒

陈帆站在旁边望风，史柒迅速撬开一辆白色轿车的车门，从抽屉里翻出备用钥匙丢给陈帆。

“咱们用不用再变一次装？”

“不用了。开快点上高速，过了收费站换我开。”

说完史柒就找了个舒服的位置睡着了，过了收费站陈帆叫醒史柒让她开车，自己去睡觉。趁他睡觉的时候史柒摸出他的手机翻了翻通话记录，看到没有给别的号码打过电话才放心——史柒别的都不担心，只担心陈帆放不下家里人，逃犯十有八九都折在这上头。

又开了一个多小时，下了高速天已经开始擦黑，史柒拐上一条村路，打算在小旅店悄悄窝一晚，却发现前面有一家农家乐，人来人往好不热闹。

史柒放慢车速从门前开过去，想了想又挑头开回来，她把车停在停

车场推推陈帆把他叫醒，陈帆一睁眼看见这么多人吓了一跳，一激灵爬起来就把手往兜里伸，被史柒喝了一声。

“这什么地方？”

他一下被叫醒有些迷糊，警惕的看着周围来往的人茫然地问史柒。

“农家乐，放松点，今天晚上咱们住这儿。”

“人太多了，不能换个地方吗？”

陈帆显然不习惯周围有这么多人，史柒硬把他从车上拖下去，开玩笑的给他按摩肩膀。

“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人越多的地方咱们反而越安全。走吧，安心吃饭睡觉。”

被她这么一闹陈帆也紧张不起来了，两个人拎着行李进去开了间房，又点了些菜送进去，吃过晚饭很早就睡了。

18:06:11 倒计时：101 小时 53 分 49 秒

蒋闫一行人五辆车星火赶往B市，车上一直电话不断，新信息一路汇总过来，史柒之前的行踪开始渐渐明朗。他们从罐车残存的车牌查到了D市的一家化工厂，逆向追查到了那个不明身份的男人第一次出现的地点，对那户人家进行了勘察，但是现场收拾的非常干净，最有价值的证据就是排水口处的几根头发。

经过技术手段和地毯式排查，警方在高速公路边的废弃机井内找到了罐车司机的尸体，从背后被人刺杀，身中五刀，致命伤是穿透肺部刺进心脏的一刀。

但是那个半路突然出现的同伙警方还是一头雾水，只能根据罐车司机的死亡时间查看高速公路的录像，希望能找到清晰地录像截图。

而C市那边史柒的战友许思文也已经查透了，此人已经一年多没和史柒联系，最近半年也没有离开过C市，这条线索也暂时中断了。

好在通过小区周围的监控录像，蒋闫确定史柒逃往了B市，虽然路线让人捉摸不透，但他们还是通过军部联系了B市警方，然后专案组紧急赶往B市。但是走得匆忙，蒋闫对下一步的行动还没什么计划，所以在车上一一直冥思苦想，最后还是决定和军部通个气。

“商军长，我想了解一下史柒以前有没有去过B市。”

“史柒去B市执行过三次任务，两次负责会场安保，一次负责押运。”

“都是在什么地方？”

“会场安保在B市的会议中心，押运是从A市押运一批黄金到B市隆千银行做黄金储备，安保的时间长一些，每次任务四五天左右，押运都是当天去当天回。”

蒋闫听完沉思了一会儿，在地图上查看了两个地点的位置。

“史柒现在反社会倾向明显，会议中心最近有多场话剧要演出，人流量大，我觉得她袭击会议中心的可能性比较大，应该通知B市警方加强安保。”

商束其实不同意蒋闫的观点，在他看来史柒是个目的性极强的人，她之前的每一次袭击无一不是为了特定的目标服务，没有一次是毫无目的的滥杀。但是商束不想担责任，所以他选择闭嘴，把决定权交给蒋闫。

#### 第四日

04:27:40 倒计时：91小时32分20秒

陈帆被枪上膛的声音吵醒，他迷迷糊糊睁眼看过去，看见史柒坐在沙发上擦枪，一大堆子弹摆在桌子上。

“走吗？”

“不走，你接着睡吧。”

陈帆困得厉害，翻个身又睡死过去，再睁开眼天已经大亮，他撑起身体靠坐在床头上清醒，看着史柒检查手里的狙击枪。

“咱们今天去哪？”

“我在B市有个熟人，先去找他。”

“你和我说实话，你到底要干什么？”

史柒看了他一会，陈帆这次没有退缩，紧紧盯着她的眼睛。

“抢银行。”

史柒看着他说。

“你疯了吗！咱们两个人才能带走多少现金？老子不要钱，要命！”

陈帆爬到史柒面前贴着她的脸低吼道，额头上青筋暴起——他已经受够了被她牵着鼻子走了。

“背着这个身份，没钱你就没命，”史柒转过头和他鼻子贴着鼻子，

哼出一声冷笑，“我还能给你一个新身份，你要不要？”

陈帆顿时哑火了，史柒看都没再看他一眼——当别人拒绝你的时候，就开一个他拒绝不了的条件。

软布抚过枪身，干燥的摩擦震动安静的传到手上，史柒平静异常——死亡现在就站在她身后，要么冲破生天，要么死无葬身。

子弹都是她精心挑选过的，想到每一颗都可能夺走一条生命，那种穿透肉体的流畅感就让她觉得无比舒适，这一瞬间的神清气爽对史柒来说是任何事都比不了的。

她把最后一把枪装好，自己留狙击枪和一把手枪，其余的手枪都装在陈帆包里，又把雷管拿出来用刀削开，抠出一些黄色橡皮泥样的东西装进小瓶里，放在背包最底下，又小心地拿出一包电雷管放进暗袋里藏好。

“叫两份早餐，咱们准备走。”

在前台退房的时候，正好一个旅游团办入住手续，一群大人孩子乱糟糟的挤在柜台周围，把史柒和陈帆围在中间。

一个老太太和一个抱孩子的女人凑在一起聊天，说昨晚路上碰见好几辆警车。史柒听了不动声色的往柜台挤过去，催促服务员办手续，一面给陈帆一个眼神，手掌轻轻下压以示安抚。

陈帆还算镇定，维持着面上的表情挤过人群站在外面等史柒，等她出来了，两人马上开车离开了农家乐。

“警察已经追上来了，怎么办？”

“没那么快。去郊外，照这个地址走。”

史柒很镇定，全然不在乎的样子，陈帆也不好再说什么，他把车拐上国道走了一阵，然后顺着导航拐进小路，越往里走越荒凉，连农家院都很难再看见了。

导航上的地点是个大型机械制造厂，陈帆驶上进厂的大路往前开，眼看就要到门岗了。

“拐。”

史柒一指旁边的泥路，陈帆打了把方向盘，在门卫眼前拐上了小路。小路通过一片废弃的居民楼，看起来很久没人住了，楼下的野草疯长到一人多高。



“停这吧。”

陈帆把车停在楼下，史柒跳下车冲门口比了个飞吻，没几秒钟她的电话就响了。

陈帆靠在车头上点了支烟，看着史柒在电话里不知和什么人争论着什么，手大幅度的挥向空中。他之前都没注意过，史柒的面孔从侧面看颇为凌厉，特别是一挑眉，杀伐之气尽现。

“我就在门口守着，有本事你从楼上跳下来。”

史柒说着挂了电话，向陈帆走过来。

“拎行李上楼。”

“这楼上怎么有监视器？”

虽然被挂在窗外的破窗户和一些翘起的墙皮遮掩，陈帆还是看见了几个探头，就连门口的房檐下都藏了一个，史柒刚刚还冲着它飞吻。

“这里有只小耗子，贪财又怕死。”

史柒大概是犯了间歇性躁狂，突然抽风唱起歌来，她掐着嗓子模仿小孩子童声童稚的样子让陈帆浑身鸡皮疙瘩，胃里有点恶心。她一脚把大门踹倒，踩着门板就进去了。

那人住在顶楼，门口装了个很结实的防盗门，任凭史柒怎么敲就是不开。史柒烦了，掏出枪抬手就是三枪，门应声而开，史柒闪身进去，一把揪住屋里的胖子按在桌上，用枪指着他的脑袋。

“别、别！打死我可没人给你干活了！”

史柒冷笑，揉了揉胖子一把，手里的枪狠狠拍在他屁股上。

“给我干活？给我干活儿你不开门！”

“这可是要掉脑袋的，想让我上贼船你得给我开个好价钱……”

胖子挺胸抬头强壮气势冲史柒吼，又在她眼神里一点点委顿下来。史柒拧出一个堪称狰狞和邪恶合体的笑容，坐在桌子上单腿撑地，一只手揪住胖子的领子把他提起来，猛地把枪口捅进他嘴里。

“你怎么知道我要让你干掉脑袋的活儿？”

她贴近胖子的脸嘶声道，枪口捅在胖子嘴里贴着一边的脸颊慢慢画着圈，那胖子不敢大声喘气，憋得脸通红，眼圈里都是眼泪。史柒却突然哈哈大笑，一把把胖子搂在怀里大力拍着他的后背，直到把胖子拍的直咳嗽，呛得眼泪都淌下来了。

“你他妈个疯子！”胖子好不容易挣脱了史柒，一屁股坐在地上，  
“你有病啊你，每次都得吓我一下！”

“你每次都当真。”

史柒笑得都快躺桌子上了，手冲胖子胡乱比划着，陈帆站在一边都看傻了，他从来没见过史柒这么情绪化。

“好了好了，说正事儿，”史柒冲还站在门外的陈帆招手让他进来，  
“这是陈帆，这是酷仔，搞电脑的。”

“我可告诉你，我在网上都看见了，你现在是杀人犯，你要干什么可别把我拖进来啊！”

酷仔一边爬起来一边碎碎念着，根本不理睬陈帆，史柒也没生气，抄着兜优哉游哉跟在他身后。

“隆千银行，用你之前给我看的那个程序，我要四千万。”

酷仔拿啤酒的手被史柒一句话定在了冰箱里，陈帆也听见了，行李箱脱手掉在地上。

“那……你打算给我多少钱？”

“那要看你敢拿多少了，反正你随时都可以赖在我身上。”

史柒越过他伸手拿了两瓶啤酒，贴着他的耳朵低声道，然后顺手在桌面上磕开瓶盖，递给陈帆一瓶。

“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咱们根本就没法用！”

陈帆侧身压低声音道，他没想到史柒会这么大胆，这种逃命的节骨眼上竟然还会想抢这么一大笔钱。

“咱们是在逃命，但是不能逃一辈子。酷仔能给咱们做两个没有破绽的新身份，这两千万咱俩一人两千万，分十张银行卡挂在新身份名下，只要一进所属国境内就可以提款。”

陈帆咬着下嘴唇，把手里的酒瓶在桌上转来转去，磕的咔咔响。

“这小子能靠得住吗？我看有点菜。”

“这个你不用管，他我处理。”

处理这个词让陈帆感觉不太好，脖子上汗毛直竖。

“钱你俩打算怎么拿出来？”

酷仔坐在电脑椅上来回扭着，两只小眼睛直放光。

“我们需要两个干净的身份，每个身份下十张银行卡。”

“我得需要一天时间才能做好这些，你们想要哪个国家？”

“我想要 X 国。”

“F 国吧。”

陈帆诧异的看着史柒。F 国是个高寒国家，有一小部分国土甚至是永久冻土层。

“我讨厌夏天。”

史柒摊手。

10:28:36 倒计时：85 小时 31 分 24 秒

商束坐镇指挥部，一直和蒋闫连线监控 B 市的动向，但是直觉始终让他放心不下银行那边，纠结再三还是给自己的一个部下去了电话，让他带几个人去银行那边监视。但这事他没和蒋闫通气，连汪文也没告诉，只让部下单线向自己汇报。

他刚放下电话汪文就在外面敲门了。

“进来。”

“军长，他们从高速公路的监控录像上找到些东西。”

调查组从高速监控上截下了三段视频，第一段是罐车刚上高速公路的时候，车上坐的是个穿红夹克的男人，司机尸体被发现的地方之后的监控显示，司机变成了一个穿黑色外套的男人，等到罐车下了高速公路，副驾驶上又多了个穿浅色 T 恤的女人。

很明显史柒和同伙是分乘两辆车进入 A 市的，下了高速公路之后再汇合，说明史柒通过了高速公路上的盘查。

“那天在高速公路上设卡的警察全员追责，再有这样的事发生相关人员直接就地免职！”

“把视频发给警方，让他们通过面部识别尽快确定史柒同伙的身份，B 市方面我们要全力支持警方的行动，紧急情况下可以不通过批准直接出动地面部队。一切以拿下嫌疑人为首要任务。”

简单和蒋闫方面通了气，商束给上级打电话汇报了追逃的进展，并给警方申请了机动部队的使用权。因为这件事闹得非常大，中央政府也非常重视，所以商束的申请当场就得到了批准，只是在最后他的老领导很犹豫的说，组织上希望他在这次行动后能主动申请提前退居二线。

“是，我能理解组织上的决定，这件事过后我会主动递交申请的。”

商束已经预见到了会发生这样的事，但事到临头还是难免失落，他也算是戎马半生，还是有些舍不得他的这些兵。但是这件事总要有人担责任，他这个总指挥肯定难辞其咎，何况史柒也算是他的兵了，就治下不严说他也不冤。

现在他唯一希望的就是能尽快把史柒捉拿归案，对的起那些烈士，对得起自己这身军装。

12:35:53 倒计时：83 小时 24 分 07 秒

一连几个小时，史柒一动不动的坐在飘窗上看着窗外，安静到连麻雀都以为这是一尊雕塑而大胆的落在窗台上，叽叽喳喳的互相梳理羽毛。

陈帆无聊得难受，问酷仔要了个 pad 玩，不时抬头看史柒一眼，觉得这个人就要在逆光里坐成一尊佛了。

天空光影浮动，云翳流转，史柒看着，皆是过眼不过心，越接近终点她反而越平静，过往不再浮现，一切一目了然。

佛曰人有七苦：贪、嗔、痴、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失荣乐，可如果一生平凡到无所贪、无所嗔、无所痴、无所怨、无所求、无所失，平凡到找不出哪怕一点与众不同，就真的如佛一般无欲无求了吗？还是这只是碌碌众生安慰自己的谎言而已？

母亲从小就教育她，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只要一辈子平平安安就是福了，可史柒心里却住着一只野兽，它渴望刺激，它露出牙齿和爪子裹挟着肾上腺素在她的血管里狂飙。家庭教育和本性的矛盾铸就了史柒矛盾的性格，她变成了一只懒惰的大猫，大部分时间长久的昏睡，偶尔清醒大杀四方。她想她不是因为变故而变异，而是因为平凡被逼疯。

挺直身体做了个深呼吸，史柒以一个难以想象的柔韧度在盘膝的姿势下弯下腰，看着窗台上的小麻雀。它们好奇的侧过身用水润的黑眼睛看她，其中一只嘴角还有鲜嫩的黄色。似乎知道史柒伤害不了它们，几只小鸟蹦蹦跳跳的看了她一会儿，才扑棱棱的飞走了。

史柒歪着头看着飞远的麻雀，突然直起身从窗台上跳下来，踢了踢玩游戏的陈帆。

“带把枪。”

两人带了些现金去服装店换了身衣服，然后装作逛街的小情侣从银行前走过。街边停了几辆警车，还有不少警察在四处巡逻，陈帆到底心理素质差点，每次看见警察迎面走来总是不自觉的想要低头躲闪，被史柒掐了好几次。

“警察太多了，咱们还是回去吧。”

“跟着我走就行，别紧张，不要和警察对视。”

史柒佯装亲昵的靠在陈帆耳边低声道，轻轻捏了捏他的手，陈帆紧张的手心里全是冷汗。就侧过头这一瞥的功夫，史柒注意到两人斜后方一家花店后停着一辆车，那辆银灰色轿车停在花店一大排花篮的后面，从这个位置几乎看不到，副驾驶位开着窗，一只拿着烟的手伸在车窗外。那只手无名指没有第一个指关节，腕上戴着一只难看的蓝色卡通手表。

史柒不动声色的侧身搂住陈帆的胳膊，两个人走到一条街外打车回去了。

回到住处酷仔还在处理电子文书，史柒脱了衣服去卫生间卸妆，陈帆跟到门口倚在门框上看着。

“我有点饿了，你晚上吃什么？我出去买。”

“准备你俩的就行了，我出去一趟。”

“好。”

陈帆点头就出去了。这几天他已经摸清史柒的脾气，这人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最好别问。

史柒洗了把脸，换身休闲装，又把陈帆的鸭舌帽戴上才下楼。她下楼的时候正是下班时间，但机械厂里只有三三两两的工人走出来。最多十年前，这个机械厂还是本市最大的工厂，不过短短十年时间，资源枯竭和技术落后已经拖垮了这个原本辉煌的企业，偌大的停车场里只有几辆车，工人也几乎离职殆尽。

史柒在路边打了辆车，让出租车直接停在银行门口，然后步行去花店对面的星巴克。她边走边从帽檐下偷偷观察那辆车，驾驶和副驾驶都没人，隐约能看清后座上似乎还坐着两个人。

她没分心注意离星巴克还有多远，结果一抬头已经到了门口，坐在副驾驶的那人正好端着四杯咖啡出来，另一个穿夹克的人拎着一个纸袋帮他开门。

退已经来不及了，史柒只能缓一步闪到另一个等着进门的人身后，手已经摸上了腰间的匕首。开门和拿稳手里的东西已经占据了两人大部分的注意力，所以谁也没发现他们追捕的人已经近在咫尺，只是一错身的功夫，史柒已经侧身挤进店里。她站在二楼看着两人走回车里才去吧台点餐。

副驾驶那人叫彤方，和史柒一起做过押运任务，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的战友还炫耀过他少了一节的无名指，和他女儿送给他的卡通手表。

史柒在星巴克呆了四个多小时，直到咖啡厅的人差不多走光了才结账离开，期间车里的四个人除了换着班吃了饭，再没有其他动静，也没有任何人来联系他们，真正官方组织的监视不会这样。

史柒曾经最恨的就是官僚主义，现在看官僚主义要帮她个大忙了。

17:41:53 倒计时：78 小时 18 分 07 秒

陈帆，32 岁，C 市人，因赌博欠下巨额高利贷无力偿还，枪杀两名债主后外逃，网上一级通缉犯。

虽然确定了陈帆的身份，可疑惑并没有解答，因为陈帆根本就不认识史柒，背景调查显示两人之前根本没有过任何交集。而今天距陈帆杀人也不过过去了三天，两人相遇最多不会超过两天，两天时间能让两个亡命徒彼此信任吗？

专案组的意见很快分裂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史柒和陈帆之前肯定认识，但不是在表层关系网上认识的，很有可能是史柒在犯罪过程中结识的，所以还要对这个人进行深挖，说不定能带出有关史柒的更多线索。

另一派人则认为史柒和陈帆之前确实不认识，两人是在逃亡中偶然相遇并结成团伙的，再继续深挖他们的关系也只能浪费时间。

两派各执一词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又谁都没法证明自己的观点，商束听了很久，最后问了一个问题。

“深挖史柒之前的背景，有没有找到她有犯罪前科的证明？”

“这个……目前还没有。”

“不是只有受过刺激的人才得精神病，有些人先天就会遗传精神病，也不是每个人生下来都是人，总会有些别的东西。”众人面面相觑，不明白商束想说什么，“我不认为史柒在越狱之前有过任何偶发性的犯

罪，她所有的突变都是在这段时间里发生的，至于为什么她会囤积那么多军火，这个问题只有她自己能回答了。”

“我个人也认为史柒和陈帆之前应该从来没有过交集，而两人之所以能结成联盟关键不在陈帆，在史柒。陈帆现在唯一的目的是想活命，而史柒，经过这几天的较量想必大家也清楚，她绝对具备一个一线优秀指挥员的统筹能力，以活命为筹码，想要笼络陈帆取得他的信任不是什么难事。”

商束的话获得大部分人的认同，下面窃窃私语的声音也渐渐小了下去。

“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史柒逃窜到了B市，这就是一个机会，一定要死死咬住，排查的时候不能放过任何一丝疑点，像检查卡被突破这种事情绝不能再发生第二次。有目的的守株待兔是我们现在最好的机会。”

19:07:33 倒计时：76小时52分27秒

月光正好，照亮大半个客厅，史柒睡在飘窗前一大堆抱枕里，她睡得很沉，少有翻身。陈帆睡不着，坐在客厅里发呆，看旁边手机的充电标志起起落落。

酷仔在一旁手指上下翻飞，敲的电脑键盘啪啪作响，他干活儿的时候不准开灯，所以偌大的房间里黑漆漆的，衬着外面空旷的虫鸣显得异常空远，让人很难打起精神想他们马上要做的事情。

“你怎么和史柒认识的？”

趁着酷仔休息，陈帆凑过去和他闲聊。

“她来B市押运，我正好想从银行偷点钱，被她抓住了。”

酷仔从冰箱拿出两瓶啤酒递给陈帆一瓶，仰脖灌了几口，狠狠抹了一下嘴。

“嘿嘿，里头多好，有吃有喝的，不比你这猪窝强。”

陈帆笑着用下巴指指酷仔满地的东西，嘲笑道。

“操，她没把我送监狱，”酷仔一摇脑袋，好像还老大不乐意的样子，“她把我扣那儿非让我给她讲明白我是怎么从银行偷钱的，然后把我身份证照下来就把我放走了。”

酷仔狠咬一口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三明治，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好像史柒把他放了还不如把他送警局。

“后来，她隔三差五就来找我干活，不许人知道不说还一分钱不给，要不是偶尔能捞点外快老子早和她翻脸了。”

酷仔说的口沫横飞，三明治渣滓喷了一地，撑出一副老子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陈帆默默在心里把他看成了一个死人。他回头看了一眼史柒还在睡，才又凑近一些，坐在酷仔旁边。

“她都找你干过什么活？”

史柒从没问过陈帆的过去，她根本就不在乎，可陈帆对史柒的过去却很好奇。

“呃……追踪过几次境外逃犯，其他的都是删些监控什么的。”

“监控？什么监控？”

“就是一个景区周围的监控，谁知道她为什么总要删它。”

陈帆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他，一脸面瘫相。

“不是，入侵公共监控系统也是犯罪好吗？不是只有像你们一样打打杀杀才是犯罪，瞧不起人啊！”

陈帆默然，他还指望能从酷仔这挖到些猛料，没想到史柒之前竟然真的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在他眼里史柒残忍比很多积年的老犯都有过之无不及。

“做完了？”

史柒被他俩吵醒了，声音有些迷糊，她伸了个懒腰仰躺在一堆抱枕上等着大脑清醒。她有段时间没睡得这么熟了，不知为什么今天一沾枕头就睡着了，连梦都没做一个。

“马上就好，再等一个小时身份上传进去系统刷新就行了。”

史柒彻底清醒过来，爬起来去电脑上看自己的档案，酷仔给她安了个跆拳道教练的工作经历和一系列极限运动爱好，倒是和她很搭。只是名字很有意思，芦榛，一草一木，半点腥膻气不染，真是素的不能再素的名字。

“咱们什么计划？”

史柒这次嘴紧的很，什么也不肯说，陈帆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两点出发，从银行地下一层的后门进去，那里租给银行相关的政府部门做临时办公点，平时很少有人下去，楼梯口有安全门和地上的银



行隔开，酷仔你有半小时时间关掉警报。银行晚上没有保安，但是要小心外面那几个点子，他们可能是军区派来的人，所以一旦碰上只能杀不准跑，宁肯碰响警报也不能让他们活着出去。”

听见杀人酷仔抖了一下，捏紧了手里的三明治。

“酷仔，你能不能开地下金库？”

“能倒是能，不过银行金库一般都是四级锁，很费时间。”

“二级锁呢？”

“这个快，最多就半个小时吧。”

“好。酷仔，你关掉警报以后直接去柜台里上传程序，然后把地下金库打开。陈帆，你跟着酷仔，负责侦查银行里的环境，保证安全。我会留意街道上的情况，咱们一人一部手机，全部静音，有问题电话联络。有没有问题？”

“银行里的钱都是连号的，拿出去根本不能花，你费那个事干什么？”

陈帆问道。

“那个金库里没钱，我要拿的是里面的纪念金条和纪念金币，偷渡还是需要真金白银的。”

布置完行动计划，史柒就从酷仔屋里搜刮出一堆零食，坐在抱枕里一边吃东西一边看月亮。史柒不爱说话，也不会说话，不超过十句的日常交谈她还能撑撑门面，再多她就不知道对话要怎么继续下去了，因为那些可以作为谈资的家长里短她从不关心也根本不知道。但是她却能准确说出某市市长的郊区别墅住址，外宾来访下榻的酒店房间号，或者某大型项目暗箱操作的背后主使。陈帆问她是从小知道这些的，史柒说都是从八卦桌上听来的。

“我怎么就没听说过这种事？”

陈帆郁闷道，史柒嗤笑一声。

“他们说了，你也听了，你就是没听进去。”

史柒就是这样，总能越过所有的表面直指本质，但是这种一针见血的能力往往使她在谈话中变得异常尖锐，所以为了不刺伤别人，她习惯于后退一步离开谈话圈子，这直接导致了她的边缘状态。

酷仔先受不了这种沉默，他拿出些饮料和零食拉着陈帆去打牌，史

柒继续发呆，三个人互不干扰，倒是在这黑暗的房间生出一丝难得的平静。

计划已经不能再清晰的出现在史柒脑海里了，剩下的只有无边的情绪，像海浪一样呼啸着来去，不肯平静。她多年来维持给别人看的正常顷刻间崩溃，只剩盗梦空间第四层里荒凉的海岸，史柒却沿途漫步。她渴望已久的肾上腺素已经在血管里疯狂的撞击，那些让人呼吸停止的瞬间，她这几天经历的比过去二十八年还要多。

只有现在她才有资格解释什么是平凡。

## 第五日

01:00:00 倒计时：71 小时 00 分 00 秒

史柒一直窝在抱枕堆里没出来，无聊了睡觉，醒了看星星，迷迷糊糊大脑一片空白。看看时间走到一点，她伸个懒腰让氧气灌进肺里，然后做了几组运动，急促的喘息让大脑快速获得氧气重新运转起来。

酷仔和陈帆已经瘫在床上睡成一团，史柒把他俩叫醒让他们开始收拾东西。

“酷仔，把不需要的设备都毁了，一点也不要留下。陈帆，你把屋里擦一遍，尽量把指纹去掉，把能拆的家具都拆了，屋子里有多乱弄多乱。”

三个人分头行动，一时无话，史柒仔细的反反复复检查了要用到的东西，重要的她都装在背包里自己随身携带，但是却把自己的狙击枪放在了陈帆包里。

酷仔叮叮当当的拆电脑，砸硬盘，各种零件扔了一地。他还不放心，弄了些洁厕剂倒在桶里，把硬盘碎片扔进去腐蚀，洁厕剂和硬盘发生化学反应，冒出一一个个小气泡。

收拾停当也差不多两点多了，史柒下去转了一圈，楼下夜深人静，鬼影也没有一个，三人悄悄下楼，连车灯也没开就驶离了厂区。

三人没有从最近的路过去，而是按史柒的要求从正门绕了一圈，盯梢的轿车不在，史柒在心里画了个问号。

银行后门正对马路，两旁是大片的绿化带，陈帆贴着绿化带停车，一开车门就可以钻进去而不被监控拍到。

“银行监控录像是直接上传到监控系统总部存盘的，安全系统关掉之前的录像会被看到，别把脸露出来。”

史柒嘱咐完两人就把口罩戴好，打开门钻进了绿化带，她顺着墙边一路摸到监控线盒，切断了门口和地下一层的两个监控——这已经是极限了，如果银行里超过三个监控故障就会自动触发警报。她观察了一下周围没人，快步冲出绿化带来到门前，用断线钳剪断门上的锁链，然后用手电向车里打信号，陈帆和酷仔收到信号快速顺着绿化带跑过来钻进银行。

史柒带上门，把锁链伪装成从里面锁着，然后找了一张很大的泡沫广告牌倚在玻璃门上挡住。她拍了下酷仔的肩膀，给他指出安全门的位置，然后从背包里掏出望远镜，隐蔽在墙角观察外面的情况，陈帆和酷仔一起缩在安全门边。

酷仔手脚很利落，只用了二十分钟就解除了银行的警报，安全门缓缓升上去，三人用冷光棒照明鱼贯进入大厅，史柒打开进入柜台的大门，让陈帆警戒，自己则摸去金库查看。

金库在银行地下，要通过三个相连的办公室和一条走廊，走廊里很干净，没有任何遮蔽物。史柒走过去用手电查看金库大门，虽然办公室和走廊都翻新了，但是银行却没有更换金库的大门。

身后有脚步声，史柒用手电照过去，是酷仔端着笔记本下来了，正用手挡着脸，他走过来借着手电光看了看这个门，然后咧嘴乐了。

史柒挑挑眉毛，看着酷仔笑呵呵的拆了大门主板的保护板，把电线拨开露出一个接口，然后把电脑连上去启动了一个程序。也就不到五分钟，大门就开了。

“你很可以嘛。”

史柒拍拍酷仔的肩膀，有些惊奇的称赞道，酷仔更是笑得见牙不见眼。

“今天合该咱哥们儿发财，这门我以前干活的时候开过。”

“上去拿个袋子下来。”

知道是装金条用的，酷仔屁颠屁颠的就去，他刚上去史柒的手机就震了一下，她马上掏出手机来。

“有人进来”

是陈帆发的。史柒眉头拧了一下，把手电揣在兜里，一面放轻脚步往上走一面快速打字。

“隐蔽”

发完就把手机揣进内侧的口袋拉好拉链，反手从身后掏出枪，小碎步快速冲过三间办公室，闪身躲在通往大厅的门口。大厅里静悄悄地，除了外面的路灯光没有别的光源，史柒放缓呼吸竖起耳朵细听。很快，几个人的脚步声从一片寂静里浮现出来，两个，也可能是三个人，脚步声非常轻而且平稳。

陈帆和酷仔应该藏在柜台后面，而正常人进入这间大厅第一个会检查的就是柜台，史柒脑子转得飞快，她轻轻把背包放在一个办公桌后面，从里面拿出三枚炸弹，然后轻轻踢翻一个垃圾桶，就迅速冲向了地下金库。

垃圾桶倒地的声音不大，但在这满室寂静的银行大厅里不亚于一声惊雷，那几个人迅速追了过来，其中还夹杂了几声低声的呵斥。

陈帆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差一点就要冲出去，但最后一瞬间却一激灵缩了回去，只是死死捂住酷仔的嘴，另一只手伸到身后抽出枪握在手里，紧贴在柜台里一动不敢动。

几个人追着史柒来到了地下金库，走廊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借着战术手电的光他们一眼就看见了开着的地下金库门。领头的使了眼色，三个人散开呈扇形慢慢向金库大门包抄过去，大门正好敞开够一人通过的缝，三个人悄悄侧身挤进去。

就在第三个人也走进金库的时候，走廊通风口的金属网被卸下来轻轻放在地上，史柒从里面灵巧的滑出，悄无声息的来到门前。她背靠门站着，拉掉三枚炸弹的拉环一起扔了进去，然后用力推上金库的大门。

里面的人听见拉环响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一枚眩晕弹，两枚手榴弹一齐炸开，三声闷响过后，里面再没有动静。史柒倚在门上掏出手机给楼上的两人发了条短信，两人很快就从楼上下来了。

“开门进去补枪，自己小心点，不留活口。”

史柒从陈帆包里拿出狙击枪组装好，把两人留在楼下快速上了楼——车里一共四个人，还有一个人留在外面。

她猫腰冲到大门口，用望远镜向外观察，前面一辆车都没有，她又

来到通往地下一层的楼梯口，趴在地上用望远镜小心观察，在一棵树下发现了昨天那辆银灰色轿车，彤方正坐在驾驶位上向银行方向张望。

史柒一个翻身把自己藏在墙后，她四下打量了一下，起身向二楼走去。二楼办理对公业务，都是格子间没有柜台，她绕到窗前从窗帘后向下窥视，找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架好狙击枪。

她深吸一口气开始放缓呼吸，瞄准镜里彤方有些焦急，还在不停向银行里张望，史柒眼睛不眨，略微调整了一下瞄准镜的焦距。呼气，吸气，屏息，开枪。扳机扣动，子弹划出一道弧线穿透玻璃扎进血肉，车玻璃瞬间蛛网状碎裂，留下一个清晰的弹孔，大片的血迹溅在上面。

史柒等了几秒钟才收枪，拎着枪回到一楼，酷仔正在柜台后面操作电脑，脸色有些发白，史柒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又捏了捏他的脸。

“陈帆在下面吗？”

酷仔点点头，史柒抓了个袋子下去，陈帆正坐在地上抽烟，看见史柒下来掸掸烟灰站起来，两人跨过地上的尸体走进金库。金库里被炸得乱七八糟，好在金条不怕炸，两人捡了些金条和金币装进袋子里。看看差不多了史柒让陈帆先上去，自己在三具尸体上摸了一圈，从一具尸体上摸出两部手机，她打开那部老式翻盖手机查看通讯录，里面只有一个号码。

她把手机丢回去，又检查了一遍，然后关上金库的大门坐在地上抽烟，抽了两口史柒突然把烟举到眼前，皱着眉头看了一会儿——她不会抽烟，逃亡之后莫名其妙就学会了。史柒把烟掐灭装回盒里，路过办公室的时候顺手丢进了桌边的垃圾箱。

陈帆守在柜台门口，手里握着枪放在腿上，酷仔正盯着电脑屏幕，脸上被快速刷过的代码映的脸绿莹莹的。

“还有多久？”

“再有十几分钟吧。”

酷仔声音压得很低，情绪不高，史柒没说话，走出去警戒外面的情况。陈帆侧过身从后面看着酷仔，嘴里叼了支没点燃的烟，一下一下嚼着过滤嘴。

酷仔的程序迅速黑进众多账户里，资金以每笔小于十元的资金流高速在上百个账户之间快速进出，最后统一流向三人的海外账户。等资金

汇总一完成，三人就迅速收拾好东西离开银行，酷仔把安全系统恢复，银行看上去就像没有人进去过一样。

走之前史柒去检查了彤方的尸体，他的手机在兜里一直响个不停，是和金库里的尸体身上同样的老式翻盖手机，来电的也是同一个号码。史柒盯着那号码看了一会，把手机调成静音揣回彤方兜里。

街上静悄悄地一个人也没有，车里也安安静静的没有人说话，就这么沉默地开了一会儿，快要离开市中心的时候酷仔在座位上扭动了一下。史柒瞥了眼后视镜，向后靠在椅背上，陈帆没动，只是打开了远光。

“二位，事儿已经办完了，我这身板比不上你们，再跟着你们就是拖累了，不如咱们就在这儿分开，怎么样？”

酷仔小心翼翼的搓着手，从后视镜里观察二人的脸色，后背全是冷汗。

“停这儿？”

史柒侧头问道。

“行，行。”

酷仔陪着笑道，史柒看不出有什么不高兴，等车停稳了就转过头朝酷仔伸出手。

“后会有期了。”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陈帆也转过来和酷仔握握手，酷仔装了些金货在包里就拉开车门下车了，走之前还不忘朝两人摆摆手。

看着酷仔转过身陈帆扭头看史柒，两人四目相对，想干什么看的很清楚，陈帆马上捂住耳朵贴在座位上，史柒掏枪瞄都没瞄就连开两枪。子弹从后脑射入，酷仔肥胖的身体扑倒在地，包里的东西磕在地上咣啷作响。

“找个就近的下水井处理了。”

史柒把酷仔包里的金条拿走，电脑都照他自己处理的方式处理了，然后二人回到车上继续向前。

陈帆本该有些兔死狐悲的感觉，史柒能杀了酷仔也能杀了他，但是他却奇异的并不这么觉得，反而为史柒除了酷仔松了一口气。

“去哪？”

史柒侧头看着他，笑了笑，从兜里摸出张卷成小卷的纸条别在他耳后，顺手摸摸他的头发。

他们就像公路电影的结局一样，不问未来，一路开向前方。

6:17:23 倒计时：65 小时 42 分 37 秒

距上次彤方和他联系已经过去了五个多小时，电话打过去始终没有人接，商束看了一眼时间，又给彤方打了一次电话，这次终于有人接电话了，但对方却始终沉默着。

“彤方？”

商束觉得有些不对劲，他把手机开成免提放在桌上，招手让秘书拿监听设备来。

“你是什么人？”

对面的人终于出声了，是个浑厚的男音，听年纪有三四十岁的样子。

“我是西南第四野战军军长商束，这部手机是我的部下彤方的，他人呢？”

对面沉默了一会儿，背景里有小声说话的声音，过了足有五六分钟才有人重新接起电话。

“商军长，您好，我是B市刑警大队队长董德桥，彤方已经牺牲了，被人用狙击枪杀死在一辆银灰色轿车里，死亡时间大约四小时前。”

“其他三个人呢？”

“其他三个人？”

对方反问，商束的太阳穴突突直跳。

“银行出事了！”

“银行？”

董德桥下意识回头看了看不远处的银行，大门紧锁，安全门落地，大厅里也井井有条，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我派这四个人就是去监视银行的，他们现在出事了，银行肯定也出事了！”

虽然不是自己的上司，两个人甚至都不是一个系统的，董德桥还是不敢怠慢，他马上联系了银行工作人员打开大门，带着刑警队的人进入银行内部检查。打眼看上去大厅里似乎没什么异状，但是银行工作人员

马上就发现了问题。

“有人动过柜台啊，”工作人员指着其中三个柜台说，“桌子上的东西不是清账时候的位置。”

“丢钱了吗？”

“银行里不放钱，只有地下金库里有些金条。”

“下去看看。”

董德桥带人直奔金库，金库大门严丝合缝，没有外力损毁的迹象。

“能不能把金库打开让我们进去检查一下？”

“这个得行长来，我们没有钥匙。”

银行工作人员去给行长打电话，董德桥则带人在金库外的走廊里仔细检查，很快一个侦查员就发现了问题，一条通风管道里落的灰被蹭掉了不少，从被蹭掉的深度来看大约是一个人的身高。

董德桥心里暗道不妙，那条通风口的位置低矮且靠近金库大门，是个伏击的好地方。这时上面传来一阵脚步声，技术科的人匆匆跑下来。

“队长，银行的监控录像录下了犯罪嫌疑人！”

“去看看。”

大家疾奔入监控室，技术人员已经把那段监控放在屏幕上。监控里三个脸戴口罩的人从地下室的后门摸进来，进来以后其中两个坐在和银行相连的安全门处，在电脑上捣鼓着什么，另外一个在角落里望风。但是监控只持续了二十来分钟就结束了。

“怎么没有了？”

“他们把银行安全系统给关了，监控和安全系统是连在一起的。”

“银行的安全系统不是联网的吗？他怎么关的？”

“这人是个很厉害的黑客，他从银行的端口黑进了安全系统总机，关掉了监控。”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什么侥幸可以期待了，董德桥马上给局长去了电话，就这一通电话整个B市都炸开了锅，银行行长几乎是被从家里架过来的，脚上只来得及穿着拖鞋。

在金库大门被打开露出里面景象的瞬间，所有人都知道这次是真的出了一桩大案，可能从B市建市以来都没出过这么大的案子。金库里一片狼藉，架子倒了一地，三具尸体倒在地上，已经被炸的血肉模糊。



接到董德桥的电话商束的心都在滴血，彤方是他当年的老部下，四个军人就这么交代了，他怎么能不心疼。

“董队长，这次的案子事关重大，请你们务必保护好现场，我会马上上报军区请求国家公安厅的人来协助。”

“请军长放心，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挂了电话商束马上联系了军部高层，上面倒是很痛快的同意了与公安系统的合作，只是对商束的态度比较暧昧，只给了他一线指挥权，并要求最后的决策必须上报高层审批。

商束默默的接受了高层的态度，并没有说什么——他几次指挥不利才导致了如此严重的后果，上面没有临时换帅已经是卖了他很大的面子。

军警联动，一张大网徐徐张开企图网住这两只漏网之鱼。

人总愿意用一句话安慰自己——车到山前必有路，可惜现实总会让你求生无门，活路不通便只有鱼死网破。

9:44:16 倒计时：62 小时 15 分 44 秒

开了五个多小时的车，快到高速公路口时，史柒让陈帆把车开进临近村落，藏进一个废弃的采砂坑里，然后两人带上装备弃车步行，钻进一片竹林。

正是采笋的季节，两人没走多远就碰上了进山的村民，村子里的人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互相都叫得上名字，所以遇到陌生人格外警惕，一个村民马上拎着锄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你们干嘛的？”

这时节会有人来偷笋，这些竹林都是村民花钱承包的，所以说话的口气很冲。史柒也不恼，做了个投降的姿势，然后笑着掏出烟盒给他发了支烟。

“别紧张，老乡。我是和男朋友来爬山的，不小心迷路了，GPS 也没信号，正想找人问路呢。”

得了点小好处，又看两人挺好说话，不像偷东西的样子，村民们都平静下来，陆续走过来接了烟。

“老乡，咱这山上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没有？给我们指点指点。”

史柒笑着蹲过去帮他们点烟，一面问道，一个村民马上就接过了话

头。

“你这女子真会来事。我们这山上除了笋子也没啥，就一个水洞，顺着山溪走到头就是，里边有不少石头，小鱼，小虾啥的，你们城里人不都爱看这些吗？”

“你们要想进去，我可以把家里的渔船租给你们，”另一个村民插嘴道，“那船我经常用，保养得可好了，还有桨，划着也不费劲。”

“你们这是害人了，”身后突然有人说话，吓了他们一跳，说话的是个老头，瞎了一只眼，佝偻着腰，“前几年有两个半大小子进去玩，再也没出来，好几个月才在A找着，在河里泡的都没人形了。”

老头说完用一只独眼盯着众人看了好一会儿，才扶着竹子蹒跚的走了，几个村民等他走远了才又七嘴八舌的说起来。

“你们别理他，这是我们村的疯老头，脑子有问题。”

说者有意，听者有心，史柒假意又敷衍了几句，向村民买了四五条绑笋用的粗麻绳，就和陈帆一起照村民说的方向找那条山溪去了。竹林里地形干净，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那条山溪，顺着一路走下去溪水渐宽，最后在山洞前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水潭，水不深，但是清澈见底，有鱼虾游动。

史柒抓起一把土撒在水里，土平缓的随水流散开流向洞中，她又用手试了试水温，冰凉刺骨，估计只有几度，洞里温度可能更低。

“要进去？”

陈帆不太会游泳，有点怕这种地方，眼看史柒想进去心里有点打鼓。

“先进去看看。”史柒从传闻里知道这条水洞的，但是不确定是不是真能通到A市，“刚才过来的地方有个窝棚，去看看里面有没有斧子。”

陈帆转了一圈只带回一把镰刀，两人装备里还有一把登山斧，就凑活着砍了十几根粗长的竹子，顺着山坡都拖到潭水边，再砍成一样长短用粗麻绳绑成竹排。史柒又找了两根细竹子，修理成船篙的样子。

两人重新把装备整理一番，旅行箱里的装备都放到随身背包和旅行袋里，箱子挖个坑和竹排剩下的废料一起埋了，最后扫干净痕迹史柒又检查了一遍，看不出什么问题了才把竹排推下水。

山洞往里不到一百米就没有光线了，史柒从包里摸出个造型像油灯一样的小手提灯拧亮摆在竹排前，明黄色的灯光照亮了一片水面。

水流太缓，没有船篙的推动竹排漂得很慢，史柒却不让陈帆加快速度，自己坐在后面不时用手电照着观察四周。陈帆无聊的盯着洞顶放空，一时溜号竹排猛然拐入一条水流极快的岔口，陡然加速晃得两人都是一个踉跄。陈帆急忙抓过竹篙撑住洞壁想停下竹排，谁知水流太快，船身一被阻挡马上开始在水面上打转。

史柒见情况不对一脚踹翻了陈帆，没有了阻力竹排停止旋转，继续顺水流快速向前。史柒贴着竹排爬过去薅着陈帆的领子把他拽上来，他的鞋和裤脚都已经湿透了，身上出了一身冷汗。

“前面可能有小型瀑布，准备一下。”

陈帆还没回过神就听见史柒压低声音道，他急忙抓过背包在身上紧好，又把旅行袋紧抓在手里。水流越来越快，竹排也摇晃得越来越厉害，两人只能跪在船上稳住身体。小手电灯被史柒挂在身上，照明范围比之前小了许多，但还是能看见前面溪水翻起的白色浪花，洞内的回声也隐隐传来瀑布拍击水面的声音。

“趴下！”

史柒突然暴喝一声，陈帆来不及多想猛的扑倒，竹排随即剧烈地颠簸了一下，重重落在水面上。

“上面有石笋，别抬头！”

不用史柒说陈帆也不敢抬头，竹排颠簸得厉害，他四肢用力紧紧贴在竹排上才能保证自己不被甩下去。就这样过了两三分钟，竹排漂过了四五级阶梯才渐渐放缓，史柒踹了陈帆一脚。

“起来，准备靠岸！”

陈帆连忙抓起船篙和史柒一起把竹排从湍急的水流里推出来，在旁边的浅石滩靠岸，上岸的时候他因为四肢用力过度一直在颤抖，全身衣服都湿透了，也分不清是水还是汗。

精神一放松陈帆就瘫在了地上，他从没经历过这种间不容发的危急关头，刚才全凭条件反射照着史柒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才活了条命。他倚着石头喘了很久才回过神来，史柒已经在吃东西了，看见他缓过来递了些吃的给他，陈帆也不饿，只是机械地往嘴里塞。

他们停下的地方是个高出水面不到二十厘米的平台，再往前地下河奔流进了一个更小的洞穴，看样子几乎都淹没在水下。史柒吃完东西开

始把装备装进密封袋，又翻出一板巧克力给陈帆。

“待会儿要下水，补充点热量。”

“装备先不带吧，等咱们回去准备好了再回来取。”

“回不去了，水流太快，上面至少有六级阶梯，什么不带也游不回去。”史柒从包里掏出两个简易呼吸器递给陈帆，“这个呼吸器只能撑半个小时，赌次运气吧。”

“要是半个小时以后还在水里呢？”

陈帆后背发凉，指望史柒还有其他备用方案。

“淹死。”

她毫不客气的砸出两个字，让陈帆觉得刚吃下去的东西一下变得很多余，两人又休息了一会儿，然后重整装备准备下水。

两人先在岸边适应了一会儿水温，才深吸一口气扎下去，往河心一游水流陡然加速，担心撞上洞顶两人都不敢露头，靠着一口气顺流而下。

史柒吐出一串气泡，突然感觉腰上被推了一下，扭头就看见陈帆正鼓着腮帮子疯狂的用手画圈，她急忙抬头，发现前方洞口一块石头横着凸出来，正挡在她面前，她赶忙扭身侧对才顺着缝隙冲进洞里，陈帆紧随其后。

肺里的氧气已经耗尽，两人都带上了呼吸器，河水没有完全灌满石洞，水流击打在石壁上卷出大量泡沫，阻碍了视线，水流又急，两人完全是身不由己的随波逐流。史柒努力的调整姿态想降低速度，水流却猛地加速，一阵光亮扑面盖来，两人就被抛了出去。

失重的瞬间史柒就把手里的旅行袋撒手，只护住头颈就重重落入水中，冲击力让她呼吸一滞，喉头有点泛腥，她赶忙挣脱背包，沉到底后用力一蹬浮出水面。

“史柒！”

史柒顺着喊声看过去，陈帆也冒出头来，两人一起游上岸，瘫在岸边的浅石滩上喘气。

“我操，这什么地方？”

缓过来的陈帆看着四周的密林有点蒙，他们周围都是参天大树，看着像原始森林一样。史柒也爬起来，把外衣脱下来晾在太阳底下，自己爬到一块大石头上晒太阳。

她从陈帆背包里摸出指南针和手表，看看树冠又看看影子，大概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了——与 B 市接壤的 T 市，和 C 市之间隔着 M 国的军事区。

人算不如天算，这样的波折史柒没料到，商束更没料到。

12:24:54 倒计时：59 小时 35 分 06 秒

房间里静悄悄地，所有人都在聚精会神的看录像，银行监控只有二十分钟，提供不了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只能从周边街区的监控录像里挖掘。

他们通过拼凑把出现在案发现场的白色轿车的行踪一段一段拼接，最后追踪到市区一大型机械厂的废弃职工宿舍楼。据厂里职工反应宿舍楼里是住着个流浪汉，来了挺长时间了，平时很少能看见，也不惹事，所以厂里一直没赶他走。也有说那人穿得很干净，看着不像流浪汉，但是从来没人见过有一男一女来找过他。

专案组推断此人应该就是那个电脑高手，并对废弃职工宿舍进行了地毯式搜查，在六号楼顶楼发现了他的窝点，但是里面已经被严重破坏，什么也没剩下，仅能看出曾经有人在此长期居住过的痕迹。

“史柒的社会关系网里有没有这个人？”

“没有，我们查过很多遍，从没发现这么个人。”

“马上联系当地派出所，通过本市黑客调查这个人，肯定有人认识他，一定要查出他和史柒的关系。”

“是！”

说不清为什么，商束直觉这个人会被史柒灭口，也许是因为狼群永远不会和一只羊同行吧。

13:31:55 倒计时：58 小时 28 分 05 秒

从悬崖上倾泻而下的一眼瀑布让水潭周围布满了细碎的水珠，在阳光的照射下折射出一小段彩虹，掩映在峭壁悬崖之间显得分外娇小可爱。

一只鹿从森林里慢慢走出来，像一只小船切开丛林的阴影，它先是抬起头四处张望，才小心翼翼的迈动步子，四条细长的腿轻盈地踏向地面，几乎不发出任何声音。可即使这样，每喝几口水，它还是会抬头看

看周围的动静。

一阵风从侧面吹过，带来了一丝不属于森林的陌生气味，鹿受到惊吓抬起头，不安地踏动四蹄，转动耳朵响亮的喷着鼻息。它仰起头仔细嗅着，最终恐惧战胜了喝水的欲望，它高高跃起，返身向森林奔去，在踏入阴影的瞬间被一道黑影扑倒在地。

史柒从树上一跃而下，借着下坠的冲击力双膝猛击鹿的脊背迫使它跪下，一手搂住脖子，匕首重重的刺进胸膛。鹿剧烈的抽搐了一下，鲜血从心脏里涌出，温和的棕色眼睛慢慢失去了光彩。

史柒抽出匕首跪在鹿旁边，用手合上它的眼睛，感受了一会儿尚存的温度才把尸体交给陈帆。

可能是因为太阳太好，照得人暖烘烘的，史柒一下没了精神，懒洋洋的坐在树下看陈帆收拾那只鹿。就在朦胧间有了点睡意的时候，她身上突然长出了一圈毛刺，扎得她坐卧不安。史柒一跃而起把匕首横在身前，快速后退着来到陈帆身边，薅着领子把他揪进水里。

遭到突然袭击陈帆不知所措，一脸茫然地站在水里看着史柒，史柒却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树林的阴影。一丛矮灌木晃了晃，一只爪子从里面探出来，接着是整个身体——一只老虎从树丛里踱了出来。这只老虎毛色暗淡，身上有几处新鲜伤口，看起来有些年纪了，但还远不到老年。它看起来很饿，眼睛一直盯着鹿尸，但是慑于史柒两人不敢上前，只能一直龇牙咆哮着和两人对峙。

“刀给我。”

史柒拿过陈帆切肉的刀，反手把匕首递给陈帆，拍了拍他的胳膊。

“站着别动，别看它的眼睛。”

然后史柒就拎着刀径直朝鹿尸走去，她走得很慢，全身紧绷着，随时观察老虎的反应。老虎马上压低身体咆哮起来，吼声在胸膛里隆隆作响。史柒不为所动，继续向前走，老虎作势向前佯装要扑她，史柒马上弯腰做出防御的姿态，将刀锋对准老虎，但老虎只是低声咆哮着徘徊了几圈就又退回了原地。

等老虎退回安全距离，史柒才走过去拾起地上鹿的内脏用力抛过去，老虎受惊的往后退了两步，看看地上的内脏又看看史柒，然后一口咬住内脏拖到远处的树下狼吞虎咽起来。

史柒看老虎的注意力已经不在他们身上了，才招手让陈帆过来，哪知陈帆紧张过度，加上水很凉，腿竟然抽筋了，走过来时带出的水声有点大，惊动了老虎。老虎猛地抬起头，一双黄色的眼睛阴森地盯着他，嘴上还沾着新鲜的鹿血，顿时陈帆吓得寒毛倒竖，腿也和灌了铅一样再也迈不动了。

史柒没有转身，她知道面对猫科动物的大忌就是把后背露给对方，她只是慢慢向旁边移动，挡住老虎看向陈帆的目光。老虎又盯着他们看了一会儿才低下头继续吃东西，不过还是会不时抬眼扫他们一眼。

陈帆缓了一会儿才挪动步，不过始终躲在史柒身后，不敢把自己暴露在老虎的目光下。等陈帆上了岸，史柒才把鹿身上剩下的内脏割下来丢给老虎，老虎闻了闻都拖去了树下。

这老虎饿得狠了，三两口下去内脏就少了一多半。这个季节正是老虎的发情期，史柒猜这应该是只战败的老虎，受了伤又猎不到食物才会这么狼狈。

不长时间老虎就把内脏吃光了，开始眼巴巴看着他们的鹿——那点内脏还不够一只成年老虎塞牙缝的。但是因为忌惮两人，加上肚子里有食不那么焦躁，老虎只是蹲在原地张望着，不时舔舔爪子，并没有要攻击他们的意思。

但是两人不敢怠慢，面对着老虎开始一起肢解鹿尸，他们剔了鹿腿肉，又捡身上几块好的部位切下来用树叶包好，陈帆捡了些树枝在远一点的地方生火烤肉，剩下的大部分鹿尸都留给了老虎。两人一走远老虎马上迫不及待的扑了过去埋头猛吃，双方也算相安无事。

两人把肉都烤了，吃不完的放在密封袋里封好装进背包，老虎这时候也吃完了，正趴在湖边喝水，一具鹿尸被它啃个精光。两人把生火留下的痕迹都掩埋好，陈帆想把那具鹿尸也埋了，史柒没让。

两人最后清点了一遍装备，就一头扎进了密林之中。

错已铸成，将错就错。

15:12:12 倒计时：56 小时 47 分 48 秒

李轶用锅铲从锅里舀了点汤尝尝味道，有点淡，他又捏了些盐撒进去翻炒几下。

“叮咚——”

门铃突然响了，妻子从屋里跑出来开门。正是做饭的时候，她以为是邻居来借东西，谁知一开门看见物业的和几个穿警服的人站在外面。

“业主你好，这些公安局的同志在搜查逃犯，要你们家仓库的钥匙进去看看。”

“行，行，你们稍等一下啊。”

“怎么了？”

李轶拎着锅铲子跑过来，看见警察吓了一跳。

“警察抓逃犯，要搜咱家仓库。”

“大惊小怪。”

李轶嘟囔了一声又回去炒菜了，孩子听见外面的动静放下笔探出个头来看热闹，被晴芸一巴掌拍在脑袋上。

“凑什么热闹，作业写完了吗？”

她拿了钥匙去给警察开门，仓库被堆得满当当的，警察进去转了一圈就出来了，走到门口差点被掀起一条缝的井盖绊个跟头。

“你家最近疏通过下水井？”

“没啊。”

几个警察互相看了一眼，差点被绊倒那个抓过仓库里的铁锹把井盖撬起来，只露出半个井口就看见有个人大头朝下栽在里面。

“军长，我们在银行一公里外的的下水井里发现一具男尸，头部遭枪击身亡，还在确定身份。”

意料之中，商束点点头。他们通过监控一路追查，发现两人逃入了B市的深山之中，据附近村民反映，这两个人打听过山上水洞的事情，不知道想做什么。

“军长，咱们专案组有老家是B市的，叫他们过来问问？”

很快汪文就领了一个四十多岁的老警察来，他仔仔细细的听完商束的介绍，想了一会儿才开口。

“山上的那个水洞我听说过，有传闻说那条水洞通往A市，因为前几年附近村子有小孩在里面失踪，尸体就是在A市发现的。”

“那条暗河只通A市吗？”



“这我不太清楚。”

“汪文，马上联系一下市地质局，问他们要这个水洞的详细水文资料，然后派人去仔细检查每一个出口。”

“是。”

16:21:32 倒计时：55 小时 38 分 28 秒

密林里的安静被脚步声和人声扰乱，野兔机警的抬起头动了动耳朵，一转身蹿进灌木丛里。草叶稀疏的地方，几个穿警服的人拨开草丛走了出来。

半小时前 T 市接到临近 B 市的协查通报，要求他们协助追捕两名逃犯，前往森林里的一个地下河出口进行检查。虽然有从地质局拿来的地图，但是这种当地村民都很少进来的林子里根本没有路，他们只能一边开路一边走，没走到三分之一就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只好找个干净的地方坐下休息。

几个人把警服上衣解开扇风，拿出水和吃的补充体力，一边讨论着案情，而不远处的草丛里，两双眼睛正看着他们。

史柒和陈帆相距四五米远，成犄角之势趴在草丛里，手都放在上了顶镗火的枪上。可能是水喝光了，一个警察站起来找水，正好朝史柒的方向走过来。

史柒打了个手势，示意陈帆不要轻举妄动，然后把手枪抽出来贴在身侧。那个警察直冲着史柒的方向而来，有一步差点就踩在她腿上，还是她动了下腿才堪堪避过。那个距离史柒肯定已经暴露了，但是因为只顾着找水一直往远处看，那个警察完全没注意身边的动静，竟然就这么从史柒身边走了过去。

因为应激反应肾上腺素剧增，史柒的心脏砰砰作响，陈帆也惊出了一身冷汗。那警察转了一大圈没找着水，只得悻悻而返。史柒轻轻呼出口气屏息听他们聊案情，心里盘算着下一步的去向。

坐了十来分钟几个警察就匆匆上路了，直到听不见他们说话两人才敢爬起来。

走了四十多分钟警察才终于到了地下河出口，这出口的位置比较高，形成了一个小型瀑布。几个人在周围检查了一圈，没发现人类活动的迹

象，只在灌木丛后发现了一具鹿尸。

几个人合力把鹿尸从灌木丛里拖出来，一个森林公安一眼就认出这具鹿尸上的齿印是老虎的。老虎护食，把尸体藏在这儿肯定还会再回来，所以几个人不敢久留，匆匆检查了一圈就离开了。

很快总指挥部得到 T 市的汇报，一切正常，警力随即开始大规模向 A 市调动。直到两天以后，史柒二人在 M 国军事戒严区北侧突围成功，直逼 C 市港口准备出逃时，商束才知道他们完全走错了路。

19:53:51 倒计时：52 小时 06 分 09 秒

技术人员和银行会计用了几个小时核对账目，发现银行账户上总共少了一个亿。

“为什么追查不出钱款去向？”

“军长，罪犯使用了某种程序黑进银行系统，将这—个亿以每笔低于十元的小额转账形式分散到几千万个账户里，之后以每两秒一次的速度更换账户，根本就没办法追查。”

“那他们自己怎么拿到这笔钱？”

“我猜这个程序的终止是把钱转到一个特定账户里，而这个账户是他们自己伪造的，提取信息都在他们自己手里。”

“你们有没有办法破解这个程序？”

“短时间内不行，”技术人员摇摇头，“这个程序相当复杂，进行了多重加密，除非找到编写者本人，否则我们至少需要两个月时间。”

“破解以后被盗的钱就能找回来吗？”

“这个不一定，得破解以后才能看出来。”

“你带—组人，全力破解程序，要尽最大努力追回被盗钱款。汪文，马上给全省发通报，向 A 市调集警力，全力追捕逃犯。”

21:03:12 倒计时：50 小时 56 分 48 秒

今日娥眉月，—弯月牙占据着圆盘上的小半边，空荡荡的没有依托。森林里飘荡着浓重的水汽，天上的毛边月和月光映衬下的红色云层都预示着将有大雨。

史柒—贯喜欢这样雾蒙蒙不甚明朗的天气，细密的雾气扑在脸上格

外湿润，猛吸一口潮湿的凉意提神醒脑。更妙的是，这样的晚上不但少蚊虫，野兽和人也不大愿意出来。

M国和Y国一向交好，在国际上也互相帮助，所以这崇山峻岭中的国境线说是国境线，其实不过就是几个界标而已。

“这个吗？”

陈帆用手电照着脚下一个不到40公分，直径15公分的小石柱。

“对。”

史柒站在原地用手电往远处照，又找到了几个界标，她掏出指南针校了一下方向。

“继续往北走，穿过国境线就能到C市了，”她在黑暗中指了一个方向，“这地方是军事戒严区，M国经常在这儿军事演习，晚上也会有人巡逻，手电不能开，没事的时候少说话。”

“知道了。”

21:47:16 倒计时：50小时12分44秒

“你先在这坐等一会。”

一个警察带了个年轻人进会议室，那人穿了一件西装上衣，休闲鞋，牛仔裤，一双眼睛四处打量着。

“这人是谁？”

汪文正好路过会议室，就问门外的警察。

“他在网上看见咱们公布的无名男尸照片，说像自己的朋友，是过来认尸的。”

年轻人原本翘着脚坐在椅子上转圈，听见开门声马上把脚放下来坐正了。

“不用紧张，”商束拉了把椅子坐在他旁边，“我们只是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好，您问。”

“你能确定死者是张南本人吗？”

“能确定，肯定是他，我和他认识这么多年不能认错，他左耳朵后面纹了一朵云彩，你们可以去检查。”

“那你见过这个人吗？”

商束把史柒的照片给他看，他仔细看了半天，摇摇头。

“这个人呢？”

他又把陈帆的照片给他看，他说也没见过。

“那他有没有没干活儿，但是手头突然宽裕的时候？”

“这可没得说，”他笑道，“我们这帮人干的都是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活儿，这种事哪能随便往外说。”

“那他有没有抱怨过被人威胁？”

“这个……好像有一回，两三年前的事儿了，说是被人抓了包，但是没见他进监狱。”

“具体情况还记得吗？”

“他好像是想黑一家什么银行，时间真记不清了，就记得是冬天的时候。”

商束和汪文对视了一下——史柒去隆千银行做押运就是12月份。

“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配合，还有一件事要麻烦你，我们手里有一个张南编写的程序，希望你看看能不能帮助我们进行破解。”

“我可以试试，不过你们别抱太大希望，毕竟我和张南不是一个级别的，这小子可是全世界能排上前一百号的。”

送走张楠的朋友，商束马上调出了张南的档案，不过这份档案太简单，简单的可怜。最后一份记录是大学成绩单，之后此人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无任何信息。

但是商束基本可以推断出，史柒是在那次押运的时候抓住了张南的把柄，之后一直要挟他，但究竟做了什么现在已经不可查。

可商束想不通，在当时的情况下史柒能有什么理由选择捏住张南的把柄不放，而不是直接把他交给警方。他开始越来越希望能和史柒面对面的交谈一次，看看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 第六日

00:05:55 倒计时：47小时54分05秒

临近午夜，天空终于绷不住下起了大雨，水从天上倾倒下来像是哪漏了一样。两个人窝在军事演习遗留下来的窝棚里煮东西吃，窝棚倒是搭得很密实，这么大的雨竟然不漏水。

史柒抓了些松针和艾草扔进火里驱虫，水分充足的植物燃烧后冒着烟，带出些木质的焦香气。

史柒脱了外衣，只穿单薄的内衣躺着，把外套盖在身上。陈帆看得心里痒痒，就凑过去亲她，她存着心所以也不躲，两个人吻一会儿就纠缠到了一起。史柒的线条不似一般人那样绵软，带着常年锻炼的柔韧，陈帆总喜欢用力揽着她的腰感受那份活力。

云收雨歇时火堆已经暗下去，外面的雨却丝毫不见小，史柒脱了衣服直接走进雨里。

“小心感冒。”

陈帆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递给她，史柒披一件腿上盖一件，靠在角落里看着火苗发呆。陈帆枕在她腿上可能是睡着了，火堆不时噼啪作响，竟显出一分难得的静谧和舒适。

史柒看见自己在拼命地逃，逃脱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也许是死亡，也许是什么她自己也不清楚的东西。她此生都在寻求平静，另一些人却早已在黑暗里寻得平静，她不知道那样的平静是什么感觉，只知道那样的黑暗她无法忍受。

史柒是被冷风吹醒的，火堆已经熄灭，外面有淅淅沥沥的流水声。她穿上衣服走出窝棚，地上的落叶吸满了水，一脚踩下去就凹陷出一个水坑。冷风刮散了云层，天空干净得透亮，星盘闪烁，看启明星的位置不久天边就要泛起鱼肚白了。

阴影里有低低的喷气声，一双绿幽幽的小灯看着她，史柒盯了一会儿，走进窝棚把剩下的一点肉拿出来丢在空地上。一只半大的小狼怯怯探出阴影，伸长脖子嗅着，但是碍于史柒站在不远处始终不敢过来。史柒也不走，就站在那看着它，僵持了一会儿终于抵挡不住肉的诱惑，小狼战战兢兢的迈了出来。它翻着上唇露出锋利的牙齿低吼着威胁史柒，但是紧绷的尾尖暴露了它的紧张。

它眼睛盯着史柒一口叼起肉跑远，三口两口就吞了下去，这点肉太少，根本不够填饱一只半大狼，它抬起头希冀的看着，希望还能再有肉被丢出来。

“我操！”

陈帆一脚踏出窝棚看见狼吓了一跳，狼也被他吓了一跳，一溜烟逃走了。

“哪来的狼？”

“来找吃的。收拾收拾走吧。”

两人栓束行李，清理了留下的痕迹然后继续上路，落叶层吸饱了水，踩在上面像走在水床上一样，相当吃力。而且很多地面上都罩着一层白色的网，连树干和灌木丛也被覆盖了。

“这什么东西？”

陈帆用手里的树枝戳戳那些网，那网竟然黏在树枝上被扯了下来。

“蜘蛛网，尽量躲着点，别留下太多痕迹。”

天泛鱼肚白时两个人找了点东西吃，又一直走到天光大亮才走出森林，离C市的边防哨卡不足三百米，能看见持枪官兵在岗楼上站岗。

森林边缘距岗哨只有三百米，史柒本想狙掉这几个兵，但是找了一圈也没发现合适的制高点。而这之间将近二百多米的区域都是空地，高过腰的野草都没有，根本不具备潜行的可能。衡量再三史柒决定兵行险着，她从地上摸起个小石子丢在陈帆身上，冲他勾勾手指头。

“这地方地形易守难攻，咱们必须干掉哨兵才能过去。”

“你想怎么办？”

“咱们假装在森林里迷路了，向他们求救，进岗楼以后再动手。”

两个人商定好，把背包藏在树林里，陈帆乔装一番装作受伤的样子，史柒架着他两个人踉踉跄跄从林子里走出去。

“同志，下来帮帮我们！我朋友受伤了！”

两个站在外面的哨兵听见喊话马上跑下来，他们把枪背在身后把陈帆接过来，另外一个伸手扶着史柒。

“你们从哪过来的？”

“T市，昨天晚上大雨我们迷路了，在山里走了一晚上，我朋友还把腿摔伤了。”

“先上去吧。”

两个人扶着史柒二人上了岗楼，坐在里面休息的那个人把椅子让给史柒，里面还有张行军床，他们赶紧把陈帆安顿在上面给他检查腿。

一名军人蹲下身想把他裤管挽上去，但是他一碰陈帆的腿陈帆就大

声叫疼，他只好小心翼翼的不碰伤口。一时间屋里的三个兵注意力都放在了陈帆身上，史柒脑子转的飞快，冲陈帆打了两个手势，陈帆微微点头。

史柒用脚勾住凳子，手悄悄摸上枪，突然脚尖一勾把凳子踢向一名哨兵的脸上，同时拔枪把站的最近的那名哨兵一枪爆头。凳子朝脸上飞过去那名哨兵伸手去挡，陈帆则一下扑过去死死抓住他背在背后的枪，给他挽裤腿的那个兵见状伸手去够背着的枪，被史柒顶着后脑勺开了一枪。最后那名哨兵被一枪正中面门，子弹打碎了他身后的玻璃，溅了一墙血。

陈帆喘着粗气爬起来想要说话，被史柒抬手制止了，她侧耳细听外面的动静。四周安静到只有树林的白噪音，一丝风没有，连树叶的沙沙声也不存在，偶尔一两声鸟叫从幽深处传来，丝毫不闻人声。静默了几分钟史柒才推开门走出去，四周茫茫林海，M国的军营只能远远看见一个角。

“你去换身衣服，我看看这地方。”

陈帆的衣服溅上不少血，他下去拿背包，史柒从墙上的挂钩上取下钥匙打开仓库门，里面只有很简单的补给。她拿了些罐头和瓶装水，然后把几个人的尸体都拖下来丢进去。

两个人又用水把玻璃上的血迹冲刷干净，从外表看不出什么大问题了才重新整理东西上路。

10:50:14 倒计时：37 小时 09 分 46 秒

专案组刚从A市得到消息，有人报告昨晚有一男一女入住一家日租房，他们正在核对监控视频确定两人身份。

“汪秘书，C市边防的电话，找你的。”

汪文马上接过电话。

“你好，我是汪文。”

“你好，我们是C市第五边防大队，我们和M国的边境刚才发生了一起恶性枪击案，我们队一个巡逻小组三名士兵遭枪击身亡。”

“能确定是什么枪吗？”

“手枪，全部都是近距离射击。上面有命令枪击案都要向你们报告，

我们就把电话打过来了。”

“我们马上把弹道检测报告发过去，请你们尽快进行比对。”

“好。”

放下电话汪文直奔商束办公室，把情况作了汇报。

“之前 T 市不是汇报没有发现人类活动的痕迹吗？”

“现在还不能确定一定是史柒，我们已经把弹道检测报告发给 C 市了。”

“有结果马上把电话转给我，再通知 T 市警方，对那处出水口再次进行检查，半径一公里的范围都是排查重点，一定要确保没有遗漏。”

“是。”

三名边防战士被杀已经是特大涉军刑事案件，所有调查都享有优先权，一个小时弹道检测结果就出来了，杀害三名边防战士的手枪是一支有编号的枪，通过正规渠道在史柒名下购买的，在之前的案件中都没有出现过。

很快 T 市也传来消息，当地森林公安在地下河出水口的湖里发现了被绑上石头沉入湖底的烧焦树枝。

“马上调集警力封锁 C 市所有出入境路线，各主干道、高速公路都要设卡，严格盘查。犯罪嫌疑人携带大量武器和爆炸装置，如遇反抗可就地击毙。”

原本进展缓慢的调查突然加速成一场生死追击，向着光亮处的前行变成了冲向爆炸中心刺目光芒的死亡之旅，鹿死谁手，一线之间。

11:38:33 倒计时：36 小时 21 分 27 秒

两个人一头钻出山林就被重卡扬了一脸灰，新建小区正在挖地基，连路都没有一条更别说打车，只在不远的地方孤零零立着个地铁站。

“有零钱吗？”

“干什么？”

“坐地铁。”

陈帆一脸“你有病啊”的表情看着史柒，史柒摊摊手。两人用衣物帽子乔装了一番，把自己打扮成登山驴友的样子，倒也符合他们风尘仆



仆的形象。

这地铁站乘客少的可怜，只有几个工地的工人和他们一起往里走，站内的保安都是一副睡眠惺忪的样子。两人压低帽檐快步下到站台，上车找了节没人的车厢坐下。

车身摇晃着前行，车厢里只有他们两人并排坐着，像某个老旧公路电影里的俗套情节——两个人抛弃过去奔向美好明天，只是心中是悲是喜就难以言说了。

“你以后打算干点什么？”

陈帆扭头看着史柒，她目光空洞的盯着对面的座椅。

“什么也不干，已经干的够多了。”

“嘿，也是，有这么多钱够花后半辈子了。”

陈帆放松的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假寐，史柒扭头看了他一会儿。

地铁不理会上人的悲喜，照着时刻表一刻不差的前行，隧道，站台，隧道，站台，光影交替。车上人陆续多了起来，陈帆歪着头靠在椅背上睡着了，史柒起身把座位让给一个带孩子的女人，从兜里掏出一串钥匙塞进陈帆兜里。

“麻烦您三站以后把他叫醒。”

她对坐在她位子上的女人说完就背起背包下了地铁，出了地铁站史柒径直拐进一旁的小区，她顺了一辆死飞，出了小区后门就顺着一条柏油马路开始飞驰——从这儿往东五十公里，就是Y国最大的核电站羊公衢核电站。

史柒不到两小时就到了核电站外围，她拐进小路把死飞抛到树丛里，然后回到大道跟着人流往里走。核电站原本是机要重地，安保理应重视，但是国内长期的太平让人们不相信会有人袭击这种地方，安保大多数人浮于事，所以她很顺利的进入了警戒区。

这时候正是午休返岗的高峰，史柒混在人流里边走边观察周围的人——她需要一张够级别的门禁卡。正好一群人从图书馆里走出来，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牛皮纸袋，封口上有白色的封条。她把围巾拉起来遮住脸，跟在他们身后，等他们进入宿舍区分散开的时候，史柒挑了两个女人跟上去。

这两个女人似乎住在一起，史柒远远吊在她俩后面一直跟到宿舍里，

等她们一开门就猛地窜上去，抓住她俩的头狠狠撞在一起，两人一声没吭就倒在了地上。

史柒从两人身上摸出门禁卡，两个人都是副高级工程师。她把门从里面锁好，先找出一套工装穿上，然后从背包里取出一小卷塑料片，把两人的掌纹拓在上面。最后用一根跳绳把两人绑在床腿上，用毛巾绑住嘴，又拽了一张床单把她们盖起来。

一切收拾妥当，史柒从背包里掏出一个白色塑料瓶，把里面的C4抠出来揉成方形，插上有定时器的雷管，包上一层塑料膜用透明胶缠好，再贴上一块粘板。

她把炸药贴身藏好，把背包藏进衣柜里，又检查了一遍才从容地锁门离开。正值换季流感高发，史柒带个一次性口罩走在街上也不显突兀。她随人流进入图书馆，把炸药安放在二楼洗手间马桶底座的背面，设置好时间然后再次悄无声息的离开。

她用门禁卡顺利突破武警守卫进入控制区，再往前走是另一片铁丝网，大门旁有一个小房子，史柒在里面刷了门禁卡，用拓片上的掌纹通过了身份测试进入保护区。

这层区域已经可以进入总控制大楼内部了，史柒在一楼接受了辐射检查，然后根据楼层示意图一路畅通无阻的来到三楼总控室门外。走廊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偶尔的说话声从某扇门后传来。

她用门禁卡在读卡器上刷了一下，红灯闪烁了一会儿，读卡器的机械声提示“允许进入”，史柒才轻轻推开门。总控室里有三个人，一个站在大屏幕前观察数据，另外两个正凑在一起对着电脑说什么。她扫了一眼天花板，监控太多，避无可避。

史柒从衣服里抽出橡胶短棍，闪身进去轻轻合上门，快步走到两个坐着的人身后，猛击其中一个人后脑，然后是另一个。在两个人倒下的时候她猫腰快速绕过办公桌，冲向站在电脑前的那个人，那人听见身后有声音回头看，正好把后脑送给史柒。狠狠一棍打在后脑上，很可能他们醒来都不会记得发生了什么。

史柒把橡胶棍揣好，从兜里摸出一个U盘插在控制台上，U盘里只有一个程序，程序安装完成史柒迅速拔下U盘离开了总控室。在路过武警哨卡的时候她全身紧绷，但是一切都很顺利，直到回到职工宿舍外面也

没有任何骚乱。

两个工程师还处在昏迷状态，史柒迅速脱掉工装换回自己的衣服，在锁上宿舍门时把钥匙掰断在锁眼里，然后骑上藏在树丛里的死飞逃离了核电站。

14:45:22 倒计时：33 小时 14 分 38 秒

陈帆被叫醒的时候懵了，脑子都没转就背着包出了地铁，站在外面被冷风一吹才清醒过来。他没办法，只能先去史柒留给他的地址，地方倒是不远，就在地铁站对面，是个相当老旧小区，一进大门就是饭店后厨，守着垃圾堆，污水横流。

陈帆照着楼牌号上楼，单元门被砖倚着，楼道狭小逼仄，白天透进来的光线都不足以看清地面。他掏出钥匙打开门，小心的探头进去打量了一下，看起来是个很普通的民居，两室一厅，稍显凌乱但是生活气息浓厚，看起来像是一直有人住着。

他进屋后转了一圈，发现屋里扔着一些衣物被褥和杂物，像是主人匆忙搬家不要了的，冰箱里还有些吃的，日期都很近。

他担心房主会突然回来，只好拉上所有窗帘，把背包摆在身边，把手枪上了膛拿在手里，窝在墙角一支接一支的抽烟。

如果史柒不回来了怎么办？陈帆脑子里出现的只有一片空白，一点有用的东西都没有。钱他现在有，护照身份他都有，可是他该怎么离境？他虽然混过社会，但只是吃喝嫖赌收个保护费，蛇头他根本就不认识。

越想越烦躁，他狠狠把烟头摔在地上用脚碾上去，不停松开握紧手里的枪，又怕不小心走火，只能把枪放在行李袋上看着。

屋里的电子表秒针吱吱的往前走，一刻不停歇。压抑把陈帆逼疯了，他猛地跳起来，一把把电子表从墙上薅下来往地上摔，脱手的前一刻骤然顿住，表情扭曲的挣扎了一下又把表狠狠摔在床上，跳上去死命的踩。

打在弹簧上的力量不管多大都会反弹回来，就像你那倒霉的生活，报复的再用力最后还是会打回自己脸上。踩了半天陈帆累得气喘吁吁倒在床上，脸旁边躺着那只表，连玻璃罩都没碎，还是不停歇的往前走着。

陈帆看着表呵呵傻笑，长长出了一口气。手机突然来了短信，他掏出来点开。是航空公司的短信，“尊敬的邵世南先生，您购买的 xxxx 年

xx 月 xx 日 xx 航空公司 20:15 由 C 市 xx 国际机场飞往 X 国 V 市 xx 国际机场的机票开始网上值机，为方便登机请您提前网上值机，打印登机牌，感谢您乘坐本次航班。”

他把这条短信读了两遍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读到第三遍才猛然醒悟，一下扑到背包上翻出自己的护照。上面写着姓名邵世南，护照里有 Y 国为期十五天的旅游签证贴纸，和两国的出入境章。

陈帆坐在地上浑身发抖，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抓起床上的表看了一眼，已经三点半了。他深呼吸几次按下身上的颤抖，从屋里翻出纸和笔把需要的东西仔仔细细列在纸，又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遗漏的才把行李藏进衣柜，把屋里所有的窗帘都拉开，然后换了件帽衫扣上帽子出了门。

如果说这几天他和史柒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小心，万事小心为上。

16:01:37 倒计时：31 小时 58 分 23 秒

羊公衢核电站的生活区一如往常熙熙攘攘，各家各户都在做晚饭，偶尔有人从自己的生活中抽出一瞥，注意到今天站岗的武警比平时要多。可能是有人来检查吧，那人想着又回到自己的生活里，丝毫不知道向内五百米的核心区，总控制大楼里一片森然，每条走廊都有武警把守，只进不出。

五楼的会议室里几个人围坐在办公桌前，所有人都聚精会神的看着大屏幕，没人说话。

“闯入者 1:34 分第一次出现在监控里，他跟踪两名工程师进入员工宿舍，在宿舍里袭击了她们，窃取了她们的门禁卡和掌纹，之后去了图书馆二楼的洗手间，最后才进入核心区。我们在图书馆二楼洗手间的马桶背面发现了一个定时炸弹，爆炸时间是今天晚上九点。”

“他在总控台上的操作查清楚了吗？”

坐主位的老者问道。

“他向系统内安装了一个应用程序，但是我们追踪不到运行路径，也暂时没发现系统有任何问题。”

“有没有其他上传和下载记录？”

“没有。”

会议室里一时陷入了沉默。

“那我们要不要演练一下应急预案，对发电机组进行安全测试？”

一位高级工程师提议道，被孙楼直接否决了。

“不行，这个时候一定要保证发电机组正常运行，在安全测试中我们一旦遭到攻击，后果是不可挽回的。”

三十年前其他国家曾经发生过一次严重的核事故，起因就是安全测试过程中操作人员的不当操作，那次事故的后果按人类寿命推算几乎是永久性的——废弃核电站中遗留了 60 公斤钚，而钚的半衰期是 24 万年。

“我们现在首要保证的是发电机组的正常运行，然后安排所有副高级以上工程师进行系统排查，力争在最短时间内找到被破坏的系统。应急小组要在两小时内出台至少三个可行方案，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

接收了指令，所有人都离开会议室布置任务去了，但是每个人心头都笼罩着一层阴影。三十年前的那场核事故毁灭了两座城市，很多人直到今天依然在核辐射的后遗症中苟延残喘，这样的人间地狱没人希望再度降临。

16:26:11 倒计时：31 小时 33 分 49 秒

专案组正在开会，汪文突然急匆匆的推门进来，所有人一起抬头看他。

“军长，公安部来电，要求我们在边境拦截破坏核电站设施的嫌疑人，怀疑可能是境外间谍活动。”

商束愣了一下。

“什么时候的事？”

“两个小时前。”

“有什么线索吗？”

“只有一段监控录像，已经发过来了”

“先放出来看看吧。”

一开始还有小声议论的声音，十几分钟的视频播完，会议室里鸦雀无声，过了很久才有人小心的开口。

“我怎么觉得这人有点像史柒？”

这几天专案组的每个人都把史染的视频资料看了无数遍，这个人的体貌特征和行动姿态都刻在了大家的脑子里，监控里虽然看不见脸，但是他的步态所有人都觉得非常熟悉。

恐慌，在安静当中迅速蔓延的恐慌比一声恐惧的尖叫更可怕。

“核电站的破坏程度有多大？”

“这个上头没有说明，只要求我们在边境进行拦截。”

“这件事暂时先不要上报，把这段视频马上发到国家刑侦中心，请求步态鉴定，加急。”

“是。”

18:40:41 倒计时：29 小时 19 分 19 秒

史染手脚松散的张开，四肢微微下垂安静的躺着，天窗散射的微弱光线透过水折射出一道道光晕打在她身上。她的手突然轻触池底，身体随之上升，伴随着口鼻间吐出的气泡破开水面，宛如听见渔船驶来的塞壬。

她在水中轻盈的转体朝池边游去，钻出水面用毛巾擦去头发上的水。再有一个小时陈帆的飞机就要起飞了，她想了想，拿起手机发了条短信。

陈帆正在做头发，他照着护照上的发型剪了头发，又染了颜色，现在连他自己都有点认不出自己了。他抓起手机点开短信，上面只有两个字，“不见”。干净利落，史染一贯的风格。

陈帆删了这条短信。他马上就要自由了，这个世界上会少一个肮脏的穷鬼陈帆，多一个身家清白的富豪邵世南。

他轻快的哼起小曲儿，抖着腿，身上穿着新买的西装，一副暴发户模样，脑子里想的都是以后的好日子。

史染坐在泳池边盯着手机看了一会儿，然后拆出 SIM 卡把手机抛进水里。

手机落入天窗漏进的最后一丝光线中，漂漂荡荡，没于黑暗。

19:10:32 倒计时：28 小时 49 分 28 秒

陈帆拎着一个黄色皮革手提袋昂首阔步的进了机场，他等不及要体验一下坐飞机的感觉。

安检口排起了长龙，人群嗡嗡的躁动着，大家都在交头接耳的低声抱怨。陈帆探头看了一眼，安检口前站着三个持枪武警，每个乘客都被仔细地盘问，大大拖慢了安检速度。

他后背一下冒出一层冷汗，脑袋发麻，他狠掐自己大腿，然后装作若无其事把手里的包倒到另一只手上。就在他低头的功夫，一个武警和安检员耳语了几句，安检员探头看了一眼队伍，点了点头。

陈帆的航班还有不到一小时就要起飞，为了不耽误登机，这趟航班的旅客都被排在前面安检。轮到陈帆的时候，一个安检员接过他的提包开包检查，另外一个用金属探测器在他身上扫描。就在陈帆的注意力完全放在两个人身上的时候，一个武警突然伸手拿起他的护照翻看了一下。

“X国E市的？听说你们那儿方言挺有意思，能不能说一句我听听？”

陈帆被猛地一问一下傻了，等脑子里转过劲儿来张着嘴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完了，他看着那个警察的眼睛心里只剩一个念头。

史柒穿着浴袍坐在床上，用手里的平板在最大的新闻门户网站上不停的搜索机场两个字，在又一次下拉刷新之后，一条新的新闻出现了，是一段很混乱的视频，配文是“一疑似逃犯的男子在xx国际机场被警方抓获”。这条新闻发布的时间是19点47分。

史柒把平板扣在床上，看着天花板静静躺了十分钟，又拿起平板刷新了一下，刚才那条新闻已经不见了，类似的新闻也没有再出现。

她关了机，关上床头灯，滑进被子里睡了。卧室的门开着，她甚至连梦都没有做。

21:46:03      倒计时：26小时13分57秒

一间只有六七平米的房间，墙上连白粉都没刷，砌得如同水泥棺材，一盏高瓦度照明灯被架在桌子上，桌子对面不到一米的位置放着一把椅子，上面坐着一个人，尽力低着头蜷缩着，身上被灯烤的全是汗，头发一绺一绺的贴在脑门上。

一扇小铁门打开，走进来的人把灯调暗，椅子上的人如蒙大赦一般瘫软下去，急促的喘息着。走进来的人把手上的水喂到坐着的人嘴里，那人近乎贪婪的大口喝起来，被呛到了也不管不顾。

“想好了吗？”

桌子后面不知什么时候坐了一个人，喂水的人收起水瓶站到他背后，两个人的脸都没入灯后的阴影里。

“能说的我都说了，我真的没撒谎。”

陈帆痛苦的摇着头，抽泣着，眼泪鼻涕混着汗水淌了一脸。

“史柒没有给你留下联络方式吗？”

“我们一直是手机联系，只有手机。”

“她的新身份是什么？”

“芦榛，F国，F国，芦榛……”

强光和脱水已经让陈帆有些意识不清了，他垂着头嘴里嘟囔着，身体一晃一晃的，显然已经进入了呓语的状态。

商束站起身迈步走出去，汪文正等在门口，他凑到商束耳边低声耳语。

“我们查过了，明晚xx航空公司11点20的航班有个叫芦榛的旅客，F国国籍，持的是旅游签证，除了她没有别的重名旅客了。”

商束点点头，终于抓住这只狐狸的尾巴了。

“刚才史柒的父母来电话，他父亲希望能上电视跟她说说话。”

“行，你安排吧。”

冰天雪地里一群人围炉而坐，最怕的是什么？釜底抽薪？没肉。

## 第七日

8:42:16 倒计时：15小时17分44秒

阳光透过薄纱帘射进来，史柒哼哼唧唧的把脸埋在枕头里，在床上扭来扭去。她喜欢裸睡，有一种释放的感觉，离开衣物，好像脱去了人皮，回归天性。

她翻身仰躺着，把被子蹬掉，在微冷的空气里慢慢醒来，先是大脑后是身体，等到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才拿过浴袍披上，伸着懒腰往浴室走。

叼着牙刷走进客厅，史柒把电视打开调到地方台，竟意外看见父亲的脸，还有在一边低着头抹眼泪的母亲。史柒坐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说的什么她没听，只是一直看着他们。两个人都显得有些疲惫，母亲手



臂上还带着黑纱，依旧是记忆里的模样。

史柒一边刷牙一边看着，直到主持人出来提问才站起身走进洗手间。

她画了个浓妆，挑了件轻薄的驼色羊绒连衣裙，黑靴，白色皮草。瞄了一眼女主人的身份证照片，史柒又选了一顶深金棕色的波波头假发，一个狗眼看人低的富婆形象跃然而出。

她挑了个大号黑色手包，把裹在黑色塑料袋里的C4定时炸弹装进去，又装了几摞现金，最后把手枪别在连衣裙的腰带上。临走到门口她看了一眼鞋柜，勾了一个墨镜戴上。

打车去港口，还没开进去就被路卡拦住了，史柒翘起二郎腿向右偏坐着，佯装不耐烦的探头看前面的长龙。

挪了半天终于轮到他们，司机客气的放下车窗把驾驶证递过去，史柒却看着窗外一副没事人的样子，直到一个警察敲了敲后面的玻璃她才不耐烦地掏出身份证。

“墨镜摘一下。”

史柒一脸不高兴的摘下墨镜瞪了警察一眼，两手抱胸翻了个白眼不去看他，右手在衣服下轻轻挑开枪套握住了枪。

“去港口干什么？”

史柒和照片上的女人长得不算像，但是化妆加上假发的遮盖警察一时不能确认，又盘问了一句。

“租集装箱。”

史柒冲他翻了个白眼不耐烦的扔出四个字，她把墨镜带上理了理头发，右手顺势把枪抽出来，在衣服下对准了盘问的警察。警察有点不高兴，就把身份证还给她放行了，车开过路卡史柒才把枪插回枪套。

“乘客，警察这抓逃犯呢，咱多少客气点啊。”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着史柒，半是调侃道。

“一天天都让他们烦死了，逃犯没抓着净耽误正常人生活，我过两天要出国，签证都耽误了……”

史柒顺杆爬和司机抱怨起来，一直聊到下车。集装箱租赁中心冷冷清清的，只有个看门的保安坐在大厅门口看报纸，史柒走过去敲敲桌子。

“你好，请问是在这儿租集装箱吗？”

“是是是，你等一下啊。”

老头赶紧打电话把负责人叫下来，不大一会儿，一个穿土黄色夹克的中年人就一溜小跑的下来了，隔着大老远就冲史柒伸出手来。

“你好，您要租集装箱？”

“是，我想租一个月集装箱放东西。”

“你想要多大的？”

“主要是放家具，应该不用太大，小号的就行吧？”

“那咱去看看吧。”

两个人一路聊着走进了码头，史柒留意着，在路过一个集装箱堆放集中的地方随手指了一个集装箱。

“我看这个大小行。”

“这个不大吗？装家具用不了这么大使，集装箱大一号租金贵不少呢。”

两个人说着走到那个集装箱前，这个集装箱压在另外两层下面，上面的都是比它大一号的集装箱。

“我家家具多，床和衣柜什么的都得搬过来，再小了装不下。能打开看看吗？”

“行，你等一下啊。”

男人看了一眼集装箱编号，掏出对讲机把管片的负责人叫来开门，不一会一个戴安全帽的年轻男人就骑着电动车过来了。

“刘经理。”

他打了个招呼就跳下车把门打开了，那位刘经理领着史柒走进集装箱，集装箱不是空的，有几个板条箱堆在角落里。

“这集装箱有人用啊？”

“没有，没有，这应该是上次卸货没扔干净的，你要是租了我就找人来给收拾干净。其实这集装箱也没什么好看的，就是瞅瞅地方够不够就完了。”

史柒点点头又打量了一会儿，她走到箱尾伸手敲了敲，又掀开板条箱往里看了一眼。

“行，就租这个吧，签合同吧。”

“您真是爽快人，那咱回去签合同，我让那边准备好。”

“你那租赁中心太远了，我等会儿从这个门出去就打车回家了，你

把合同拿过来签吧。”

“行，那您在这儿等我一会儿？”

“恩。”

史柒租的是个中型集装箱，只装东西他们肯定是稳赚不赔，所以刘经理乐呵呵的坐上那个管片组长的电动车就走了。

看他们走远了史柒走进去拉上集装箱的门，只留一条缝透光，然后打开手提包拿出里面的C4炸药。她刚才敲箱板的时候发现集装箱比她估计的要厚实，互相之间还留有缝隙，一捆炸药恐怕不够。

她又拿出两块C4，小心的把组装好的炸弹拆开，重新插线把三块炸药连在一起，最后组上雷管和定时装置。她把炸弹装回塑料袋，藏进板条箱里的木屑中，开启了倒计时。

史柒推开集装箱大门，站在门口点了支烟等那个经理回来。这是个近乎三分之二圆的不冻港，日吞吐量极大，是Y国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按照用途港口被分成了两部分，南侧的海湾是商用港口，北侧延伸出去的一小部分海岸线是科研港口，供各国科考船只靠岸补给，偶尔也有本国军舰进港停靠。

此刻暖阳薄洒，桅杆上的旗帜在轻微的海雾里飘荡，史柒吐了一口烟，看着升腾的烟雾把旗帜遮住，渐渐看不清楚。

远处传来电动车驶来的声音，史柒掐了烟转过身去，面无表情的脸上冲那位刘经理扬起一个笑容。

“这是合同，您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史柒扫了一眼就签字了，然后直接从包里拿现金付了钱。

“那几个板条箱给我留着，我家里有几幅画正好放里边。”

“好嘞，这是钥匙，您拿好。”

“谢谢。”

史柒收了钥匙，给那位刘经理敬了根烟，两个人抽着烟聊了一会儿，正好有出租车送客人过来，史柒就坐那辆车走了。

从后视镜里能看见海中央伫立的灯塔，每到日落之后，这座灯塔就会为过往船只指明方向。

12:25:58    倒计时：11 小时 34 分 02 秒

确认了史柒乘坐的航班班次，公安部指派了一支突击小队与专案组对接，联合制定行动方案。

史柒乘坐的是一架核载 389 人的大型客机，按机场今晚的调度只有两个登机口可供选择，而这两个登机口都位于中间位置，非常不利于突袭。

“直接在安检口突袭行不行？”

“不行。安检口人员太密集，嫌犯可能随身带枪，一旦发生枪战后果不堪设想。”

“在大厅里上狙击手呢？”

突击小队的柳队长提议道，大家拿出机场平面图仔细研究起来，最后这种方案也被否决了。一来机场顶棚太高不适合狙击，二来史柒本身就是一名狙击手，对周围环境有高度的敏感性和专业观察视角，在没有遮蔽的顶棚上狙击手很容易就会被发现。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登机桥上动手，”一个狙击手伸手指了下登机口的位置，“登机桥上空间狭窄，人员密集度小，而且大部分人在登机桥上会无意识的排成纵队，这样就减少了视野上的阻碍。”

“这个方法可行，我们还可以在飞机舱门内和登机桥入口处设伏，一旦狙击不成马上实施地面进攻。”

大家纷纷表示赞同，机场方面也派了两个人来协助此事，他们小声嘀咕了几句，其中一个开口道。

“各位，如果我们把登机桥换成客梯车效果会不会更好？”

“客梯车？”

“是这样的，旅客上飞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登机桥直接从候机大厅登机，另一种是我们用摆渡车载旅客进入停机坪，再通过客梯车登机。现在为了安全一般都使用登机桥，但是登机桥有玻璃墙和顶棚，会阻碍狙击视线。如果换成客梯车就没有这个问题了，还可以在下车的时候把罪犯暴露在停机坪的开阔地带，应该会更有利于你们的行动。”

“还得是专业人员，比咱们想的周全。”

商束点头赞道，这样一来问题得到了很大解决，突击小队很快就制定出了一套抓捕方案。他们将突击小队分成三组，一组队员是两名狙击手，二组队员化妆成空乘，三组队员化妆成地勤。

两名狙击手被安排在航站楼顶的东西两侧，占据制高点，对地面形成夹击之势，行动要求两名狙击手同时开枪，力求将嫌犯当场击毙。如果一击不得手，二组马上进行火力压制，并保护嫌犯和飞机之间旅客的安全。三组负责截断嫌犯的逃窜路线，并保护嫌犯和候机大厅之间旅客的安全，同时尝试在地面将其击毙。最后，一组特警被安排在停机坪进入候机大厅的入口处，一旦行动失败全力阻止史柒进入候机大厅。

基本方案敲定后大家又就细节做了详细的讨论，尽可能把所有情况都考虑到。因为不具备在机场提前演习的条件，商束特意找了一个相似的军用机场给突击小组做演习，让他们在剩下的几小时里尽可能熟悉方案。

与此同时，羊公衢核电站的工程师也在马不停蹄的进行系统排查，但是最终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此时步态鉴定结果已经确认，入侵核电站的人就是史柒。所以她究竟是意有所图还是故弄玄虚？一旦她真的在核电站里埋下了安全隐患，她一死，一切都将随着她归于尘土，也许再无被发现的可能。

压力集中在了核电站方面，究竟要不要活捉史柒？在经过了几轮讨论和与专案组的连线后，核电站站长孙楼做了最终决定，同意专案组击毙史柒的方案。

这是一场豪赌，没人有十足的把握，庄家入场，赌徒上桌，有人赌名，有人赌命。

15:25:22 倒计时：8 小时 34 分 38 秒

因为加强安检的缘故，C 市国际机场比往常更加繁忙，在这些匆匆过客中，五十多名便衣隐藏其中悄悄观察着。

一辆黑色轿车驶下高架，拐了个弯停在机场停车场门口，一只戴着白色手套的手从窗户伸出来取了张卡。

正是下午阳光最好的时候，商束仰躺在办公椅上小憩。这几天一直连轴转，他这个年纪精力和体力都跟不上了，开会的时候就觉得头疼的厉害，趁这会儿赶紧休息好应付晚上的大战。

桌子上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因为没开铃声所以震了一会儿商束才

醒，他以为是下属汇报工作赶紧抓起手机，结果来电显示是一个未知号码。

“你好，商束。”

电话另一端没有回音，只有轻微的呼吸声证明有人在听，商束觉得不太对劲，马上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打给汪文。

“商军长好。”

是个年轻女人的声音，不算清脆，略微有些锋利。

史柒。这时汪文已经接起电话，商束不敢出声，灵机一动用手指在话筒上敲出摩斯密码作为回应，同时脑子里想着该怎么应答来拖延时间。

“不急，商军长，”史柒的声音里带着笑意，“我贸然来电想来是唐突了。”

“咱们交手多次，也算不上唐突。”

这时候汪文已经带着监听人员赶到，商束把手机开成外放交给监听人员。

“呵呵呵……”

史柒低低的笑了一声，背景里能听见她把玩打火机的声音，有节奏的嚓嚓作响。

监听人员已经开始追踪电话位置，一边的谈判专家在纸上写下商束该说的话举给他看，但他始终没有开口。

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话筒里的安静让人窒息，每个人都在等待又不想听到电话挂断的忙音，十几秒好像一年那么长，电话里才传来史柒点烟的声音。

“商军长想问什么，问吧。”

她的声音突然压得很低，几乎有些嘶哑，商束莫名觉得隔着听筒似乎能闻到对面的烟味，他甚至可以想象出史柒吞云吐雾的样子。面前的纸上谈判专家写了整整一页的对话供他参考，但是他一句也不想说。

“为了十二年大牢杀了这么多人，你值吗？”

“十二年大牢？”史柒冷笑，“那就是判了我死刑！”

“你现在被抓才是真的会被判死刑！”

“商军长，你更愿意好死不如赖活着吗？”史柒深吸一口烟，缓缓吐出来，“我好奇，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没

钱，没背景，没军衔，你要怎么救自己？”

商束一时语塞。也许是因为上了年纪的缘故，最近几年他一直有疲惫之感，觉得这些钱、权、名、利压在身上，每一个都像催命符。可他从没想过，如果真的没有这些他商束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你知道，你只是装作不知道，这样好过点。”

史柒换了个姿势，在烟灰缸里磕了磕烟灰，落地窗照进满室的阳光，温暖宜人，空气里飞舞的细小绒毛让人觉得闲静安适。

“史柒，人是有瑕疵的，这个由人创造的世界也是有瑕疵的，我们都在尽力让它变得完美，但这个世界不存在真正的完美，有些事情在所难免，我们只能接受。”

“是你‘选择’了接受。在历史的车轮前你我都只是一粒尘埃，但就是这些尘埃组成了车轮，我们不光被历史裹挟，我们也创造历史。历史之所以被称为历史，难道不就是因为有人曾经真真切切的活过吗？如果我接受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不过是机缘巧合之下的倒霉，那历史也必须接受我成为一粒基因突变的尘埃。”

“创造历史不是杀人的借口。”

“我不需要借口，我只是去做。”

“那你就不考虑考虑你的父母吗？他们只有你们两个孩子，你妹妹已经不在，他们以后要怎么办？”

“呵呵呵……”追踪人员举手示意已经定位到史柒的位置，“我以为你清楚我还剩下多少人性。”

定位结果显示史柒竟然在机场停车场里，商束一下汗就下来了——机场里有太多便衣，一旦被史柒察觉所有计划就都完了。

“你不想见你父母最后一面吗？”

商束一边拖延时间一边抓起笔飞快的写起来。

“核电站的事你已经知道了吧。”

史柒突然转开话题，商束的手猛地顿住，他突然注意到史柒那边非常安静，甚至说话的声音都带点回声，不像是在机场或者狭小的车内。

这只狐狸！商束在心里暗骂，一把把桌上刚写满了字的纸扫到一边，重新部署，然后举给手下人看。

“酷仔的技术放在全世界也是排的上号的，可惜是个胆小如鼠之辈。”

史柒把烟叼在嘴里，腾出手去翻桌上的纸，从上面凌乱的字句里组织语言。

“不如我给各位放个烟花助兴？”

此时机场的便衣已经接到命令，他们迅速分散到停车场里开始搜查，根据定位他们很快找到了电话打出的地方。

“黑色轿车，司机男性，25岁左右，穿制服，车内没有其他人。”

“靠近点看看。”

其中一个侦察员佯装找车，从那辆黑色轿车旁走过。

“车内只有一名司机，未发现武器，副驾驶上有一个牛皮纸包裹，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这边办公室里，周旋依然在继续。

“核电站的专家已经修复了被破坏的程序，你恐怕得想点别的法子保命了。”

商束语气强硬，史柒却显得漫不经心。

“是吗？商军是要和我赌一把？”

“奉陪到底！”

“呵呵。”

笑了两声，史柒突然挂断了电话，商束马上命令手下人。

“让便衣退回候机大厅，通知机场特警抓人。”

从发现电话那头不同寻常的安静开始，商束就识破了史柒的诡计，她这是在打草惊蛇。

“军长，那辆车里有个不明包裹，要不要叫防爆警察？”

“那是二级信号转换器，史柒根本就不在那。马上把便衣撤回来，让机场特警大张旗鼓的抓人。”

不到十分钟消息就传回来了，和商束预料的一丝不差。司机是租车公司雇来的，根本一问三不知，包裹是在一家代收快件的超市里取的，拆开里面是一个二级信号转换器。

史柒仰进藤椅里，把脚擎到桌子上一搁，弹了下烟灰，把烟递到嘴



边抽了一口，突然就觉得那味道恶心的不行。她索性把烟捻灭，把剩下多半包都丢进垃圾箱里，打算一会儿出去买个蛋糕，纪念一下自己一周的烟龄。

面前的桌上摆着一台电脑，屏幕上正刷出大片代码，风扇也嗡嗡的响着。两分钟左右页面自动关闭了，史柒拔出U盘随手丢在一边，转头看着窗外。

她记得小时候自己常坐在地板上，盯着天空一看就是几小时，丝毫不觉得无聊。后来她就不再有这份耐心了，好在苍穹亘古，再抬头依旧像是多年不见的老友，只需打声招呼就又可以相视而笑。

16:32:25 倒计时：7 小时 27 分 35 秒

自从入侵事件之后，羊公衢核电站的警戒等级一直保持在橙色，所以警报响起的一瞬间，所有人都向总控室飞奔过去。最先到达的两个高级工程师马上开始检查系统读数，发现系统显示反应堆压力过载，随时可能触发保护程序。

但是当他们想查看具体故障原因时，却发现电脑系统失灵无法操作。孙楼当机立断，要求反应堆值班人员查看压力表机械读数，发现一切正常，他们随即将核电站切换至手动模式。

深感事态严重，孙楼马上再次组织系统排查，这一次他们发现了隐藏在系统中的木马病毒，并在专家的远程指导下进行了修复。

事件被逐级上报，引起上层震动，Y国自建国以来从未发生过如此的恶性案件，上层直接批复，不惜人力物力全力追捕史柒。

17:05:46 倒计时：6 小时 54 分 14 秒

今天不是休息日，也还没到下班时间，理发店里几乎没什么客人，发型师们都在抓紧时间吃饭。店长一个人在二楼给一位女顾客染头发，她原本棕色的长发已经有大半被染成了浅金棕色。

“您染这个颜色最好再烫个卷儿，肯定效果特别好。”

他边说边观察着顾客的表情。

“不用了，我赶时间，用卷发棒简单卷一下就行了。”

史柒只拿出了10%的意识来应付他，剩下90%的她都不在这里。她沉

在水面之下，安静地坐在沙滩上看着海面波涛汹涌，右手边是悬崖上跌落的瀑布，左手边是红日徐徐落下。

背后，整座城市正在腐烂，丛林拔地而起侵蚀着曾经辉煌的人类文明，自然之力最终收复被侵占的失地。

成片的废墟堆叠在海岸之上，将陆地掩埋，那是她已然坍塌的过去，现在的海岸线绵长而曲折，延伸向远方。但是望向海面，她尚能看见海天相接处，落日的余晖和瀑布激荡的波纹路交汇成未来的一点。

史柒眨眨眼睛回到镜子前，她现在看起来和以前不太像了，这么长的头发要想完全褪掉颜色可能需要一年多时间，她在考虑要不要剃个光头，不过考虑到那个地方的天气她觉得不太现实。

手机震动了一下，有人发来一条短信。

“过几岁生日”。

“两岁”。

“送你十一根蜡烛，务必吹熄。”

“顾客，咱们过来洗下头发吧。”

离开理发店，史柒用围巾把头发包起来，打了辆出租车去火车站，在站前招待所的大门边，她接上两个农村打扮的小姑娘上了车，返回现在的住所。

两个小姑娘很紧张，在车上一直依偎在一起，大一点的那个不时偷瞄史柒，但是一对上眼神就会马上转开视线。

“别害怕，今天晚上你们就能走了。”

史柒用她们本国的语言说道，两个人互相看了对方一眼，大的那个怯生生的问。

“我们什么时候能上船？”

“到时候我送你们过去。”

史柒冲两人笑了一下。

“这是你家亲戚啊？”

司机听不懂她们说话，瞄了一眼后视镜问道。

“恩，远房表亲，来讨生活的。”

机场地下停车场的角落里停着一辆白色面包车，车里几位军警界的大佬正全神贯注的盯着实时监控，耳机里不断传来各小分队的情况汇报。突击小组已经就位进入待命状态，只等史柒露头就来个瓮中捉鳖。

因为有了上层的支持，他们很快与X国达成协议，追回了陈帆名下的被盗款项，而“芦榛”名下的款项只等和F国达成协议后，也可以悉数追回。

从机场带回来的二级转换器也已经被破解，只要连接的手机再开机，三分钟内技术就能定位到她的位置。

前期的努力有了回报，所有人都很欣慰，但是他们知道，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因为一场硬仗迫在眉睫。

一个便衣来到通讯车前敲了敲门，后门从里面被推开，他迅速侧身钻进来。

“领导，我们已经查到史柒和陈帆联络用的手机，手机现在处于关机状态，但是我们调取了通话记录，发现这部手机今天晚上五点还在发短信，内容是‘过几岁生日’，‘两岁’，‘送你十一根蜡烛，务必吹熄。’但是因为对方使用了网络电话，我们暂时查不到号码和归属地。”

这三条短信很明显是暗语，“两岁”最大的可能代表两把枪，“十一”有可能是时间，也有可能是钱数，而根据史柒乘坐航班的起飞时间，“十一”是时间的可能性更大。这样就凑成了一条完整的信息：十一点有人会给史柒送两把枪。这也暗示了，取枪之前史柒很有可能是没有武器的。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如果能在史柒拿到枪之前将其制服，就能大大降低抓捕的难度。

他们马上将信息更新，并对部署重新进行了调整，安排人在机场附近可能进行交易的地点进行蹲守。

留给双方的时间都不多了，每一秒的流逝都是迈向终点的脚步。

20:55:12 倒计时：3小时4分48秒

那两个几小时前还穿的破破烂烂的姑娘，已经梳洗干净换了新衣服，看起来和普通的城里姑娘没什么区别了。

史柒开着车，两个姑娘在后座上小声说着话，偶尔从后视镜里和史柒对视，两个人也会害羞的笑一下，不再如惊弓之鸟一样。

“上了船一切都要听蛇头的，少说话，”史柒从包里摸出一个手机递给大一点的小姑娘，“这个手机你们拿着，里面还有点话费，上了船给家里打个电话保平安，以后再见就不知道是什么年月了。”

“谢谢你。”

小姑娘接过手机，露出感激的笑容。

他们一路畅行，史柒把车停在一处山脚下，领着两个女孩避开保安，一路拨开灌木丛前行，翻过一座小丘陵来到一处礁石嶙峋的海湾。这地方就在港口旁边，但是刚好被突出的山岩遮住，又因为礁石嶙峋不适合停靠，所以几乎没人来。

在一块比较突出的礁石上坐着一个男人正在抽烟，远远地看见三个人过来，男人把烟头丢进海里站起身来。

“过生日吗？”

“两岁，你给了我十一根蜡烛。”

史柒用方言回道，那人看了一会儿才蹲下身，扯着绳子拽过一艘小皮划艇来。

“去吧，自己小心。”

大点的那个小姑娘把史柒给的手机用塑料袋包好揣进怀里，两个人互相搀扶着上了小艇。

史柒一直站在岸边看着小艇漂远才离开，她回到停车的地方从后备箱里拿出一套防寒服换上，背上一个鼓鼓囊囊的蓝白色登山背包，然后把车留在原地就径直朝港口走去。

她没有在商业港口停留，而是去了少有人去的科研港口。港口大门的门卫拦住她检查身份，史柒从口袋里掏出证件递给他。门卫仔细看了看，核对了上面的照片和身份信息，就把证件还给了史柒。

“I 国的科考船在三号泊位，祝您一路顺风。”

“谢谢。”

史柒用通用语道了谢，向三号泊位走去。I 国是一个纬度极高的岛国，接近南极圈，只有不到 35 万人口，1/8 的国土被冰川覆盖，冬季漫长而寒冷。

这个国家有超过 20 万居民都居住在首都，其余偏远的苔原地区几乎杳无人迹。史柒现在叫格瑞塔·内森，I 国的二代移民，冒险家，结束了

在 Y 国的冒险准备搭乘科考船返回国内。

格瑞塔的祖上来自一个比 I 国更小的国家，商业世家，但是自幼父母双亡，由忠诚的管家抚养长大。因为从小性格孤僻，热爱大自然和野生动物胜过人类，热爱冒险甚于社交，所以成年后格瑞塔变卖了所有公司和名下的股票，在人迹罕至的苔原地带边缘安家，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

此次她来 Y 国探险，准备回国的时候正好 I 国的冬季科考船停靠在此，她对海洋生物的研究很有兴趣，所以向科考队申请随船回国。可以在异国他乡偶遇同胞大家都很开心，科考队很快就回复了邮件，表示非常欢迎格瑞塔登船。

史柒还没到三号泊位，一个高大的男子就看见她了，他大力冲史柒挥着手，然后兴奋地转身比划着，不一会儿两男一女三个人就从舷梯上下来迎接史柒。

“格瑞塔！”

男人叫着史柒的名字热情的张开双臂迎上来，两个人互相拥抱，亲切的拍着对方的后背。

“我叫瓦纳尔，鱼类学家。这是盖森，洋流学家，利兹，珊瑚学家。”

四个人互相认识过，大家都对这位离群索居的探险家很感兴趣，利兹提议先上船，等会儿再管补给的事，其他人也表示同意，四个人就有说有笑的上了船。

就在他们登上舷梯时一队巡逻警察正好路过，听见说话声用手电往上照，四个人一起冲他们招手，警察也笑着和他们打招呼。

21:35:56 倒计时：1 小时 54 分 4 秒

“各小组汇报情况。”

“一组就位，完毕。”

“二组就位，完毕。”

“三组就位，完毕。”

“A 点视野清晰，完毕。”

“B 点视野清晰，完毕。”

三个突击小组和两名狙击手依次汇报完毕，所有电台进入静默状态。

10:15 柜台显示芦榛没有值机，10:30 依旧没有，航班 11:20 起飞，旅客至少要提前一小时到达机场。

指挥部里开始有了焦躁的情绪，现在离登机只剩下 50 分钟，机场规定起飞前 45 分钟停止办理登机，难道是史柒察觉了什么？

“先让大家稳住情绪，不要焦躁。便衣一定不能暴露身份，史柒也许正藏在哪个角落里看着我们，不到最后一刻大家绝不能放松警惕。”

一位公安厅的首长通过无线电下达了指示，但是商束却有了不祥的预感——这种欲擒故纵的伎俩不像是史柒会用的。

五分钟过去了，芦榛没有值机，指挥部面临着选择，是马上封锁机场进行搜查，还是继续等下去。

“她现在来机场还能不能上飞机？”

那位首长一个电话打到了值机柜台。

“一般情况下不可以，不过迟到十五分钟之内我们可以开 VIP 通道，让她坐摆渡车过去。”

“再等十五分钟。”

挂了电话首长在无线电里指示道，这位首长曾经抓捕过很多重特大案犯，是个非常沉得住气的人，这次是被上头特意指派来负责行动的。

等到第十分钟的时候指挥室的电话响了，秘书按下公放键。

“报告指挥部，F 国已经清查了芦榛名下的所有账户，全部都是空户，一分钱也没有。”

22:54:16 倒计时：1 小时 5 分 44 秒

餐厅电视上放着深海探测器在水下拍摄到的画面，一片漆黑之中不时有一些发光的奇形怪状的小生物出现在镜头里，史柒目不转睛的看着，十分投入。

一位姜黄色头发的女士坐在她旁边，递给她一小碟棉花糖，史柒捡了两个撕碎扔在热巧克力里。

“那是虾吗？”

她指着画面上一只趴在镜头上的透明小生物问道，那东西全身透明，有像蜘蛛一样细长的腿，身上还有一些发光点。

“应该是一个新品种的虾，但是还没有样本，我准备回程的时候再

打捞一下。”一个光头，眼珠突出的男人从后面凑过来说，“克莱·马尔姆，海洋生物学家，我主要研究浮游生物。”

“虾算浮游生物吗？”

史柒和对方握手，笑问道。

“这个大小算。”

旁边的女士也被逗笑了，三个人聊了一会儿，这时补给送到了，大家一起放下手头的东西下船去搬补给。因为之前他们已经运送过两批补给上船，所以这最后一批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就搬完了。

船长最后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在港口签了各种文书准备开船。舷梯被收起在甲板边捆好固定，大家纷纷返回舱内，史柒却走上船头眺望着远处的海面。

23:12:53 倒计时：0 小时 47 分 07 秒

偷渡船的底舱憋闷潮湿，霉味混着臭气让人呼吸不畅，十几个偷渡客紧张的挤在一起，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只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

他们还要等几个人上船才能走，大一点的女孩小心的把手伸进怀里，用衣服遮住亮光把手机开机，想看看几点了。

“指挥部，史柒的手机有信号了，在海上，离海岸不足一海里！”

监视人员的话就像滚油锅里的一滴水，一下在指挥部炸开了花。

“通知海警马上进行拦截！附近的机动部队迅速靠拢，不惜一切代价拦截那艘船！”

原本平静的港口上空突然响起海防警报，底舱里的人顿时都慌了神，大探照灯打向海面，十几艘快艇飞速驶出港口。

“前方的船只请注意，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请马上停船接受海警检查！前方的船只请注意，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请马上停船接受海警检查！”

最先追上偷渡船的快艇开始冲对方喊话，但是偷渡船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继续开足马力向前冲——他们的船上不光有偷渡客，还有 10 千克毒品。

“开枪！开枪！”

蛇头一边掌舵一边冲同伙疯狂大喊，他猛一转舵整条船直直向一艘海警快艇冲了过去，甲板上的同伙一起开火射击。海警随即还击，海面

上枪声响成一片。

“我天，外面怎么了？”

听见警报和枪声大家都跑上甲板来，只见远处海面上，十几艘快艇围着一条渔船正在交火。

“我的天啊！”

大家惊讶的看着海面上犹如动作片的激烈场面，全都不知所措，科考船已经驶出港口，其余还没出港的船只全部被拦截了回去。

“是偷渡船。”瓦纳尔低声道，“大概他们船上有毒品，这种偷渡船都会走私毒品。”

科考船慢慢驶远，海面上的激战却进入了白热化，孤注一掷的蛇头把偷渡客拉上甲板当肉盾，企图冲出重围。海警担心误伤暂时停止了射击，但很快又换上橡胶弹继续开火，而不甘束手待毙的偷渡客也奋起反抗，很多人都跳了船。

“开枪打死他们！”

红了眼的蛇头开始向偷渡客射击，一时场面惨不忍睹，船周围的海水都被血染红了，很多尸体漂在海面上。

眼看偷渡客被杀，海警开始强行包围偷渡船，并用广播喊话让偷渡客躲好。蛇头知道活命无望，冲着众多快艇加足马力冲了过去，顿时一片火舌喷吐，偷渡船和一艘快艇相撞爆炸起火，在海面上腾起了几米高的火焰。

其他快艇为了避让纷纷掉头驶离，就在这时港口堆放的一组集装箱突然发生爆炸，成吨的集装箱垮塌下来。

整个港口一片硝烟火光，如同人间地狱。

00:00:00 倒计时：0 小时 0 分 0 秒

史柒站在甲板上看着火光明灭的港口，知道有些东西终究还是不在。人生的选择太多，若回头细想怕穷尽一生，只得一心向前，不问来路。

鲨鱼在浅海的阴影里逡巡良久，终于一摆尾，掉转头游向深不可测的大海深处。



